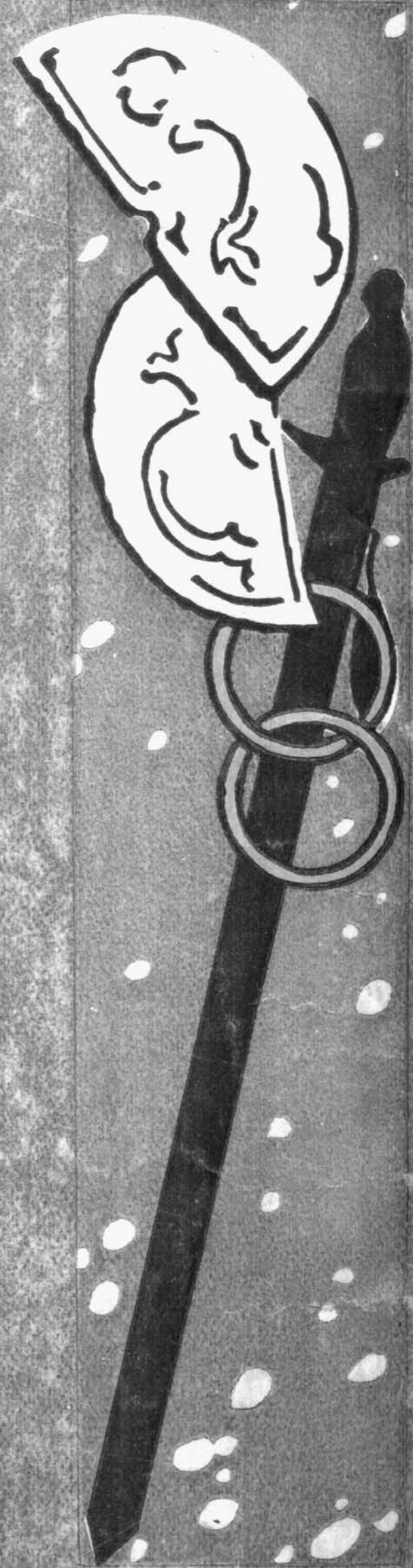


玉  
映  
金  
銀  
錄

平江不肖生著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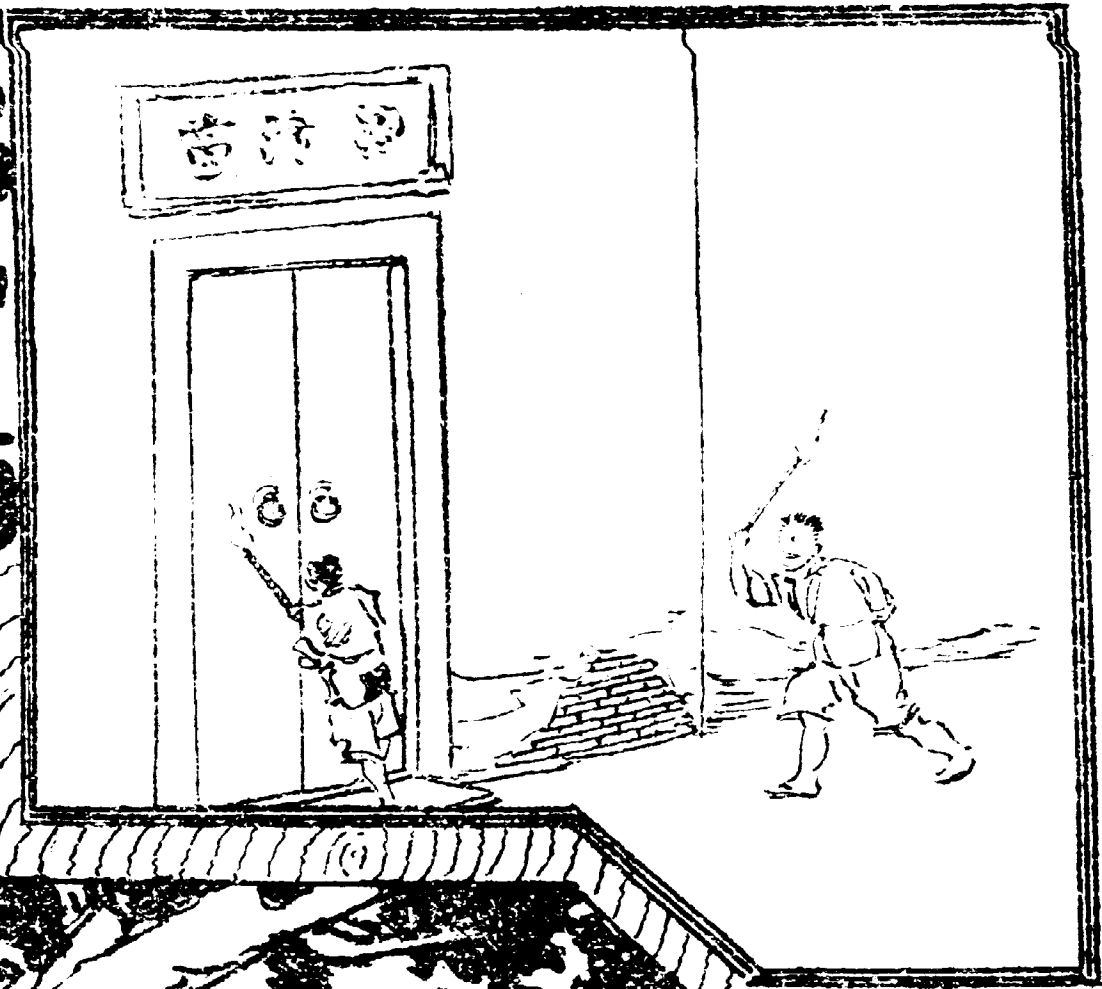
# 玉玦金環錄 第二集目錄

- |      |           |           |
|------|-----------|-----------|
| 第十一回 | 當尸首羣丐消怨   | 盜花翎賣解逞能   |
| 第十二回 | 石彈雙飛頓教豹變  | 拳風四掃斂盡虎威  |
| 第十三回 | 報大仇老師誠謹慎  | 謀內應舊僕表忠誠  |
| 第十四回 | 玦嬌妻半夜登門   | 救後母中途撞樹   |
| 第十五回 | 動以危詞運籌白馬  | 攻其無備卷戰桃源  |
| 第十六回 | 分水坳中李公子失算 | 玉屏道上張二哥細心 |
| 第十七回 | 山亭小憩耳割八雙  | 峻嶺仰攻兵分三路  |
| 第十八回 | 聞鼎野心成燭火   | 曲錢金鐲起波瀾   |
| 第十九回 | 招算命好友設圈套  | 騙測字清官訪案情  |
| 第二十回 | 昏夜燭奸公差發地穴 | 積年盡瘁義僕病他鄉 |

玉玦金環錄

第二集目錄





富商  
羣丐消怨

玉珠金環錄



盜甚多  
賈解還家

第十一回插圖



石彈雙飛  
頓教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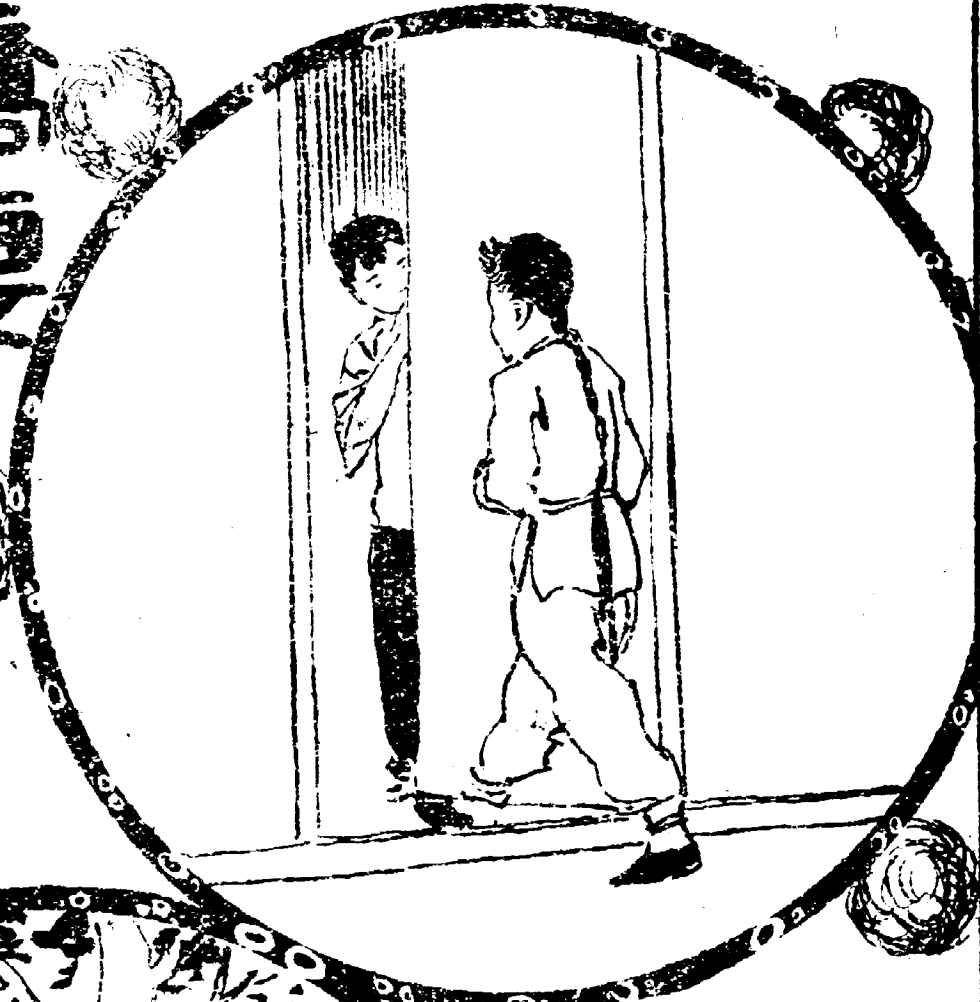


拳風四掃  
欲盡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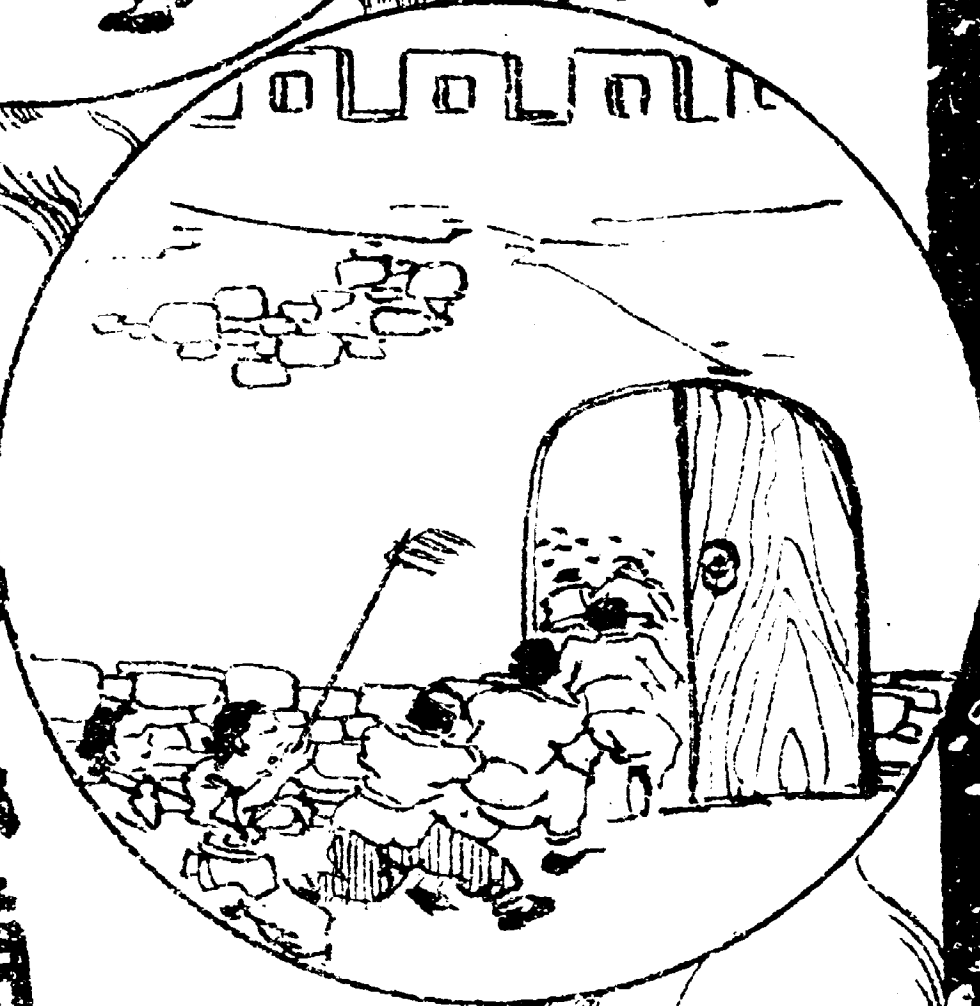


劫婚妻  
半夜登門



救後母  
中途撞樹

動以危詞  
遲籌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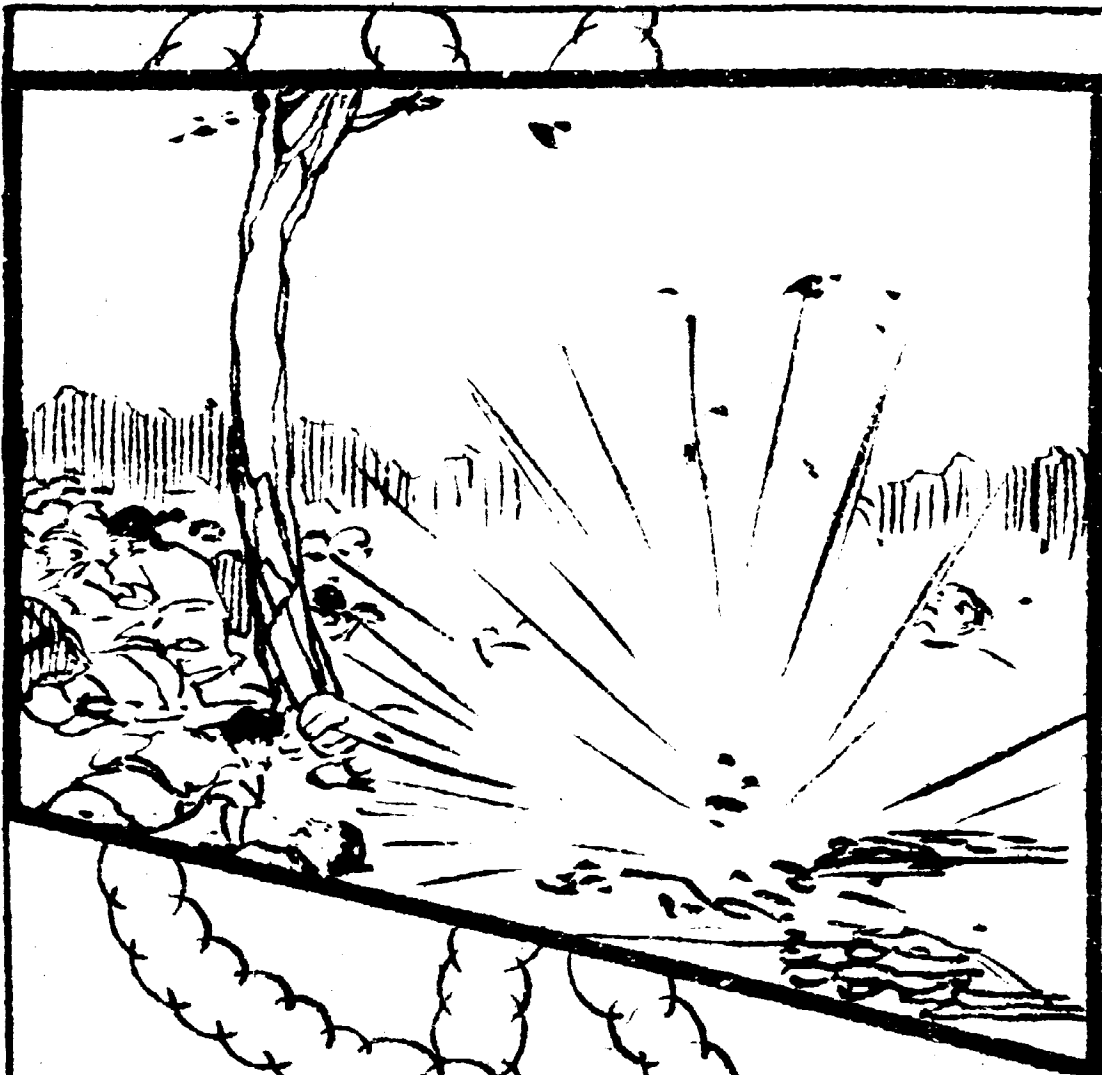


取其無備  
巷戰枕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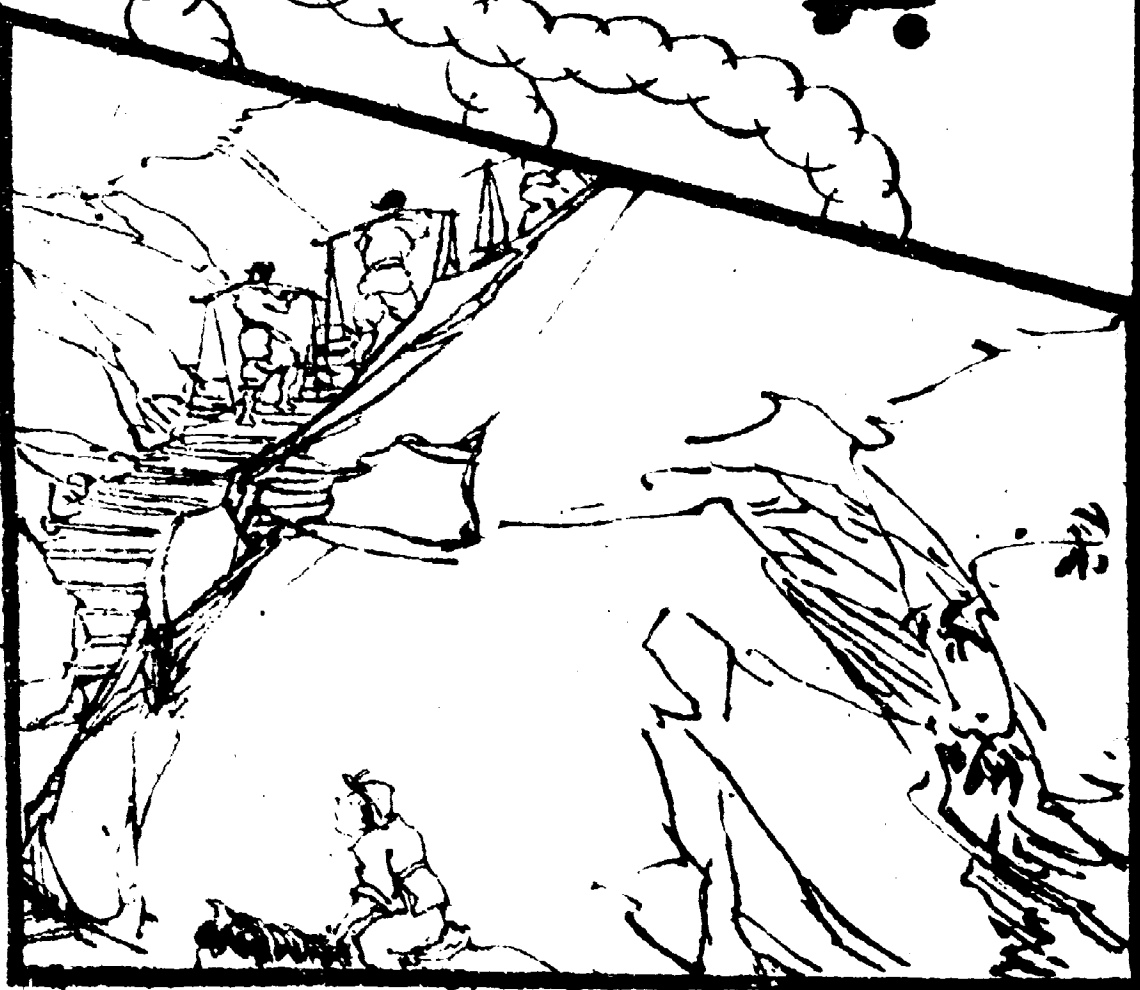
# 分木切中

## 李八公子失算



# 玉屏道五

## 張二哥細心



玉玦金環錄



第十七回插圖



翠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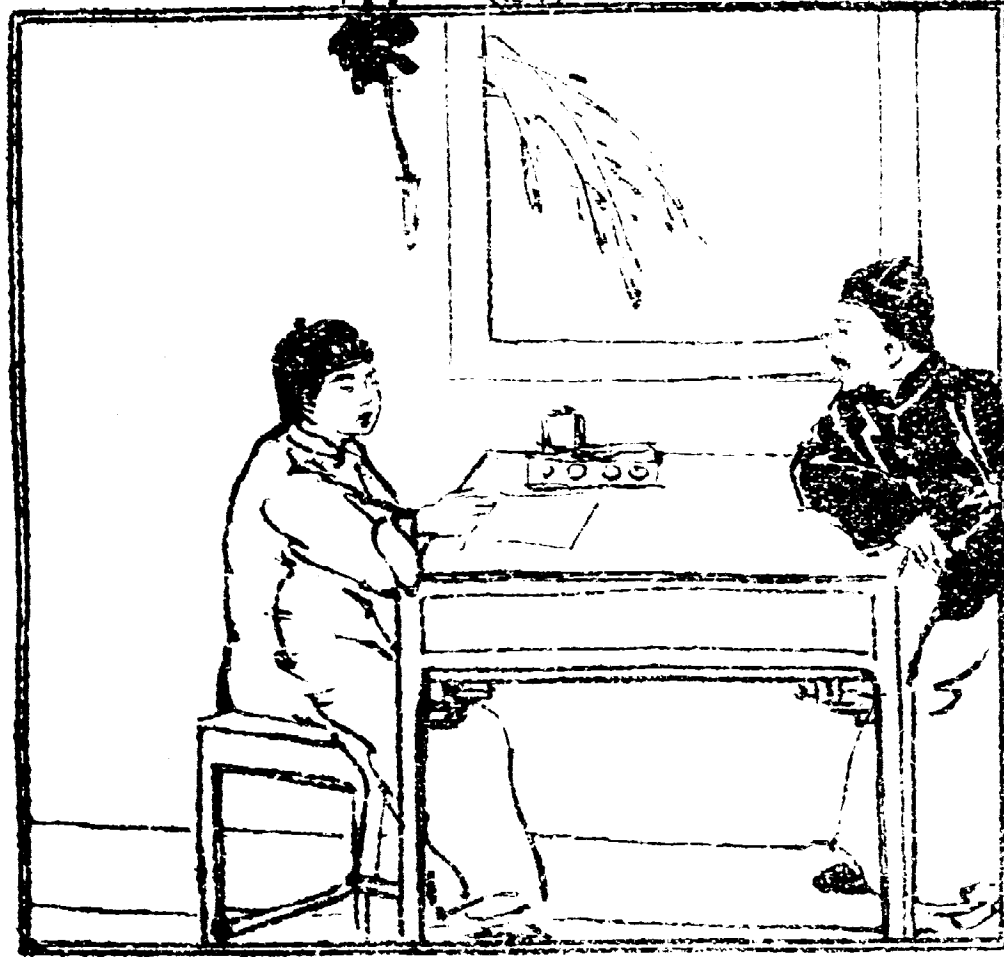
問鼎野心  
成蟻人

典錢金錫

起波瀾



超算命好反設圈套



騙別字清官訪案請



昏夜場軒  
公產發地穴



積年盡年  
義僕病他鄉

小俠義 玉玦金環錄

平江 不肖生著

第十一回 當尸首羣丐消怨 盜花翎賣解逞能

話說性清頭陀問唐雲軒的姨太太究竟有何法術。魏介誠笑道：「有甚麼深通法術。我已打聽出他母女的根底。不過是一個練劍的內行罷了。我趕到雲陽的時候，有阮大慈接着才知道吳和順等四人受傷的事。我見四人的傷雖不重，然都在頭頂上。便問他們受傷的情形。原來唐雲軒到雲陽的這一夜，正是八月十七天氣還狠炎熱。雲軒早已派人在雲陽地方定下了公館。幾十扛的行李直抬進公館裏去了。阮大慈見唐雲軒的行。李竟安然到了雲陽，並沒有王陸兩人在內，也沒聽得說有人想行劫行李的話。料知王陸兩人雖沒得手，圈套是不曾落的。他原主張索性等我到了再下手的。無奈吳和順四人不依，說王陸兩人不會被他拏住。可見沒有了不得的本領。不過我們謹慎些去便了。阮大慈也想去試探試探，看是如何的情形。天氣在三更時候，五人才一同到唐公館的後牆外面，還虧了他們謹慎，不敢直上牆，顛貼耳在牆根向裏面。」

聽了。一會見毫無聲息。方輕輕聳身上去。祇是尙不敢一躍而上。都用兩手攀住牆頭。緩緩的將頭伸上去。看牆內是一個院落。略陳設了些花草。再看院落那邊廊簷之下。有一星點大小的火在那裏。一閃一閃的放光。仔細定睛瞧時。原來是一個老婆婆。袒開身上紗衣服。坐在簷下。乘涼口裏含着一管旱烟筒。星點大小的火就是煙斗裏的煙。一口一口的吸着。所以一閃一閃的放光。四人都看見了。吳和順恐怕被那老婆婆看見了。叫喚正待用袖箭先將他射死。誰知才騰出右手來。就見那老婆婆的口一張。好像吹出口中餘煙似的。仰面祇一吹。卽有一道劍光如雪亮的閃電。直向牆頭掃將過來。他們四人都不會經過這傢伙。也來不及躲避。四人的頂皮同時都被削去了。頭頂上負痛。兩手便攀不住牆頭。四人同時跌落下來。阮大慈虧了見機得早。還沒伸出頭去。就見牆頭裏有白光發閃。知道不妙。隨卽跳落下來。五人同逃。那老婆婆也不追趕他們。回到寓處。才知道王陸兩人也是爲飛劉所傷。祇得投奔峨嵋山。求惠清老法師診治。因此老法師放心不下。恐怕阮大慈等六人有失。無人救援。錢起塵來彌勒庵送信的事。王陸兩人不知道。老法師以爲王陸受傷了。阮吳等人也免不了要受傷的。

所以當時替王陸醫了傷。卽動身到雲陽來。老法師到雲陽的時候。恰巧我已到了。正爲唐家有母女兩個。我祇一個人。雖不愁敵不過他們。然究嫌人單力薄。顧此失彼。反使他們知道有了能人。好嚴密的防範。那時就更費事了。待不動手。罷像這樣的買賣。不做一來可惜。二來平白被他們傷了我六個兄弟。豈可就胡亂饒恕了他們。若是吳和順等四人。不受傷多了。四個幫手也用不着如此躊躇了。僅有阮大慈一個人。使我。不敢冒昧從事。我那時並不曾料着。老法師到雲陽來。打算等四人的傷治好。再去下手。好在我趕去的快。用藥給四人敷了傷處。天氣太熱。祇多延擱幾天。不上藥就更糟透了。想不到老法師湊巧在我着急時候來了。不但來的湊巧。那老婆婆母女。并且湊巧是和老法師有夙怨的人。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老法師不曾出家的時候。家計異常貧苦。老法師兄弟兩個。全仗氣力替鄉紳人家做小工。得些工錢。養娘鄉紳中有一家姓孟的。最是爲富不仁。老法師兄弟那時很受了孟家的刻薄。凌辱。老法師的母親去世。沒有土地安葬。因孟家的山地寬廣。兩兄弟同到孟家叩頭。想討一棺之地。將母親安葬。孟家不僅不肯反辱罵了老法師兄弟。一頓老法師就



因這點事懷恨在心不在那地方居住了。離開那地方的時候便已存心將來如有報復孟家的機緣必圖報復。祇是從那次出門之後不久就遇見傳老法師道術的師傅。剃度出家遂將報復的事擱起了。專心修練後來隔了二十多年才有機緣仍回到那地方去找孟家時誰知田地房產在幾年前早已換了主人。問孟家的下落竟無人知道。探訪了一會始知道孟家在二十年前原曾開設一個鄉鎮當店規模也還不小。一日有一個行裝打扮風塵滿面的人手提一雙布鞋來孟家當店裏當五十兩銀子。店裏人見了都以為這人是個瘋子懶去睬理。獨有一個年老的管事曾幫做了一生的當店生意。這時到孟家當店裏管帳一聽這當布鞋的奇事連忙到櫃上一看祇略問了這人幾句隨即照付了五十兩銀子。這人揣着銀子去了。同事的詫異這老管事忽然瘋顛了。是這們拿着東家的血本胡亂給人有歡喜討好的就去報告給東家聽。孟家原是極鄙嗇嗜利的人聽了這種事自免不了疑心管事的弄弊。叫管事的拿布鞋給他去看。他看了不由得大怒責問管事的道。這樣一雙布鞋憑甚麼能值這們多銀子。請你將道理說給我聽。管事的從容笑道。這雙鞋子莫說五十兩便再多當幾倍當。

的人。也。非。來。贖。取。不。可。的。道。理。是。沒。有。甚。麼。道。理。可。講。孟。家。問。道。既。沒。有。道。理。可。講。你。又。怎。麼。知。道。當。的。人。非。贖。不。可。呢。萬。一。竟。不。來。贖。試。問。你。花。五。十。兩。銀。子。買。這。般。一。雙。布。鞋。有。何。用。處。像。你。這。樣。不。拿。我。的。銀。子。當。銀。子。我。這。家。當。店。怕。賠。在。你。手。裏。嗎。管。事。的。仍。是。笑。着。反。問。道。我。幫。人。做。了。一。生。的。當。店。生。意。你。見。誰。家。在。我。手。裏。賠。了。本。如。果。到。期。不。來。贖。我。不。是。有。薪。水。可。以。扣。的。嗎。孟。家。見。管。事。的。這。們。說。怕。賠。本。的。心。雖。放。下。了。祇。是。總。疑。惑。這。樣。一。雙。布。鞋。當。了。五。十。兩。銀。子。斷。沒。有。再。來。贖。取。的。道。理。誰。知。隔。不。了。半。月。贖。鞋。子。的。便。來。了。孟。家。覺。得。很。奇。特。連。忙。親。自。跑。出。來。看。那。當。鞋。子。的。人。年。事。約。有。五。十。多。歲。儀。表。堂。皇。精。神。充。滿。雖。則。仍。是。行。裝。打。扮。滿。面。風。塵。之。氣。一。眼。看。去。不。覺。有。奇。異。驚。人。之。處。然。一。仔。細。打。量。一。種。卓。犖。不。凡。的。氣。概。真。能。使。人。肅。然。生。敬。畏。之。心。孟。家。見。管。事。的。正。在。和。他。談。話。卽。上。前。打。招。呼。那。人。望。了。孟。家。一。眼。管。事。的。知。道。東。家。想。結。識。這。人。便。向。他。介。紹。道。這。是。敝。店。的。東。家。因。仰。慕。先。生。是。個。不。凡。的。人。物。有。心。結。識。這。人。好。像。意。不。相。屬。的。隨。便。點。了。點。頭。說。道。下。次。再。專。誠。前。來。拜。謁。今。日。還。有。事。去。請。將。那。雙。布。鞋。給。我。孟。家。那。裏。肯。放。定。要。邀。這。人。到。裏。面。款。待。這。人。見。孟。某。來。得。很。

誠懇也就不推辭了。跟着孟某到了裏面。孟某從來是個鄙吝刻薄的人。這回款待這人却極大方。辦了最豐盛的酒席。陪款殷勤。請問這人的姓氏。這人說姓張名邦遠。吃過了酒菜。張邦遠仍催着要贖布鞋。孟某道：何必就贖去呢？先生如果有緩急之處。看需用多少銀子。儘管來取鞋子。在我這裏我自會好好的保管。張邦遠笑道：那鞋子不過是一件信物。久留在此地有何用處？你是甚麼用意？不就給我贖去呢？孟某道：有甚麼用處？我原不知道。不過我見這們一雙布鞋當了五十兩銀子。我以為是必不來贖取的。敝店管事的說：先生一定來贖。今日先生居然來了。要贖這鞋子。我想這鞋子若沒有多大的用處。先生何必來贖了去呢？所以我想留在這裏。並沒有旁的用意。張邦遠笑道：原來是這般的推想。却是錯了。這布鞋就是平常人穿的布鞋。一點兒不同之處也沒有。我贖去也祇能穿一月兩月。便破爛得不能穿了。留在這裏你白丟了五十兩銀子。拿去變賣。值不了幾文錢。孟某問道：然則先生何以要花五十兩銀子贖了去呢？張邦遠笑道：是我當在這裏的自然得由我贖了去。失了這回信。我以後還能在江湖上混嗎？便是五百兩五千兩也是非贖不可的。說起來那孟某也奇怪。平日並不

是獨具隻眼能識英雄的人。這回倒認定了。這張邦遠是一個有奇才異能的人物。無論如何祇扣了那雙布鞋不給他贖去。並十二分的殷勤誠懇挽留。張邦遠在家中住着。日夜倍伴着談話。比款待第一次過門的上親還要來得懇切。初住一兩日。的時候張邦遠每日必有三五次作辭要去。孟某祇是苦苦的挽留。三日以後。張邦遠也不客氣了。就住在孟家。孟某一沒有文學。二不懂武藝。又不明瞭江湖間的情形。和張邦遠本沒有甚麼話可說。但是談風論月。以及本地地方的人情風俗。總得尋覓些不相干的話。和張邦遠說笑。不使他覺得寂寞。寡歡如此。一住兩個多月。也是到了八月間。天氣田中的禾稻已經收割了。四處多是稻草。這日夕陽西下的時候。孟某陪着張邦遠在田塍上閒行。看許多農家的牧童。有一人牽一條牛的。有一人牽兩三條牛的。都在一塊塊青草茂盛的地方放牛吃草。忽然有兩條大水牛因爭草相鬥起來。看管那兩條水牛的牧童都提起牛鞭子向兩條牛背上亂打。意在不許相鬥。張邦遠忽望着孟某笑道。承情在你家。厚擾了這們久。今日可玩一個把戲給你瞧瞧。孟某喜問道。甚麼把戲。張邦遠一面彎腰在田裏拾了一大把稻草。一面笑嘻嘻的答道。左右閒着沒事幹。不



妨。向。這。些。看。牛。的。孩。子。尋。個。開。心。說。時。握。着。那。稻。草。緩。緩。的。走。到。青。草。場。中。將。稻。草。束。一。根。西。一。根。橫。一。根。豎。一。根。的。丟。在。地。下。祇。剩。了。一。根。在。手。中。就。拿。那。一。根。稻。草。當。牛。鞭。子。先。向。那。鬥。架。的。牛。趕。去。兩。個。牧。童。用。牛。鞭。子。各。在。牛。背。上。抽。了。數。十。下。兩。牛。祇。顧。鬥。架。動。也。不。動。這。稻。草。尾。一。到。牛。背。上。那。牛。就。如。中。了。巨。斧。一。樣。痛。得。慌。忙。跳。開。不。敢。再。鬥。了。那。牛。被。稻。草。趕。的。跑。了。這。牛。未。被。稻。草。打。着。的。仍。然。不。知。厲。害。以。爲。那。牛。輸。了。逃。跑。追。上。去。想。再。鬥。張。邦。遠。也。祇。用。草。在。這。牛。屁。股。上。略。掃。了。一。下。這。牛。登。時。落。了。威。風。也。不。敢。再。追。上。去。了。張。邦。遠。次。第。將。十。多。條。牛。都。趕。進。那。丟。了。稻。草。的。地。方。自。己。立。在。外。面。一。聲。長。嘯。十。多。條。牛。都。豎。起。兩。隻。耳。朵。好。像。聽。甚。麼。可。驚。可。怖。的。聲。音。一。般。張。邦。遠。的。嘯。聲。方。歇。十。多。條。牛。就。與。發。了。狂。相。似。一。條。條。豎。起。尾。巴。橫。衝。過。來。直。撞。過。去。四。五。個。牛。蹄。一。個。也。不。停。歇。孟。某。惟。恐。那。些。牛。直。衝。到。跟。前。來。躲。閃。不。及。嚇。得。拖。住。張。邦。遠。要。走。開。些。張。邦。遠。笑。道。他。們。若。能。衝。到。我。們。這。裏。來。時。也。用。不。着。這。們。橫。衝。直。撞。了。孟。某。看。那。些。牛。果。然。祇。在。有。稻。草。的。地。方。衝。突。一。步。也。不。能。衝。出。稻。草。外。邊。并。且。十。多。條。牛。聚。在。一。處。地。方。衝。過。來。撞。過。去。也。不。見。相。觸。相。碰。挨。身。擦。過。就。像。沒。有。看。見。不。

覺着的許多牧童見了這種情形都莫明其妙也不知道是張邦遠搗鬼各人爭着過去牽各人的牛祇見那裏牽得着呢分明看見牛絢拖在地下一彎腰去拾牛又衝過那邊去了趕到那邊去拾也是一般是這般衝來衝去的又怕被牛衝倒不敢十分逼近前去平時牧童所看的牛不但能認識牧童連牧童的聲音能聽得出每一呼即到此時這十多條牛竟沒一條肯聽牧童呼喚的了天色又漸漸向晚暮雲四合起來是牧童牽牛歸家的時候到了祇急得許多牧童都哭起來孟某笑道這把戲玩是好玩祇可憐了這些看牛的孩子張邦遠道你既說可憐了他們就放了他罷話纔出口十多條牛即時停止了衝突都似乎奔波得很疲乏的樣子望着牧童叫喚牧童再過去拾牛絢便不逃跑了那時天色已經昏黑孟某遂陪同張邦遠回家這夜即要求張邦遠傳授他這種本領張邦遠道我與你萍水相逢承你這般殷勤款待論情理本應揀我所長的能爲傳授你一些才不負你待我一番盛意祇是我看你的福命太薄天分又太低不是載道之器徒勞心力學必無成孟某聽得張邦遠這般說法心中甚是不快疑心張邦遠是借辭推諉冷笑着問道學這點能爲也要多大的福命嗎我的福

命雖是平常。但是已半生衣食無虧。還薄薄的有些產業。儘足夠過這下半世。未必學先生這種能爲的。都是富貴中人。先生不屑教我。我也罷了。豈真與福命有關。張邦遠笑道。像你這樣富有產業。自然可說是福命好。不過你這產業。此時已剛說到這裏。忽然忍住不說下去了。孟某覺這話裏有因。連忙問道。此時已甚麼先生是直爽的豪傑。爲甚麼說話這般半吞半吐呢。張邦遠道。說出來你不可多心。見怪你眼前這些產業。此時已將近不能算是你的了。孟某聽了。甚是吃驚。問是甚麼緣故。張邦遠搖頭不肯說。祇說道。你不要疑心。我有意推託。不肯傳授你的。能爲你的妻子。我看他的福命。倒比你好些。天分也比你高。我却願意收他做個徒弟。孟某的老婆生得奇醜不堪。爲人却很賢德。他聽得張邦遠願收他做徒弟。自是欣喜萬分。但是張邦遠口裏雖則是這般說。當時並不會要孟某的妻子拜師。也沒有傳授甚麼。祇說是傳授的時機未到。到了應傳授的時候。師傅自然會來找尋徒弟。不用徒弟找師傅。孟某夫妻也不便勉強。仍是照常款待張邦遠。過了兩日。張邦遠忽然作辭要走。孟某夫妻挽留不住。張邦遠去後不到半月。孟家的典當生意異常興旺。這日早起。店裏夥計剛將店門打開。忽有四

個青年叫化走了進來向櫃上的朝奉說道我們有一件東西要在寶號當幾兩銀子使用就搬進來麼朝奉待理不理的答道你們要當東西不自己搬進來難道還教我們到外面去看四叫化同聲應是卽折身走出去了幾個朝奉正在說這四個叫化問的可笑祇見那四個叫化仍空手走進來後面跟着有幾個人扛抬甚麼的呼和聲朝奉隔櫃檯看時祇見也是四個化子共扛着一扇破門板門板上面躺着一個不動的死化子一路不停的扛到櫃檯上擱着由一個形狀兇惡的化子出頭說道我們正在沒得穿沒得吃無可奈何的時候湊巧我們的老大哥死了我們也沒有錢替他辦喪葬祇好借他這一條屍在寶號當一千兩銀子使用等我們一有了錢就來贖取請寶號將我們老大哥的屍好生收藏着我們一定要來贖取的幾個朝奉見了這種情形聽了這些言語雖明知是來訛詐的然死屍是人人害怕的東西叫化更是人人不敢招惹的人物加以詐索這們大的數目當朝奉的誰敢替東家作主因此也不敢拒絕也不敢承攬連忙進裏面報知孟某孟某聽了大怒跑出來看了一看向那出頭說話的化子問道你們也想來訛詐我嗎我開當店犯了你們的法怕你們訛詐麼你們是

識趣的趕緊扛出去。我可以開恩不和你們計較。若遲延一點就休怪我手段太毒了。那化子聽了不慌不忙的在孟某臉上端詳了好半晌才晃了晃腦袋笑道。我們正爲要領教你大老闆的手段。才到寶號來的。請你把手段使出來罷一點也不要客氣。孟某止不住怒氣衝天。恨不得幾拳幾腳將這些化子打死。才出胸頭之氣。那個管事的人畢竟年老有些見識。知道這些化子不是好惹的。其來必有準備。決不是恃強所能了事的。當即將孟某拉勸進去。再出來向他們說和無奈。他們咬緊牙關。非常一千銀子不行。仔細問那些叫化子。所以是這般做作的原因。也就是爲孟某平日過於吝嗇。化子到他家行乞。不但討不着文錢。合米十有九被孟某拿棍驅逐出來。遠近叫化。凡是到孟家行乞過的。無不恨孟某入骨。所以有這般舉動。孟某既是生性鄙吝的人。情願送了性命也不肯出這一千兩銀子。弄到後來孟某實在忍氣不過。店裏的夥計們也都覺着那些叫化可惡。由孟某倡首指揮將那些叫化一頓打。叫化也不反抗。祇留下死叫化。活的都發一聲喊跑了。孟某教工人把死叫化抬到山上掩埋了。自以爲這事用強辦理得很好。以後沒有再敢來訛詐的了。誰知就在這夜三更時候來了無數。



的叫化圍住孟家當店放火祇燒得片瓦無存孟某也被燒死在內祇孟某的老婆因前兩日帶了個年才三歲的女兒回娘家去了得免於難孟家的財產有十分之九在那當店裏這們一來一夜工夫富戶就變成了窮家孟某刻薄成家得這們一個結果知道的莫不稱快孟某的老婆娘家也甚清苦不到幾年母女已無立足之地竟至乞食度日一日母女乞食經過一家飯店見門外有許多車馬僕從料知是有官府在店裏打尖此時他母女肚中都飢火上炎忍耐不住祇得挨到那店門口行乞門外的僕從見他母女穿的襤褸不堪提起馬鞭就趕馬鞭打在他女兒頭上此時他女兒已有十歲了無端受了這種凌辱禁不住號哭起來在這飯店裏打尖的是誰呢原來就是唐雲軒那時唐雲軒不知去那一縣上任打這地方經過正在飯店裏吃飯忽聽得門外小女孩號哭的聲音起身向門外一望便看見孟家的女兒了孟某的老婆雖生得奇醜而女兒却明眸皓齒嬌小玲瓏襤褸衣裳絲毫無損於他的麗質唐雲軒心想窮家女子倒有生得這般美麗的像這般嬌小美麗的女孩子窮到沿門乞食已屬很可憐憫的了乞食而至於挨他們當底下人的馬鞭怎怪他羞得如此號啕痛哭唐雲軒



正在這們着想孟某的老婆已和打他女兒的僕從口角起來唐雲軒忍不住走出來將底下人喝住原打算向他母女問問身家來歷的祇因飯店裏來往的人太多孟家女兒又生得太美恐怕有人疑心他爲貪色起見有礙官聲祇從懷中摸出些散碎銀兩來向孟某的老婆說道我看你這婆子不像是行乞了多大的若是去投奔親戚沒有路費在途中流落了這點兒銀子你們可以拿去做路費趕緊去投親戚罷唐雲軒說罷即將銀子拋進孟某老婆所提的籃內他母女兩個自是很感激唐雲軒正要叩頭稱謝祇見唐雲軒背後閃出一人孟某的老婆一看認識這人便是張邦遠張邦遠已迎上來笑道我道是誰在這裏哭鬧原來是我的徒弟好極了今日才是你拜師學道的時機到了孟某老婆這才喜出望外連忙向張邦遠叩拜並待訴說別後的情由張邦遠搖手止住道不用說我早已向你丈夫說過了豈有不知道的道理原來唐雲軒這時所聘保鏢的人就是張邦遠孟家母女從此就隨張邦遠學劍後來把女兒嫁給唐雲軒做妾孟某老婆也就跟着女兒生活唐雲軒有了他母女以爲用不着另聘鏢師其實他母女並沒有了不得的能爲惠清老法師探聽了孟某一家的結局如

此見孟某既已慘死。妻女流落他方。原沒有報復的念頭了。無奈此番倒被他母女傷了。老法師幾個徒弟。迫得老法師不能不下手。然僅把唐雲軒在雅安搜括的貪囊傾了出來。並不曾傷害他母女。魏介誠說到這裏。性清頭陀向惠清和尚問道。張邦遠不就是三十年前在天目山的花鱸張果老嗎。惠清和尚笑道。不是他。還有誰呢。在三十年前。提起花驢張果老的威名。還了得。於今死了。不到十年。江湖間後輩知道他名字的。都很少了。性清頭陀笑道。孟家母女。既就是花驢張邦遠的徒弟。冤有頭。債有主。便劫了他的銀兩。也不虧他說時。隨掉轉臉。望着魏介誠道。你祇知道老法師和孟某有嫌隙。就以老法師這次是報孟某的怨。却不知道老法師和張邦遠的嫌隙。比孟某更深。孟某不過是很小的嫌隙。已有那些叫化報復過了。用不着再報復。老法師這次的舉動。你不知道。其中還另有原因呢。你會聽說過兩江總督衙門裏失竊黃馬褂三眼花翎的案子麼。魏介誠道。不曾聽人說過。大約不是近年間的事吧。性清頭陀道。事情已有十二三年了。祇是直到這次。才有這報復的機緣。曾忠襄做兩江總督的時候。老法師的徒弟劉峙嶽。在忠襄跟前當巡捕。很能得忠襄的歡心。劉峙嶽那時年輕氣壯。

仗着。一。身。本。領。加。以。湘。軍。在。江。南。的。氣。燄。大。概。免。不。了。有。些。在。外。面。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行。動。這。日。劉。峙。嶽。和。幾。個。同。事。的。在。街。上。閑。逛。走。到。一。處。見。有。無。數。的。閑。人。圍。了。一。個。大。圈。子。在。那。裏。瞧。熱。鬧。劉。峙。嶽。也。不。知。道。圈。子。裏。是。幹。甚。麼。的。分。開。衆。人。進。去。看。時。却。是。兩。個。後。生。在。那。裏。賣。藝。這。種。在。江。湖。上。賣。藝。的。人。南。京。城。裏。每。日。至。少。也。有。十。多。次。算。不。了。希。罕。劉。峙。嶽。因。不。知。道。許。多。人。圍。着。看。甚。麼。才。擠。開。衆。人。去。看。既。看。明。是。賣。藝。的。了。就。懶。得。立。住。脚。多。瞧。隨。卽。打。算。回。身。走。出。去。誰。知。他。不。急。急。的。回。身。想。走。倒。沒。事。他。這。們。望。一。眼。便。掉。轉。身。來。反。驚。動。了。那。兩。個。賣。藝。的。後。生。卽。時。將。不。會。演。完。的。技。藝。停。了。慌。忙。收。拾。包。袱。神。氣。之。間。好。像。以。爲。劉。峙。嶽。看。出。了。他。們。的。根。底。不。能。不。急。圖。脫。身。的。一。般。許。多。看。熱。鬧。的。人。見。賣。藝。的。技。藝。不。會。使。完。因。劉。峙。嶽。一。來。就。慌。忙。要。走。南。京。人。認。識。劉。峙。嶽。的。多。也。都。想。道。有。甚。麼。原。故。又。因。兩。後。生。收。拾。包。袱。沒。有。技。藝。可。看。了。大。家。一。閃。而。散。劉。峙。嶽。一。看。了。兩。個。後。生。這。種。情。形。不。由。得。起。了。疑。心。暗。想。這。兩。個。東。西。決。不。是。正。經。路。數。不。然。爲。甚。麼。一。見。我。便。這。般。慌。張。呢。我。倒。要。留。他。的。神。才。好。再。看。那。兩。個。後。生。已。各。自。馱。着。一。個。包。袱。匆。匆。的。向。城。外。走。劉。峙。嶽。益。發。生。疑。不。肯。

放手了。略向同事的說了幾句情由。卽獨自跟着那兩個後生。追趕兩後生的脚下。真快轉眼。就走出了城。論劉峙嶽的功夫。原可追趕得上。祇是僅覺得兩後生的形跡可疑。並不曾拿住他們。爲非作歹的憑據。祇能緊緊的跟在背後。窺探他們的舉動。和藏身之所。不能因其形跡可疑。便動手前去捕拿。才跟到城外四五里。人煙稀少之處。祇見兩後生忽然就一顆大樹底下坐下來歇憩。劉峙嶽見他們坐下不跑了。也待藏身。兩後生不看見的所在。窺探還沒來得及。就被那後生看見了。兩人同時向劉峙嶽招手。道：「好朋友請過來。何必是這們藏藏躲躲。做甚麼。」劉峙嶽本欲暗中跟蹤的。旣被識破了。也祇得挺身走過去。一個後生含笑讓劉峙嶽坐一個正色問道：「朋友是這般迫趕我兩人。幹甚麼。」劉峙嶽道：「誰追趕你們。這條路難道祇許你們能走。我就不能走嗎。」這後生道：「爲甚麼我們走。你也走。我們不走。你也停了。呢。」劉峙嶽道：「我走也好。停也好。與你們有甚相關。要你們問我。且問你們。你們正好好的賣藝爲甚麼。一見我的面。就慌忙逃跑。呢。」兩後生聽了。都哈哈大笑。道：「饒你。劉峙嶽聰明絕頂。今日也不由你不着我們的道兒。我們明人不做暗事。老實對你講罷。你在南京的面子也掙夠了。我兩人這。」

回。是。特。來。領。教。的。請。你。趁。這。時。候。認。明。白。我。兩。人。的。面。孔。不。要。忘。了。回。到。衙。門。裏。用。不。着。吃。驚。也。用。不。着。性。急。我。們。在。忠。信。堂。等。你。三。年。你。有。能。爲。找。着。我。們。就。將。這。兩。個。包。袱。奉。送。劉。峙。嶽。陡。然。聽。了。這。派。沒。根。沒。蒂。的。話。一。時。那。裏。摸。得。着。頭。腦。呢。不。由。得。怔。住。了。半。晌。才。說。道。我。與。兩。位。素。昧。生。平。全。不。懂。你。們。說。的。甚。麼。兩。位。若。是。夠。朋。友。的。有。話。不。妨。有。頭。有。尾。的。明。說。我。姓。劉。的。從。來。不。欺。軟。不。怕。硬。在。南。京。憑。氣。力。討。口。飯。吃。也。不。會。掙。得。甚。麼。面。子。兩。個。後。生。不。待。劉。峙。嶽。再。往。下。說。卽。擺。着。雙。手。笑。道。你。也。辛。苦。了。請。回。去。歇。息。歇。息。再。來。罷。我。此。時。就。從。頭。至。尾。的。對。你。說。也。不。中。用。自。有。說。給。你。聽。的。跟。着。你。背。後。來。了。說。時。伸。手。向。來。路。上。一。指。道。咦。你。瞧。罷。劉。峙。嶽。不。知。不。覺。的。回。頭。看。來。路。上。並。不。見。有。人。走。來。知。道。受。騙。急。掉。轉。看。時。兩。後。生。的。身。體。真。快。祇。這。一。回。顧。的。工夫。已。各。自。馱。着。包袱。跑。去。相。離。數。十。丈。遠。近。了。頭。也。不。回。的。絕。塵。奔。去。瞬。息。便。已。不。見。人。影。了。劉。峙。嶽。待。盡。力。再。追。趕。上。去。轉。念。一。想。這。兩。人。原。來。是。有。意。引。我。到。此。地。來。好。說。這。一。派。鬼。話。給。我。的。我。就。追。趕。上。去。也。決。得。不。着。兩。人。的。下。落。并。且。他。們。明。說。教。我。回。衙。門。不。用。吃。驚。不。用。性。急。可。知。衙。門。裏。必。出。甚。麼。事。故。劉。峙。嶽。一。想。到。這。一。層。很。覺。



放心不下那敢遲疑急忽忽奔向來路還不會跑到總督衙門即迎面遇着剛才在一道兒閒逛的同事氣急敗壞的跑來一見劉峙嶽就停了步問道你去追那兩個東西怎樣了沒追着嗎劉峙嶽看了這種慌張的神情祇忙問甚麼事同事的道不得了上房裏剛才失竊把爵帥的黃馬褂三眼花翎盜去了當時有丫鬟看見兩個穿青衣服背馱包袱的後生在上房屋瓦上一閃就不見了那丫鬟還以為是白日見鬼不敢對人說後來見衣箱上的鎖扭壞了不見了黃馬褂三眼花翎那丫鬟才將看見屋上有人的情形說出來登時內外的人都嚇慌了我們回到衙門裏的時候上房裏正爲這事鬧得烏煙瘴氣我們疑心了鬟所看見的兩個後生就是那兩個賣藝的東西正是青衣服正是馱兩個包袱除了那個東西沒有這們湊巧的事所以急忙趕來給你一個信怕你追上了他們又放走了劉峙嶽聽罷不禁大驚失色對他同事的說道你們所料的一些不錯不但就是這兩個賣藝的東西幹的玩意并且是特地想教我栽個筋斗的於今我便回身去追至少也相差二十多里了斷然追趕不上這兩個東西我雖不認識然猜度他們決不是沒來頭的人不愁打聽不出他們的根底我們還是趕



快回衙門裏去把情形稟明爵帥我再去探訪那同事的自沒有話說一同奔回總督衙門劉峙嶽見了曾忠襄稟知了追趕的情形並告奮勇單獨前去緝拏要求不責令州縣通緝曾忠襄原是極愛惜劉峙嶽的聽了不許可道看這強盜的舉動就是要使你爲難必已設好了圈套等你前去你豈可去上他們的當這兩個強盜敢白晝到此地來行竊偷到手並不立刻圖逃公然敢停留城內借着賣藝引你到城外無人之處說那一派話膽量實在不小可知他們的本領也不尋常你一個人前去卽算容易尋着了他們也不容易取回欽賜之物像這樣大膽的強盜不責令各州縣一體嚴拏還有國法嗎劉峙嶽說就爲他們是有意使我爲難我才不能不去我若不去不但示弱他們以後找我麻煩必更多了那時曾忠襄本也不想把這事張揚出去自損聲威便依了劉峙嶽的話不責令所屬各府縣嚴緝祇是劉峙嶽雖是老法師的高足然多年在曾忠襄跟前當巡捕對於江湖上的情形不大熟悉既不知道那兩個後生的姓名籍貫又不知道忠信堂是甚麼所在更是生成耍强的性質他自己的事不肯教別人幫忙那時劉峙嶽如果不是那們要强逞好漢祇須到峨嵋老法師跟前請一請示便

甚麼事也不至鬧出來。忠信堂就是張邦遠在天目山開山堂的堂名。不但老法師知道。江湖上人知道的也很多。不過江湖上人雖知道張邦遠厲害。忠信堂的威名大。然張邦遠究竟如何厲害。知道的一則不多。二則就說給劉峙嶽聽。從不相干的人口裏說出來。劉峙嶽也不肯相信。以爲是全無能耐的人。看了稍有本領的。便以爲了不得。若老法師當時得知劉峙嶽單身要去忠信堂的事。必不肯放他前去。無奈劉峙嶽一面關照衙門裏的人。不將失竊的傳揚。一面獨自出外探訪忠信堂的坐落。訪是很容易的。被他訪着了。祇是訪不着。倒也罷了。你道劉峙嶽能有多大的本領。兩後生既存心和他過不去。指名約他到忠信堂相會。肯媽媽糊糊的把東西退還給他。麼偏巧劉峙嶽單身進忠信堂的時候。張邦遠因事不在。天目山山裏就祇有幾個徒弟。那兩個後生也在內。他們都是年輕的人。知道顧甚麼。交情講甚麼。體面與劉峙嶽三言兩語不合。彼此便動起武來。惡龍難鬥地頭蛇。任憑劉峙嶽的本領了。得一個人深入虎穴。怎能討得着便宜。這虧他逃得快。才不會跌落在他們手裏。然逃下天目山來。連氣帶急。又羞又恨。沒回到南京。便吐了幾盆血。在客棧裏一病不起。三天就死了。後事如何。

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石彈雙飛頓教豹變 拳風四掃斂盡虎威

話說劉峙嶽在客棧裏一病不起臨死寫了一封遺書求老法師替他。把馬褂花翎追回來殺死那兩個後生報仇。雪恨劉峙嶽到天目山的第二日張邦遠回來了聽了盜花翎黃馬褂及劉峙嶽上山來討取彼此動武的情形知道這亂子鬧的太大了當上責罵了兩個後生一頓即時將花翎黃馬褂親自送回總督衙門。然劉峙嶽已死不能復活遺書達到老法師跟前老法師因張邦遠已將東西親自送還又責罵了徒弟劉峙嶽之死是由於自己沒有見識不知自量並不是在天目山受了傷因而身死不好認真替自己徒弟報仇將張邦遠的兩個徒弟殺死以結將來無窮之怨。祇是話雖如此老法師心裏總不免對張邦遠及張邦遠的徒弟有些不痛快。所以這回親下峨眉不放唐雲軒過去也就是因劉峙嶽死在張邦遠徒弟手裏的緣故。魏介誠聽了這話蹙脚歎息說道可惜我當時不曾知道有這們一段因緣。若知道時孟家兩母女身上我務必使他們受點兒微傷。縱不能把他們氣死也要使他們臥病些時。總算是替劉

峙嶽報了仇恨了。惠清和尚當此忽正色說道：這些報仇雪恨的話，此刻都說不上。劉峙嶽死已十多年了。老僧若存心替劉峙嶽報仇，豈待今日早就應該趁張邦遠未死的時候，親到他天目山忠信堂去，冤有頭，債有主。我徒弟死在誰的手裏，我祇能找誰算帳。不能說我徒弟死在張邦遠的徒弟手裏，凡是張邦遠的徒弟，都應該償命。我這回下峨嵋，並到此地來，全是爲幫廣德真人的忙。我們既都答應了幫助廣德真人做一番事業，便不能不大家聚會一次，決定一個方法。好大家分途做事。說時，回頭望着何壽山說道：我倒沒知道，你到這裏來了。這裏有了你，又多一個好幫手。你的身家本領，我都知道。像你這樣的人物，國家應該重用你。使你得拿出平生本領來建功立業，名垂萬古，才不辜負你這一身能耐。不應沒人睬理，埋沒英雄。當今之世，像你這般能爲的人，或本領更比你高強，存心想憑著胸中學問出頭做一番事業，就爲國家沒人睬理。英雄無用武之地，因而氣忿得投綠林的，也不知有多少。廣德真人的壽數最高，親眼看見是這般埋沒的英雄也最多。心裏委實氣忿不過。然後這口惡氣能忍下去，便罷。若不能忍下去，就除了集合遠近一般兒不得志的英雄，齊心合力，幹一回開疆。

拓土的大事成則爲王敗則爲寇而外沒有旁的出氣的道路廣德真人存這念頭已  
有好多多年了陸續集合川湘雲貴數省的英雄豪傑已不在少數真人具廣大神通呼  
風喚雨倒海移山還祇算是一點兒小玩意因推算得此刻的時機未到不能妄動所  
以幾省的英雄豪傑現在都祇暗中團結專候真人發動的消息祇等時機一到幾省  
集合起來足有十萬精強善戰的兵卒於今已經積聚了的金銀財帛幾省合算起來  
也有千萬以上了各地奇才異能之士及有一藝之長的因不得志願意同心合力與  
真人共圖大事的真人訂有規章量才給俸務使同道的人沒有仰事俯畜的顧慮得  
專力做真人派做的事我深知道你也是一個不得志的豪傑真人這般舉動全是爲  
我等平日受惡氣的人開闢一條出氣的道路料你在四川受劉達三的壓抑也受得  
夠了也應同走這一條出氣的道路了何壽山聽畢惠清和尚這段言語才明白廣德  
真人師徒等種種奇異情形原來是將有非常的舉動當下不覺暗自尋思道這種非  
常的舉動老實說起來簡直是造反了現在天下太平無事平地風波的造起反來成  
功談何容易一朝大事不成勢同瓦解凡是從場的人都不免本人身首異處九族皆



受。株。連。論。理。大。丈。夫。處。世。在。這。種。關。頭。脚。跟。定。須。站。穩。不。能。隨。聲。附。和。不。過。廣。德。真。人。與。惠。清。和。尚。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四。川。全。省。人。凡。是。知。道。他。兩。老。的。誰。不。欽。敬。便。是。魏。介。誠。與。這。性。清。頭。陀。也。不。是。尋。常。之。輩。本。領。都。高。我。不。知。若。干。倍。這。種。非。常。舉。動。以。他。們。的。能。爲。難。道。不。知。道。利。害。他。們。以。爲。可。做。的。必。胸。有。成。竹。我。半。生。辛。苦。練。就。這。點。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能。耐。原。來。打。算。是。習。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誰。知。不。但。爲。官。作。宰。的。貴。人。沒。眼。角。瞧。見。我。不。把。我。這。點。半。生。辛。苦。的。能。耐。當。一。回。事。就。是。同。會。的。自。家。人。尙。且。時。時。存。心。指。住。我。不。許。我。有。伸。眉。之。日。要。我。低。頭。下。志。的。去。求。人。甯。死。也。做。不。到。長。是。這。們。下。去。不。是。死。了。都。不。得。瞑。目。嗎。我。既。無。父。母。更。無。妻。室。兒。女。沒。有。怕。受。我。拖。累。的。人。卽。算。大。事。不。成。充。其。量。不。過。丟。了。我。自。己。一。條。性。命。爲。人。遲。早。終。有。一。死。的。與。其。坐。受。一。生。惡。氣。毫。不。得。發。洩。而。死。實。不。如。死。在。爲。求。出。氣。的。這。條。道。路。上。爽。快。多。了。何。壽。山。越。想。越。心。中。堅。定。了。遂。起。身。向。兩。和。尚。及。魏。介。誠。打。了。個。拱。手。說。道。我。能。爲。雖。是。沒。有。然。細。看。現。在。一。般。爲。官。作。宰。的。人。却。不。見。有。能。爲。比。我。高。多。少。的。我。爲。不。肯。在。綠。林。中。做。那。沒。有。出。息。的。買。賣。才。跑。到。南。京。依。劉。達。三。想。巴。結。上。一。條。上。進。的。道。路。



想不到在南京受的惡氣比在四川還厲害不由我不另尋生路於今既有廣德真人並諸位老前輩存心替天下不得志的英雄出氣我願意回原籍集合舊日同志聽候真人並諸老前輩的驅使我帶來的李曠已承真人吩咐就在彌勒院求諸位老前輩玉成兩老和尚及魏介誠聽了何壽山的話都很高興都說是廣德真人的鴻福才有這種豪傑之士實心前來投效何壽山既決心入夥就不能不謀擴充他自己的力量他舊日黨羽全在四川彌勒院人地生疎不願久住即將李曠留下帶着那個價值十多萬的包裹回四川秘密召集黨羽培養他自己的潛勢力去了且說李曠與張必成兩人年齡相當知識相同在彌勒院從魏介誠練習武藝彼此情意異常投合一日二人做完了各自的功課同到彌勒院後山玩耍年輕的人好動到山上閒行原沒有一定目的地彌勒院後面雖不甚高大然這山的邱壑極多林木也極茂密從來在彌勒院做住持僧的對於院址四周山上的樹木鳥獸保護得甚是周密派定了專管的僧人時常到各山中巡察不許砍柴的及打獵的進山侵害樹木鳥獸因此各種類的鳥獸都歡喜這山中的樹木多可以藏身又沒生命的危險都集聚在這山裏也從不

出來傷人。每到冬天臘月冰雪滿山谷的時候。山中鳥獸無處得食。都羣集彌勒院。一點兒沒有畏懼退縮的樣子。彌勒院的住持僧在此時。總得準備些雜糧佈施這些鳥獸。鳥獸就食的情形。就和常人家中喂養的鷄犬一樣。在山裏見有人來。也不高飛遠走的躲避。李曠初來彌勒院。不久不曾上山看過。這種情形。這日初次跟着張必成到山裏入山。不遠迎面就見一隻大倍尋常的錦鷄。立在一個岩石上面。用尖嘴徐徐梳理他翅膀上花團錦簇的羽毛。距離李曠不過丈來遠。近李曠覺得這錦鷄好看。隨手在地下拾起一顆石子。打算向錦鷄的頭上打去。被張必成看見了。連忙從背後拉住李曠的臂膊。說道。打不得。打不得。李曠恐怕張必成閉聲說話。把錦鷄驚走了。奪過手來。低聲帶着生氣的意味。說道。又不是你喂養的。爲甚麼打不得。難得他相隔這們近。一面說。一面舉起石子。又待發出去。張必成仍伸手將他臂膊拉住。笑道。你不是要捉住他麼。那裏用得着拿石子打呢。李曠的手既被拉。任祇得回頭問道。不拿石子打。拿甚麼。打張必成道。這山裏的鳥獸。都是院裏喂養的。並不怕人要捉住。就捉住。你拿石子打他。倒把他嚇的害怕了。李曠聽了。不相信。搖搖頭道。未必有這種事。你就去捉來。

給我看。看張必成從容向錦雞立的岩石上走去。笑道：這算得甚麼？莫說這錦雞豺狼鷹隼，我都時常捉在手裏玩弄。一會又放回山去，從沒有飛掉跑掉的。這話才說畢，離岩石尚有二三尺遠。誰知那錦雞好像怕李曠不懷好意似的，忽然雙翅一撲，穿進樹林裏面去了。張必成倒吃了一驚，忙聳身躡上岩石，旋舉眼向樹林中尋覓。說道：這才奇了。怎的忽然避起人來了？呢？李曠也跟着躡上去，說道：山裏的野東西，那有不避人的道理？依我的一石子早已打下岩石來了。張必成道：你才來這裏不久，也難怪你不相信。沒有鳥獸不避人的道理，祇是這錦雞確是奇怪。我看他飛起的時候，左邊的翅膀彷彿曾受了傷的一般。這山裏的鳥獸歷來不許外人來侵害的。彌勒院中的僧俗人等都知道院裏的禁例，無論在甚麼時候有傷害鳥獸一根毫毛的，被巡察僧看見了，都得受很重的處罰。彌勒院遠近數十里的人，輕易不敢走山裏經過。這錦雞如何會傷了翅膀呢？我倒得追進樹林去，將他捉住，看個仔細。說着，卽朝錦雞飛去的那方向追去。李曠自然也跟蹤追去。那錦雞作怪，見二人追來，插翅又飛了。張必成更覺奇怪，益發不肯放手，使出輕身的本領來，足追了幾里山路，才將那錦雞捉住了。撥開

左翅膀一看果有一處寸來寬大的破皮傷流出許多的鮮血傷處還沾着些泥土一望就知道是有人用石子打傷的張必成從懷中取出一瓶敷傷的藥來傾了些在傷處敷了說道這傷受的很怪卽算有外來的人不知道彌勒院的禁例在這一帶山裏打鳥獸然不是有些手法的人怎能用石子將飛鳥打傷呢這傷若是立着受的傷痕應該在外面不得在翅膀底下這傷與左脇相近分明是飛在空中石子從下面朝上打的若不是這錦雞的身量比尋常錦雞大了兩倍氣力也比尋常錦雞大些翅膀下經了這一石子早已不能飛了張必成說到這裏忽聽得有人笑聲相隔並不甚遠不過因樹木太密山形又曲折一坡一坳不似平地沒東西遮斷望眼祇得傾耳細聽笑聲發自何處李曠這時立在一塊岩石上地位比張必成高就那發笑聲的方向看去已發見一個身着短衣的大漢在相離數十步遠的山坳裏却看不清面貌並作何舉動遂招手教張必成上岩石來看道快瞧那漢子是誰在那裏做甚麼張必成跳上岩石略向那山坳望了望笑道虧你還問我那漢子是誰你在彌勒院吃了這多日子的飯每日燒飯給你吃的朱義祖都不認識嗎李曠定睛看了兩眼笑道不錯他姓名叫

朱。義。祖。我。雖。不。知。道。但。是。他。背。上。拖。的。那。條。大。辮。子。和。那。金。剛。也。似。的。強。壯。身。體。說。明。了。是。認。得。出。的。你。看。他。一。個。人。在。那。裏。前。仰。後。合。幹。甚。麼。張。必。成。道。怎。麼。是。他。一。個。人。在。那。邊。被。山。嘴。遮。了。不。看。見。的。一。定。是。他。盟。兄。陸。義。農。他。兩。人。雖。是。異。姓。兄。弟。比。人。家。同。胞。親。兄。弟。還。要。顯。得。親。熱。在。那。裏。幹。甚。麼。不。知。道。大。約。是。練。武。藝。我。們。左。右。閒。着。沒。事。何。不。走。過。那。邊。去。瞧。張。必。成。說。時。將。手。中。錦。雞。舉。起。來。哦。了。一。聲。道。打。傷。這。東。西。的。兇。手。我。知。道。了。不。是。朱。義。祖。便。是。陸。義。農。李。曠。問。道。你。怎。生。知。道。必。是。他。兩。個。呢。他。們。也。是。彌。勒。院。的。人。不。是。不。懂。得。院。裏。規。章。的。如。何。會。打。這。東。西。張。必。成。一。面。將。錦。雞。放。了。一。面。搖。頭。說。道。你。不。知。道。一。定。是。他。兩。個。無。疑。他。兩。人。到。彌。勒。院。並。不。久。每。日。祇。顧。燒。飯。煮。菜。或。者。也。和。你。一。樣。還。不。懂。院。裏。的。規。章。你。若。不。相。信。我。料。的。不。錯。到。那。邊。去。問。他。兩。人。便。知。道。了。二。人。當。卽。向。那。山。坳。奔。去。不。一。會。就。到。了。跟。前。一。看。在。朱。義。祖。對。面。的。果。是。陸。義。農。祇。見。陸。義。農。打。着。赤。膊。露。出。兩。條。暴。筋。突。肉。漆。黑。鐵。硬。的。臂。膀。挺。着。一。塊。汗。毛。如。鋼。針。的。胸。脯。騎。馬。式。立。在。朱。義。祖。對。面。朱。義。祖。張。開。那。五。指。如。釘。靶。的。手。掌。托。起。一。個。斗。桶。大。小。的。粗。麻。石。離。陸。義。農。五。六。丈。遠。近。對。準。那。黑。漢。胸。膛。奮。力。摔。出。



祇聽得冬的一聲正摔在胸口裏陸義農在石頭着胸時候也奮力往上一迎冬的一聲響音才出那石頭跟着激轉回來比朱義祖用手摔去的力量還來的大些當胸向朱義祖射來李曠看那激回的石頭來勢異常兇猛心想朱義祖若不閃身避開必然被那石衝翻倒替朱義祖捏一把汗目不轉睛的看他怎生躲閃祇見他不慌不忙的將上身仰後便倒那石頭磨胸擦過兩手向頭頂上一抱早已把石頭搶住了張李二人不覺同聲叫好朱義祖陸義農見張李二人來了隨手將石頭攆下陸義農從樹枝上取衣服穿了也不向二人打招呼便待走開張必成叫住問道你們闖了禍就打算走開嗎陸義農愕然說道我們闖了甚麼禍倒被你知道了呢張必成道這山裏一隻大錦雞不是你們用石子打傷的麼朱義祖笑道你怎麼知道那隻大錦雞受了傷呢又怎麼知道是我們打傷的呢張必成道我聽得師傅說你兩人會打石子能打到二百步以外百發百中我捉住那錦雞看那翅膀底下傷處沾了點兒泥砂所以猜到是你兩人幹的玩意這山裏的樹木鳥獸院裏從來定有規章不許人侵害此間遠近數十里內的人無不知道誰也不敢到這山裏來砍柴打獵的你們今天僥倖沒遇着巡



查的師傅若遇見了。至少也得受一頓申斥。罰在佛前跪三柱香。陸義農道院裏有這規章。我們初來不知道。我並不是平白無故的拿石子打那錦雞。祇因那錦雞在山岡上和一隻小些兒的錦雞相打。小些兒的輸了。逃走那大些兒的追趕下來。我在山岡底下看了。不服。隨手拾一塊乾泥。拋上去。還沒打到。就散了一半。幸虧是一塊乾泥。若是石子。就不打死也得打折一片翅膀。求你兩位不要對師傅們去說罷。下次我們決不亂打了。張必成道誰去討這無味的好。剛才我這個李大哥不是有我跟在一塊兒。走怕不一石子了。帳嗎。那錦雞已被你打傷了。翅膀飛起來很吃力。相隔不到幾步遠。近他已兩次舉起這們大的一顆石子。要打被我在背後把他的胳膊拉住了。不曾打出去。平白無故的傷害一條性命。豈不是大罪過。朱義祖笑道。這也要算是大罪過。我兩兄弟在家裏時的罪過。真比這座山還要大呢。走罷。我們回院裏燒飯去。說時伸手挽住陸義農的胳膊。一同回彌勒院去了。李曠望着二人走下了山。勗才向張必成說道。怎的這兩人的言語舉動。好像一點兒禮節不懂的樣子。他們是那裏來的好。一身蠻氣力。張必成道。他兩人到這裏不上半個月。你們就來了。我聽得師傅說他兄弟是

兩個奇人將來很有用處。是廣德真人特地羅致到彌勒院來的。兩人都是永綏廳山洞裏的士蠻子。家居相隔二三十里。原來並不認識。兩人結盟的情形。聽師傅說起來。很奇怪。永綏廳山洞裏的人。除左右緊鄰。而外。少有互相往來的。兩人未結盟之先。連面都沒見過。一次而兩人從小的性情舉動。不謀而合。便是由一個師傅同在一塊兒。教練出來的。也沒有那們一模一樣。陸義農在四五歲的時候。就歡喜爬樹。在樹枝上。豎蜻蜓。做倒掛金鉤。有人從樹下走過的時候。故意做出不留神的樣子。哎呀一聲。怪叫。由樹枝上一個筋斗。翻跌下樹來。跌在地下。兩脚一伸。兩手亂動。兩眼向上亂翻。儼然跌得重傷。要死的樣子。把在樹下經過的人。嚇一大跳。以爲真個跌的要死了。等到這人上前打算救他起來時。他冷不防一蹶。劣跳起身。就跑。這人又得嚇一大跳。朱義祖與陸義農一般兒大的年齡。並不曾聽人說過。陸義農這種頑皮舉動也。時常用這法子嚇人。並歡喜夜間在樹枝上睡覺。兩人都是留着滿腦的頭髮。一不剃。二不梳。洗亂蓬蓬的。散披在頭上。全身一絲不掛。日晒風吹。得皮膚漆黑。比牛皮還粗硬。那山洞裏有一種藤。又牢實。又柔軟。朱義祖揀一根沒節疤的。將藤尾結成一個半邊絡子。有

茶盃大小留兩尺來長的藤兜做柄。選一顆茶盃大小的鵝卵石。安放在半邊絡子裏。面用手握住。藤兜使流星也似的。打幾個車輪。使到得勢的時候。將石子發出去。能打到二百步以外。并且準頭極好。除了虎豹之類的猛獸。獐獾狸兔。都能打得到的。陸義農雖沒有這一手。本領然一手能舉起二三十觔一塊的石頭。打到十幾丈遠。年紀才十二歲。就會獨自用石塊打死一隻野豬。祇因那山洞裏的人。老死不相往來。所以彼此家居。雖相隔不遠。又都有那種奇特的性質。頑皮的舉動。然並沒有聞名相慕。拜訪結交的事。直到彼此都有二十歲了。一日朱義祖因追趕一隻金錢豹。追到離陸義農家不遠了。那時陸義農正提着藤絡子。在山上打石子玩耍。忽見一個披頭散髮。和他自己一般模樣的漢子。赤手空拳。追趕一隻好大的金錢豹。那豹子頭也不敢回的。祇顧逃命。不由得喜的跳起來。連忙舞起藤絡。等到那金錢豹相離不到一百步了。才一石子迎頭發出去。正打着了豹子的下頷。門牙打斷了。滴出血來。豹子不提防。前面有人賞他這一下。祇痛得吼了一聲。不敢再向前逃了。掉轉身軀。往斜刺裏逃。躡朱義祖見有了幫手。益發奮勇了。就地拾起一塊尖角石。約莫也有十多觔重。打在豹子腰間。

脊梁頓時被打斷了。你說打斷了。脊梁還能活麼。往地下一倒便掙也掙不起來。陸義農趕過來見朱義祖。這般能耐也自納罕。最奇的就是二人初次見面。卽親熱得與多年的老朋友一般。那地方的人照例不知道禮節。容氣相見。沒有仰慕恭維的話。說大聲喝問姓名而已。異姓人親熱如兄弟的更少。他二人若生長在詩書禮讓的地方。彼此相隔僅二三十里。早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做過多年知己的好朋友了。見面親熱原算不了希奇。不過那山洞之中的人從來沒有萍水相逢的人。就親熱得像他二人。的當時朱義祖見陸義農過來。且不說甚麼笑嘻嘻的迎著。伸手就接過那條藤絡子。來翻覆看了一會。問道。這是甚麼東西。做甚麼用的。陸義農笑道。你不認得麼。這是我打彈子的東西。沒有再好的了。祇有我會打除我以外甚麼人也不會。你若想練這個。我倒可以照樣把這們一個送給你。朱義祖看了出神。道。甚麼打彈子。祇有你會。你打一個給我看看。我歡喜就練。陸義農欣然拾了一顆鵝卵石塞進半邊藤絡當中。旋舞着車輪。旋問道。你祇管說要我打甚麼東西。我就打中甚麼東西。給你。看朱義祖問道。能打多遠。要多大的東西。才能打得中呢。陸義農道。祇要看得清這人的耳目口鼻。就

能打得中朱義祖。隨即舉眼向四處望了一望，說道：「可惜現在沒人走來，如何好試呢？」也罷。我到對面山裏去站着，你就打我好麼？」陸義農搖頭道：「我拿這東西打彈子，沒有打不中的。打中了，不是害你痛嗎？」朱義祖也搖頭道：「祇怕打不中。這一點點大的石子，打在身上，算得甚麼？看你想打我甚麼地方？」先說定了，我剝了衣服到對面山上去，閉了兩眼站着，你石打來，我不看見，便不知道躲閃，你能打中先說定的地方，我才相信你這打彈子的方法不錯。」朱義祖一邊說，一邊將上身的衣服剝了，才露出那半身牛皮也似的肉來。陸義農已伸手撫摸着，笑道：「你一身肉，怎麼也和我一樣的粗黑一樣，黏着許多松樹油呢？」朱義祖道：「我這個不是生成的是操練得這個樣子的。」陸義農也將上身衣服脫了，笑道：「你瞧誰是生成這個樣子的？」朱義祖也伸手撫摸了一番，問道：「你也曾赤膊睡在松樹上過夜麼？」陸義農道：「豈但赤膊在松樹上睡着過夜，一年至少也有三百天不離樹。」朱義祖喜得跳起來，笑道：「我怎麼不早會見你？有兩個人在一塊兒操練起來，不是也熱鬧些嗎？」陸義農道：「此刻會見也還不遲。我這一彈子要正正的打在你心窩裏，你能受得了麼？」朱義祖道：「你不用問我受得了受不了，祇看你自己。」



能打得中。打不中。陸義農揮着手道。你就去那邊站着罷。打痛了。你是不能怨我的。朱義祖真個跑到對面山上站着。朝着陸義農緊閉雙目。喊道。快打來罷。這罷字還沒叫出。那石子已嚇的一聲打中。在心窩裏。朱義祖仍閉着眼。問道。這就是的麼。陸義農也在這邊山裏問道。是不會打中麼。朱義祖才張開眼睛。跑過來說道。好東西。你照樣做。一個送給我。剛才這豹子就虧了你。這們一下打的他掉轉身往這邊跑。若沒有你我獨自一個人還不知道要追到甚麼所在。方能將他打死。陸義農道。我曾有幾次追趕這東西和野豬。也就因爲祇有我一個人。越追越向前。奔跑前面沒人敢攔阻。白費大半天氣力。於今有了你好去尋這些野獸出氣了。當時兩個人越說越投機。不捨得分開。就撮土爲香。結拜爲兄弟。日夜在一塊寸步不離。那山洞裏的人。雖個個強梁橫暴。然沒有武藝高明的。所以他兩人練武也不要師承一味的蠻練。他們以爲能把身體練得比鐵還硬。便不怕人打。把氣力練得比牛還大。便可以打人。從樹枝上跌下來。赤身露體。在樹上磨擦。是他們練皮膚粗硬的法子。專把皮膚練粗硬了。還嫌不足。好笑。他兩人夜間睡覺不在床上。睡用兩塊五尺來長一尺來寬的木板。斜豎在牆壁上。他

兩人要睡就直挺挺的靠在木板上。後腦抵住牆壁。腳踵落地。身體不到疲倦。不能支持的。時候不肯沾着木板。久而久之。祇要有一條扁擔。他兩人也都可以靠在壁上安睡。於今連扁擔都用不着。後腦向壁上一抵。真是挺屍也似的。挺着一會兒。便鼾聲大作。了。李曠笑道。沒有師承的蠻練。能練到這種工夫。也實在不容易。張必成道。容易是不容易。但是一點兒用處也沒有。李曠道。不要師承。蠻練出來的工夫。若都是有用的。練武的。還用得着四處訪求名師嗎。不過他兩人既是永綏廳山洞裏的人。如何會到彌勒院來。煮飯呢。張必成道。他兩人到彌勒院來。原因很巧。此刻他兩人表面上。雖是在這裏煮飯。實在已拜在廣德真人門下。做徒弟。不久就要打發他們到別處去做事的。據師傅說。他兩人自見面結盟之後。彼此情投意合。不捨得離開。祇是朱陸兩家都是極貧寒的人家。專靠努力耕山種土。得些出產。餬口。他兩人從小祇會頑皮。一點兒正事不做。喫喝起來。食量却比尋常人大四五倍。兩家的人平日對於兩人。祇會喫不會做。已大不願意。祇因是自己家人骨肉。便不願意。也不能不供給他們的衣食。他兩人生性糊塗。並不覺得家中人對自己有不願意的事。陸義農不捨得。朱義祖離開就

邀。朱。義。祖。到。自。己。家。裏。去。住。這。種。邀。外。人。到。家。裏。來。住。的。事。在。那。地。方。是。沒。有。的。誰。也。不。肯。拿。養。命。的。糧。食。給。外。人。喫。這。樣。的。舉。動。就。是。旁。人。也。做。不。到。何。況。陸。義。農。是。全。家。不。願。意。的。人。而。邀。來。的。這。個。朱。義。祖。又。是。和。陸。義。農。一。般。的。大。食。量。一。般。的。祇。會。吃。不。會。做。你。說。陸。家。的。人。能。容。納。得。下。麼。不。但。不。許。朱。義。祖。在。陸。吃。喝。居。住。連。陸。義。農。都。趁。此。趕。了。出。來。朱。義。祖。以。爲。陸。家。不。容。他。住。自。己。家。裏。是。可。以。容。納。陸。義。農。的。當。卽。邀。陸。義。農。同。到。自。己。家。裏。來。朱。陸。一。般。的。人。家。一。般。的。境。况。朱。將。對。付。兩。人。的。方。法。不。待。說。也。是。與。陸。家。一。般。朱。義。祖。既。同。樣。的。被。家。中。人。驅。逐。却。不。愁。煩。着。急。並。且。兩。人。交。結。得。益。發。親。密。了。好。在。他。兩。人。都。在。山。野。之。中。歇。宿。慣。了。一。時。沒。有。家。也。不。要。緊。說。起。來。也。奇。怪。他。兩。人。平。日。除。用。蠻。法。子。鍛。練。身。體。和。做。頑。皮。害。人。的。事。情。而。外。就。祇。會。吃。喝。都。是。一。點。兒。正。事。不。會。做。的。一。被。家。裏。人。趕。出。來。雖。是。在。山。野。之。中。歇。宿。慣。了。沒。有。家。不。要。緊。但。是。那。們。大。的。食。量。拿。甚。麼。東。西。充。飢。呢。像。他。們。平。日。那。般。糊。塗。的。人。應。該。沒。有。人。供。給。飲。食。就。得。挨。餓。誰。知。大。謬。不。然。從。被。驅。逐。起。不。過。半。年。兩。人。居。然。合。力。造。了。一。所。房。屋。一。不。用。泥。水。匠。二。不。用。木。匠。就。是。兩。個。人。造。出。來。的。房。屋。形。式。和。那。地。方。尋。常。

小戶人家的房屋一樣房中應用的器具也都完全有了。兩人不會種地也沒地給他。他們種專靠打獵爲生。他們打獵的法子與尋常獵戶不同。白天在各處深山之中遇有飛禽走獸遠的使用那種石彈子近的全憑手捉。一到夜間就拿他們自己造成的房屋做陷野獸的機關。那房屋是一連三間。當中一間空着。沒用。兩人分住東西兩間。大門與尋常人家的不同。人家或一扇或兩扇。總是向左右開關的。他那大門是由上放下的。開時用木槓撐起來。關後就用那木槓攔腰門了。外面的人便不得進來。那木槓中間繫了兩條繩索。夜間大門並不關閉。祇將兩條繩索分牽到兩人睡的所在。中間房裏堆放些雜糧和縛了腳走不動的雞鴨猪狗。引逗得許多野獸進來。兩人睡覺都是很警醒的。野獸進來並不知道房裏有人行動。總免不了有些聲響。兩人中祇要有一個從夢中驚覺了。聽得確是進來了。野獸便順手將繩索一拉。劈拍一聲響。那門就放下來了。這個雖當野獸進來的時候不曾驚覺。然經這劈拍一下也就醒來了。二人同時出房捉那進來的野獸。野獸進了大門就和進了陷籠一般。沒有能逃得出去的。這次也是合該他兩人要做廣德真人的徒弟。平時引逗進門的野獸都是狸獐獾兔。

一。類。的。小。東。西。豺。狼。且。少。虎。豹。更。是。不。肯。輕。易。跑。進。人。家。屋。子。裏。去。的。這。夜。忽。進。來。了。  
一。隻。很。大。的。花。斑。虎。一。口。咬。着。縛。住。了。脚。的。豬。便。待。往。門。外。逃。跑。不。知。道。那。豬。是。縛。住。  
了。脚。的。如。何。拖。得。動。呢。豬。一。叫。陸。義。農。醒。來。了。料。知。那。豬。無。故。是。不。會。叫。的。一。拉。繩。索。  
劈。拍。把。門。關。了。平。時。進。來。的。小。野。獸。一。見。關。了。門。斷。了。去。路。無。不。急。得。在。房。中。亂。竄。甚。  
至。有。亂。叫。或。用。頭。去。碰。那。板。門。的。惟。有。這。虎。一。見。門。關。了。立。刻。將。口。裏。的。豬。放。下。伏。着。  
不。動。毫。沒。有。聲。息。陸。義。農。是。這。般。關。門。捉。野。獸。捉。慣。了。關。門。後。一。聽。亂。竄。亂。叫。的。聲。音。  
就。知。道。是。關。着。甚。麼。野。獸。了。動。手。去。捉。的。時。候。便。有。一。種。準。備。這。回。關。了。門。一。會。聽。不。  
出。一。點。動。靜。連。那。豬。都。不。叫。了。狗。也。被。虎。嚇。得。不。敢。聲。張。心。裏。以。爲。這。次。落。了。空。必。是。  
門。關。得。遲。了。進。來。的。野。獸。已。經。脫。逃。打。算。出。來。仍。將。大。門。撐。起。因。此。沒。作。準。備。走。出。房。  
門。卽。向。大。門。跟。前。走。去。誰。知。剛。一。彎。腰。拾。起。木。橫。還。不。會。握。牢。在。手。那。伏。着。不。動。的。虎。  
大。概。誤。認。陸。義。農。拿。棍。打。他。吼。也。沒。吼。一。聲。就。猛。撲。過。來。獸。眼。在。黑。暗。處。能。看。見。人。人。  
眼。在。黑。暗。處。不。能。看。見。獸。陸。義。農。不。提。防。遭。了。這。一。下。背。上。已。被。虎。爪。抓。破。了。一。塊。皮。  
肉。當。時。並。不。覺。痛。祇。把。拾。在。手。裏。的。木。橫。震。落。了。也。不。知。道。是。甚。麼。野。獸。急。翻。身。向。撲。



在。背。上。的。東。西。一。拳。打。去。覺。得。身。量。很。重。才。知。道。是。虎。豹。之。類。的。大。獸。虎。被。這。一。拳。打。得。翻。跌。了。幾。尺。遠。朱。義。祖。正。從。這。邊。房。裏。出。來。手。托。一。盞。油。燈。還。沒。照。看。得。清。楚。那。虎。跳。起。身。又。向。燈。光。撲。來。了。朱。義。祖。來。不。及。避。讓。雙。手。迎。着。往。外。一。推。油。燈。也。推。落。了。虎。也。被。推。得。翻。倒。了。不。過。膀。膊。也。經。虎。爪。抓。斷。了。筋。肉。但。和。陸。義。農。一。般。的。不。覺。痛。祇。聽。得。陸。義。農。喊。道。快。來。我。已。把。這。畜。牲。按。住。在。這。裏。了。原。來。朱。義。祖。托。燈。出。來。的。時。候。陸。義。農。已。看。得。分。明。虎。跳。起。來。向。朱。義。祖。撲。去。他。也。撲。了。過。來。打。算。從。背。後。將。虎。攔。腰。抱。住。却。不。料。朱。義。祖。迎。着。一。推。推。得。那。虎。挨。着。陸。義。農。倒。下。那。敢。怠。慢。虎。才。落。地。就。被。陸。義。農。下。死。勁。按。住。了。任。憑。那。虎。兇。猛。得。厲。害。四。爪。朝。天。被。這。比。牛。還。蠻。的。陸。義。農。按。住。了。就。再。兇。猛。些。也。無。法。施。展。虎。既。被。陸。義。農。按。住。朱。義。祖。卽。可。從。容。拾。起。油。燈。重。點。起。來。將。虎。置。之。死。地。祇。是。二。人。才。把。那。虎。弄。死。勇。氣。一。退。登。時。都。得。覺。傷。處。痛。不。可。當。並。且。用。力。過。猛。血。流。過。多。二。人。同。時。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李。曠。聽。到。這。裏。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問。道。這。却。怎。麼。了。那。地。方。的。人。既。是。老。死。不。相。往。來。的。而。他。兩。人。的。性。質。更。可。想。見。沒。有。交。遊。大。門。關。着。就。是。有。人。從。門。外。走。過。也。無。從。知。道。他。兩。人。在。屋。內。昏。死。了。

有甚麼人去救他們替他們醫治呢張必成笑道你不用替他兩人着急自有救他們替他們醫治的來了古語道得好無巧不成話這日早晨恰巧廣德真人到各處深山中尋藥尋到了那山裏因爲久雨初晴地下泥溼在他們那房子左近看見了很大的虎爪印一路走進大門去了沒有走出來的痕跡那房屋沒有後門知道那虎尙在屋內祇猜不出大門關了那虎何以能走得進去在門外叫喚了一陣裏面沒人答應隨手將門一推才知道門板是由上放下的進門見二人一虎同倒在一大塊鮮血裏面都像。是。死。了。撫。摸。二。人。的。胸。前。還。熱。設。法。灌。救。轉。來。用。藥。敷。了。傷。處。他。二。人。生。性。雖。是。渾。噩。却。知。道。感。激。真。人。救。命。之。恩。並。知。道。真。人。具。廣。大。神。通。不。是。凡。夫。俗。子。當。下。卽。拜。求。收。做。徒。弟。真。人。因。他。兩。人。生。長。在。深。山。洞。裏。太。不。懂。得。人。情。世。故。暫。時。祇。能。將。他。們。安。置。在。彌。勒。院。裏。當。火。工。道。人。不。久。便。有。機。緣。可。以。打。發。他。們。出。去。幹。事。他。們。到。彌。勒。院。後。仍。是。不。斷。的。照。那。些。蠻。法。子。操。練。李。曠。笑。道。像。方。才。那。樣。投。石。塊。的。操。練。法。實。在。太。蠻。的。可。怕。張。李。二。人。在。山。裏。邊。談。論。後。玩。耍。了。一。會。仍。回。彌。勒。院。從。此。李。曠。就。在。彌。勒。院。與。張。必。成。同。受。魏。介。誠。的。指。教。練。習。武。藝。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報大仇老師誠謹慎 謀內應舊僕表忠誠

話說李曠在彌勒院練習武藝光陰易過彈指三年李曠生成的一副鍛鍊武藝的身體並生成好武的性質從何壽山的時候已練得有些兒門徑了於今又得明師的傳授高人的指點三年下來造就更非同小可了這三年之中不但武藝練得高強結交的人物也很不少因彌勒院是廣德真人謀亂的總機關各地的會黨頭目及綠林首領凡與廣德真人這部分人有些勾結的都時常到彌勒院來李曠年紀雖輕結交朋友的手段却比尋常的成人還好他們這類江湖間人的結交與士君子結交不同江湖間人雖也有以道義結交的然不容易見着普通能多得黨羽及能佔有相當地位的會黨魁首無不憑仗結交上有些手段使多數黨徒實心依附李曠所結交的都是年輕力壯的人辰州永靖幾府的會黨十九和李曠有交情那時的哥老會雖已蔓延各地沒知識沒職業的人入會的極多然大都各有各的首領彼此不甚相聯絡因爲在一處地方當首領的人並不是有多大的能爲及如何老的資格每有一字不識又不懂武藝的粗人在外省或外府外縣入了哥老會得了一本海底回來一則想在本

地方擴張自己勢力。二則借此招搖騙些銀錢。揮霍就在本地方開山立堂。起來自稱龍頭大哥。海底是甚麼呢。就是會中人的切口。這種切口是全國一致的。當哥老會盛行的時候。到處都是會黨。祇要讀熟了海底。隨便走到甚麼所在。都有同會的人幫助。真有當龍頭大哥資格的人。可以自立山堂。鄉水的名目。所以謂之開山立堂。自成一派。有名叫某某山的。如九龍山。峨嵋山之類。勢力越大。知道的人便越多。那一派的人走出來。便越有面子。也有名叫某某堂。某某鄉。某某水的。都不過是各派的招牌。識別而已。沒有實在龍頭資格的人。也想在本地方擴張勢力。騙點兒銀錢的。就不敢自立山堂。鄉水的名目。卽算大膽。立了別處的會黨。也不承認。祇能襲用他自己原來入會的名目。這種人謂之小龍頭。也叫分龍頭。這類龍頭。既沒有甚麼能耐。又沒有班輩很大的資格。躲在一處地方稱雄。則可。若和各處交往。聯絡起來。惟恐有能耐的。或資格老的。相形見絀。討不了便宜。大家都是這們存心。所以平日彼此都少有聯絡。廣德真人因蓄了異謀。要利用這些會黨。一處一處的設法。招致使幾府的會黨首領。都聯絡做一塊。這些會黨首領。既全是沒有知識的。見廣德真人神出鬼沒。舉動真如神仙一

般有誰敢不至誠信服呢。因信服廣德真人的緣故。連李曠也是信服的。本來李曠的能耐原不是那些小龍頭所能趕得上的。歷來當龍頭的資格分智仁勇三項。不過在一般知識的會黨不知道智仁勇三個字。怎麼講就有人分別層次做出三句使人容易解釋的話。第一是仁叫做仁義如天。第二是智叫做筆舌兩兼。第三是勇叫做武勇。向先有第一第二兩項資格的龍頭。全國少有。有第三項資格的居多。至於辰沅永靖幾府的小龍頭。連這第三項資格都沒有。像個樣子的。所以李曠雖是小小的年紀。爲有了這一身驚人的本領。各處的會首都願推他做大龍頭。李曠選擇了二三十個身壯力強的。帶在自己跟前操練武藝。也都練得有點兒能。爲了李曠就到那石岩裏見廣德真人。說道劉達三與弟子有極深的仇恨。多久就想去南京圖個報復。無奈弟子的武藝不曾練成。又沒有帮手。未能去得。於今弟子探聽得劉達三已轉了道班。狗運亨通。昧心錢又積蓄得不少了。他女兒婉貞原是許配給弟子做妻室的。此刻因已長大成人。又將許配給別人了。若不是有幾家在南京做官的嫌劉達三身家不清和瞧不起劉達三。後妻張金玉是窰姐兒出身時婚事祇怕早已辦成了。弟子現在打算求



祖師給假一個月親去南京報了這仇恨不知祖師許也不許廣德真人聽了點頭說道劉達三確不是個好東西他當日對你父親以怨報德對你更那們刻薄寡恩這仇恨在你是應當報復的不過你到我彌勒院來已有四年了共有五年多不在南京你本人又不曾一日離開彌勒院劉達三在南京的情形你如何探聽得這們清楚呢李曠道弟子有個在先父手下當差的張陞綽號張二和合弟子當日初到劉家去的時候這張陞就跟着弟子去的劉達三歡喜張陞又和氣又誠實派他當門房劉達三待弟子刻薄張陞心裏甚是不服祇因他自願沒有幫助弟子的力量不敢露出不服的神情來心裏却很念念不忘他老主人的當日他時常在沒有旁人在一塊的時候流淚勸弟子將所受困苦的情形牢記在心祇等一脫了牢籠就得努力向上將來長大成人務必報此仇恨何老叔帶弟子同逃出南京的事他是早已猜着了的不過何老叔做事精細一則怕有他同謀於事無益事出之後使他反受連累二則何老叔因到劉家不久和張陞在一塊兒的日子少不甚知道他的性格恐怕他昧煞天良想在劉達三跟前討好把要同逃的主意告訴劉達三聽所以吩咐弟子不當着人叫師傅然

弟子曾將拜師的話向張陞說過。張陞說：你師傅既吩咐你不當着人叫喚，必有道理。不可不聽。你師傅若能帶你逃出去，就很好了。張陞說這話的時候，弟子還不知道。何老叔真個能帶弟子同逃，不能直到這日早晨。何老叔把弟子推醒來，已是行裝打扮，拉着弟子就走。大門鑰匙本是在張陞房裏的，何老叔不知在甚麼時候早已偷到了。手中偷開了大門，便一直走下河。事前連弟子都沒得着消息，所以不曾對張陞說。知後來何老叔對弟子說：就因弟子曾將拜師傅的話對張陞說了，不敢再把何時逃走的話告知弟子。怕弟子不知輕重，又去向張陞說。弟子走後，劉達三固然不甘心派人四處尋訪，想拿回去辦劫逃的罪。就是張陞也因放心不下，託人隨時打聽弟子的下落。不過劉達三是惡意，張陞是好意罷了。劉達三特地派出許多人尋訪，尙且尋訪不着。張陞空口說白話的託人打聽，自然更打聽不出一些兒蹤影。直到前月魏師叔不知因甚麼事打發錢起塵到南京去。弟子知道了，求師叔許我同去。師叔不答應說：若是旁的地方想同去走一遭，不打緊。南京不是弟子好胡亂跑去的。弟子不敢勉強，祇得託錢起塵到了南京的時候，順便去劉達三家打聽。張陞還在那裏看門，沒有若會。

着。了。張。陞。不。妨。把。弟。子。在。辰。州。的。情。形。約。略。說。給。他。聽。並。問。劉。達。三。近。來。的。境。况。行。爲。怎。樣。前。日。錢。起。塵。從。南。京。回。來。對。弟。子。說。張。陞。還。在。劉。家。看。門。已。會。面。細。談。了。許。久。據。說。張。陞。心。心。念。念。想。見。弟。子。定。要。跟。錢。起。塵。同。到。辰。州。來。錢。起。塵。不。敢。作。主。極。力。勸。他。在。劉。家。等。候。說。將。來。弟。子。去。報。仇。的。時。候。也。好。有。個。內。應。張。陞。才。依。遵。了。劉。達。三。在。南。京。的。情。形。弟。子。因。此。知。道。得。這。般。詳。細。廣。德。真。人。點。頭。問。道。你。打。算。一。個。人。去。麼。李。曠。道。弟。子。有。二。十。四。個。把。兄。弟。都。是。身。壯。力。強。的。與。弟。子。在。一。塊。同。練。了。一。年。武。藝。雖。沒。有。驚。人。的。本。領。然。手。上。工。夫。都。還。去。得。尋。常。漢。子。一。個。足。能。對。付。三。五。個。最。難。得。個。個。與。弟。子。情。同。骨。肉。弟。子。打。算。帶。他。們。同。去。到。南。京。必。不。至。有。差。錯。廣。德。真。人。笑。道。你。打。算。去。南。京。與。劉。達。三。開。仗。麼。要。帶。這。們。多。人。去。李。曠。道。弟。子。與。這。二。十。四。個。把。兄。弟。當。拜。把。的。時。候。曾。有。約。在。先。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由。弟。子。打。發。他。們。去。幹。甚。麼。事。一。個。兩。個。隨。便。差。遣。不。能。推。諉。由。弟。子。親。自。帶。去。幹。甚。麼。事。除。了。萬。分。不。能。去。多。人。或。所。幹。的。事。是。極。平。常。沒。有。危。險。的。此。外。要。去。就。得。大。家。同。去。這。回。是。爲。去。南。京。報。仇。劉。達。三。更。是。一。個。有。些。本。領。的。人。手。下。也。還。有。幾。個。會。把。式。的。南。京。城。裏。不。像。山。州。草。縣。萬。一。

因。他。們。人。多。勢。大。仇。不。會。報。得。反。跌。倒。在。仇。家。手。裏。就。後。悔。來。不。及。了。廣。德。真。人。道。這。話。却。也。不。錯。不。過。你。去。南。京。這。仇。打。算。怎。生。報。法。李。曠。道。弟。子。打。算。憑。仗。師。叔。傳。授。的。這。身。本。領。等。劉。達。三。出。門。去。那。裏。的。時。候。將。衆。把。兄。弟。埋。伏。在。緊。要。的。地。方。同。時。並。舉。幹。他。一。個。措。手。不。及。那。怕。他。有。飛。天。的。本。領。明。鎗。易。躲。暗。箭。難。防。不。愁。不。能。將。他。置。之。死。地。劉。達。三。既。死。要。處。置。張。金。玉。那。賤。貨。就。容。易。了。劉。達。三。雖。不。是。一。個。好。東。西。然。若。沒。有。張。金。玉。那。賤。貨。從。中。挑。唆。慫。恿。也。不。至。沒。天。良。到。如。此。地。步。弟。子。還。記。得。先。父。臨。危。的。時。候。已。派。人。將。劉。達。三。請。到。床。前。正。要。把。身。後。幾。樁。大。事。付。託。他。那。賤。貨。偏。接。連。打。發。當。差。的。過。來。借。故。說。院。上。已。差。人。來。催。促。過。幾。次。了。立。逼。着。要。劉。達。三。過。去。劉。達。三。沒。法。祇。得。蹶。脚。唉。聲。的。去。了。他。去。後。先。父。在。床。上。咬。牙。切。齒。的。恨。了。幾。聲。不。到。半。刻。就。棄。養。了。他。女。兒。劉。婉。貞。自。從。兩。家。打。鄰。居。起。沒。一。日。不。在。弟。子。家。中。玩。耍。當。時。兩。下。都。是。小。孩。子。也。不。知。道。甚。麼。叫。做。避。嫌。誰。知。先。父。一。去。世。他。家。就。動。念。要。毀。婚。了。一。步。也。不。許。婉。貞。跨。進。弟。子。這。邊。的。門。先。父。咽。氣。的。時。分。劉。達。三。已。借。着。出。差。躲。避。了。若。不。是。張。金。玉。那。賤。貨。出。主。意。不。許。婉。貞。上。弟。子。這。邊。來。婉。貞。每。日。過。來。和。弟。子。同。玩。耍。慣。

了。的。有。誰。能。禁。阻。他。呢。張。金。玉。悍。潑。無。比。當。着。劉。達。三。待。婉。貞。很。好。背。後。就。惡。聲。厲。色。的。凌。虐。他。婉。貞。初。次。受。了。那。賤。貨。的。凌。虐。哭。訴。給。劉。達。三。聽。劉。達。三。並。不。敢。責。備。張。金。玉。不。知。怎。麼。被。那。賤。貨。知。道。了。反。扭。住。劉。達。三。大。哭。大。鬧。說。後。娘。真。做。不。得。我。這。樣。巴。結。你。家。小。姐。巴。結。不。上。也。罷。了。倒。枉。口。拔。舌。的。冤。誣。我。凌。虐。了。他。看。我。凌。虐。了。他。甚。麼。地。方。是。沒。給。他。吃。呢。還。是。沒。給。他。穿。是。打。了。他。呢。還。是。罵。了。他。總。得。交。出。一。個。凌。虐。了。他。的。證。據。來。交。不。出。證。據。我。這。條。不。值。錢。的。性。命。不。要。了。這。一。鬧。把。劉。達。三。鬧。得。走。投。無。路。一。面。向。賤。貨。作。揖。打。拱。用。好。言。安。慰。一。面。當。着。賤。貨。打。了。婉。貞。一。頓。並。說。以。後。再。敢。胡。說。亂。道。便。要。婉。貞。的。性。命。可。憐。婉。貞。經。過。了。這。們。一。次。從。此。無。論。如。何。被。那。賤。貨。打。罵。那。裏。敢。再。向。劉。達。三。伸。訴。半。句。這。樣。惡。毒。的。賤。貨。弟。子。不。處。死。他。實。不。能。洩。心。頭。之。忿。婉。貞。是。經。先。父。母。的。手。配。給。弟。子。爲。妻。室。的。他。對。弟。子。沒。有。差。錯。弟。子。不。能。負。心。不。要。他。打。算。帶。他。回。辰。州。來。求。祖。師。師。叔。作。主。成。親。不。知。像。這。般。做。法。妥。也。不。妥。廣。德。真。人。撫。摸。著。鬚。鬚。笑。問。道。你。從。小。與。劉。婉。貞。在。一。塊。兒。厮。混。的。麼。李。曠。連。聲。應。是。真。人。接。著。問。道。生。性。必。是。很。賢。淑。的。李。曠。道。雖。不。敢。說。生。性。如。何。賢。淑。然。弟。子。確。知。道。他。天。



性最厚。悍潑的行爲一點沒有。真人點著頭笑問道。既是如此。你知道他肯跟著殺父的仇人做老婆嗎。李曠被真人這一句話問得怔住了。真人繼續說道。你這般打算都錯了。劉達三對待你父子的情形。雖屬可惡。祇是世態炎涼。像劉達三那樣對朋友的人。一百人當中。怕不有九十九個罪。何至於死呢。不過他不應該存心想把你置之死地。就爲這一點。可使他受些虧苦。至於他待你。不好的事。何壽山曾把他的老婆。捆了多年。勞苦的積蓄。刦了已。可算得報復了他。你不但宜傷他的性命。並不可去當面與他爲難。你要知道。劉達三是四川哥老會中特出的人物。精幹非常。不必說他旁的能耐。祇看他是一個沒讀書的人。又是哥老會頭目。出身居然能使四川全省的會黨。大家湊錢給他捐官。在南京那種重要的地方。候補竟能在上司跟前跑紅。雖說當時若不得你父親提攜。沒有今日。然這幾年。在南京接連不斷的幹著好差事。而官場中並無人能看破他的底蘊。卽此已可想見。他不是好惹的人了。你瞧何壽山爲人何等精明。幹練武藝。也比劉達三高強。然劉達三在家的時候。何壽山卽有心要救你。逃走也不敢下手。劉達三在南京不是尋常的人。是一個極紅的候補道。四川會黨中有些

兒。武。藝。的。這。幾。年。之。中。共。招。去。了。一。百。多。名。縱。不。必。盡。在。他。左。右。但。他。知。道。有。你。與。何。壽。山。逃。在。外。省。總。免。不。了。有。去。報。仇。洩。恨。的。時。候。并。且。他。爲。辦。盜。案。匪。案。得。罪。的。人。不。少。也。有。在。暗。中。計。算。他。的。他。不。能。不。時。時。提。防。準。備。你。以。爲。帶。二。十。四。個。人。爲。多。如。果。劉。達。三。是。尋。常。人。卽。算。有。他。那。一。點。兒。本。領。也。用。不。着。帶。這。們。多。人。二。十。四。個。實。是。太。多。了。於。今。劉。達。三。左。右。有。能。爲。的。人。至。少。也。有。幾。十。個。緊。急。的。時。候。可。以。聽。他。呼。喚。的。多。的。不。說。從。四。川。招。去。的。這。一。百。多。名。是。斷。沒。有。翻。轉。來。幫。助。你。的。你。這。二。十。四。個。把。兄。弟。才。跟。你。練。了。一。年。的。武。藝。打。平。常。的。漢。子。有。餘。和。劉。達。三。手。下。的。人。較。量。能。不。能。各。顧。性。命。尙。且。難。說。何。况。要。置。劉。達。三。於。死。地。那。時。你。一。下。不。會。把。他。弄。死。你。既。知。道。南。京。非。山。州。草。縣。可。比。要。想。連。你。二。十。五。個。人。一。個。也。不。落。到。劉。達。三。手。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姑。且。讓。一。步。說。劉。達。三。竟。被。你。一。下。弄。死。了。在。你。算。是。已。如。願。相。償。祇。是。你。須。知。劉。達。三。在。南。京。做。官。是。哥。老。會。中。的。人。拿。出。錢。來。替。他。捐。的。他。便。替。哥。老。會。做。官。他。爲。人。儘。管。無。惡。不。作。對。同。會。的。人。除。有。些。忌。刻。何。壽。山。而。外。少。有。不。受。他。提。拔。的。他。被。你。弄。死。了。不。打。緊。你。說。四。川。的。哥。老。會。肯。媽。媽。糊。糊。放。你。過。去。麼。若。劉。達。三。與。你。

真。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把。他。殺。了。這。些。人。雖。不。願。意。但。是。也。得。原。諒。你。無。奈。認。真。說。起。來。他。不。過。待。你。刻。薄。了。些。帶。你。逃。跑。的。已。劫。了。他。的。巨。款。還。有。甚。麼。大。不。了。的。仇。恨。呢。李。曠。聽。了。這。一。大。段。話。覺。得。甚。有。道。理。偏。着。頭。思。量。了。一。會。說。道。然。則。弟。子。這。仇。恨。不。能。去。報。了。麼。上。次。劫。他。的。巨。款。是。何。師。叔。做。的。事。弟。子。連。見。也。沒。見。着。弟。子。並。沒。有。要。劫。他。銀。錢。的。心。思。這。幾。年。來。弟。子。無。一。時。一。刻。忘。了。報。復。劉。達。三。的。事。承。祖。師。吩。咐。不。傷。他。性。命。倒。可。以。若。就。這。們。饒。恕。了。他。弟。子。實。不。甘。心。廣。德。真。人。道。你。能。不。傷。他。的。性。命。不。當。面。與。他。爲。難。看。你。想。怎。麼。報。復。都。沒。要。緊。此。去。不。是。當。要。的。事。以。小。心。謹。慎。爲。上。李。曠。道。望。祖。師。放。心。弟。子。也。知。道。劉。達。三。不。容。易。惹。以。先。父。那。般。精。明。能。幹。的。人。尙。且。至。死。未。將。他。識。破。弟。子。自。然。不。是。他。的。對。手。祇。因。一。念。忿。恨。便。不。暇。顧。忌。許。多。於。今。蒙。祖。師。開。導。弟。子。不。敢。冒。昧。從。事。了。好。在。這。幾。年。來。弟。子。的。面。孔。身。段。大。異。昔。時。劉。達。三。見。面。必。不。認。識。弟。子。是。能。認。識。他。的。他。在。南。京。的。時。候。弟。子。藏。匿。着。不。下。手。等。他。出。差。去。了。弟。子。有。張。陞。通。消。息。無。論。如。何。決。不。至。反。跌。在。他。手。裏。便。了。廣。德。真。人。這。才。聽。了。點。頭。道。你。去。罷。總。之。小。心。謹。慎。爲。好。李。曠。叩。辭。了。出。來。卽。日。帶。着。二。十。四。個。把。兄。弟。

一。同。到。南。京。不。敢。在。城。內。居。住。恐。怕。被。人。識。破。在。離。城。十。來。里。的。一。座。古。廟。中。住。着。那。廟。名。叫。石。將。軍。廟。建。造。的。年。代。大。約。已。很。久。遠。了。廢。井。頽。垣。沒。人。修。理。僅。有。一。個。跛。了。脚。的。老。廢。物。當。廟。祝。這。老。廟。祝。每。日。祇。顧。將。神。殿。略。事。打。掃。及。管。理。他。自。己。住。的。一。間。平。房。其。餘。所。有。的。房。屋。都。空。閒。着。聽。憑。各。路。逃。荒。的。及。地。方。無。業。游。民。棲。息。老。廟。祝。概。不。過。問。廟。門。以。內。隨。處。都。是。用。三。片。磚。頭。架。起。的。爐。灶。蘆。茅。草。菅。遍。地。皆。是。到。這。廟。裏。去。求。神。的。不。是。小。偷。便。是。專。吃。賭。博。飯。的。無。賴。石。將。軍。是。誰。是。何。朝。代。的。人。物。這。廟。是。甚。麼。時。候。由。甚。麼。人。建。築。的。縣。志。上。無。可。稽。考。地。方。故。老。更。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因。爲。在。廟。裏。棲。息。與。來。往。的。盡。是。下。等。人。中。等。社。會。以。上。的。人。就。走。錯。了。路。也。不。走。到。廟。裏。去。李。曠。帶。着。那。二。十。四。個。把。兄。弟。也。裝。作。逃。荒。的。模。樣。就。在。石。將。軍。廟。裏。的。兩。邊。廊。簷。下。住。着。李。曠。親。自。到。劉。達。三。家。一。打。聽。湊。巧。劉。達。三。出。差。不。在。家。中。幾。個。有。些。兒。能。耐。的。黨。羽。都。跟。隨。着。去。了。家。中。除。張。陞。而。外。祇。留。了。兩。三。個。沒。多。大。本。領。的。當。差。張。陞。一。見。舊。少。主。人。來。了。自。是。欣。喜。無。限。當。卽。將。李。曠。引。到。僻。靜。無。人。之。處。說。道。少。爺。此。刻。正。來。的。湊。巧。若。再。遲。十。日。不。但。劉。達。三。回。了。這。仇。不。容。易。報。復。就。是。曾。許。配。給。少。爺。的。

這。位。小。姐。也。已。嫁。到。王。家。做。姨。少。奶。奶。了。縱。有。回。天。的。力。量。也。不。能。望。破。鏡。重。圓。了。李。曠。問。道。他。家。婉。姑。又。許。給。了。姓。王。的。嗎。張。陞。道。那。裏。是。甚。麼。許。給。的。拿。女。兒。做。人。情。送。給。人。也。罷。那。兵。備。道。王。小。齡。是。總。督。跟。前。第。一。個。紅。人。四。個。兒。子。都。已。娶。了。媳。婦。大。少。爺。是。正。太。太。生。的。討。了。兩。個。姨。太。太。二。少。爺。三。少。爺。是。姨。太。太。生。的。也。各。自。買。了。兩。個。堂。子。裏。姑。娘。做。姨。太。太。惟。有。第。四。個。少。爺。是。王。小。齡。三。姨。太。跟。前。一。個。丫。頭。生。的。那。丫。頭。容。貌。生。得。不。好。並。不。得。王。小。齡。的。寵。愛。祇。因。王。小。齡。在。二。十。多。年。前。歡。喜。在。外。面。眠。花。宿。柳。又。怕。姨。太。太。吃。醋。祇。好。半。夜。三。更。悄。悄。的。從。後。門。出。進。那。丫。頭。要。巴。結。王。小。齡。就。很。小。心。的。替。王。小。齡。開。關。後。門。王。小。齡。感。念。那。丫。頭。這。點。好。處。瞞。着。人。和。丫。頭。睡。了。想。不。到。一。睡。就。懷。了。胎。十。個。月。滿。生。下。這。個。四。少。爺。來。王。小。齡。的。正。太。太。姨。太。太。都。不。答。應。要。將。那。丫。頭。和。四。少。爺。都。置。之。死。地。王。小。齡。跪。在。地。下。哀。求。才。肯。留。子。去。母。把。那。丫。頭。賞。給。了。當。差。的。如。今。四。少。爺。長。大。了。已。在。前。年。娶。了。媳。婦。不。知。怎。麼。聽。得。人。說。劉。家。婉。姑。生。得。好。想。弄。去。做。姨。太。太。却。因。劉。達。三。也。是。南。京。有。名。的。候。補。道。恐。怕。碰。釘。子。不。敢。託。人。來。說。劉。達。三。在。南。京。結。交。的。人。多。消。息。最。靈。通。四。少。爺。雖。不。會。託。人。說。而。那。



種想納妾的意思。已有人傳到劉達三耳裏。劉達三初聽這話也。大不高興。說王老四太瞧不起人。他老子是道台。我也是道台。我家的小姐。爲甚麼給他家做小老婆。不料劉達三回家。將這話向張金玉一說。張金玉倒十分慫恿。說王小齡這樣火也似的。紅人家眼前就有陞臬台的消息。嫁給他家四少爺做姨太太。比嫁給平常人做正太太的強多了。他家有甚麼辱沒了你女兒的地方。老實說起來。你女兒從小就會許過了人家的。李家那孩子。還在你家住過多時。於今要另配人家。不知道有這們一回事的。倒沒要緊。若是知道你與李家情形的。都得存心忌諱呢。誰肯好好的娶你女兒做媳婦。劉達三心中最害怕的人。就是張金玉。聽了張金玉這番話。不但不敢怪他說的太混帳。並覺得很有道理似的。倒連忙恭維張金玉。道虧你倒想到了這一層。可見女兒姻緣。是由前定的。我女兒若沒有李家那回事。無論如何。也不至嫁給人做小。因李家那孩子。在我家住了些時的原故。同鄉的同事的。都祇道我女兒已許了人家。所以幾年來。沒有前來說媒的。我雖曾託人代我留意擇婿。無奈東不成。西不就。吃虧就在小時候。不該糊裏糊塗的許給李家。張金玉見劉達三這們說他是巴不得趁早把媳

姑子嫁出去的自然盡力的攬掇直攬掇得劉達三倒去託人向王小齡四少爺示意是這般拿親生的女兒去巴結人還有個巴結不上的麼那四少爺聽了喜出望外原打算連日子都不選擇就在第二日打發一乘轎子來接過去的劉達三覺得太沒有排場了面子上有些過不去王四少爺才教陰陽先生選日期以越近越好偏巧幾個陰陽先生都說照男女的生庚八字配合起來選日十月初十日以前的干支都不相宜并且兇煞太重須過了初十可用的日期就多了王四少爺沒法祇得定十月十一日今日是十月初三所以我說少爺再遲來十天婉姑子已到人家做姨奶奶去了李曠聽了張陞這些話祇氣得咬牙切切齒連恨了幾聲問道婉姑子既是十一日就要出嫁了劉達三爲甚麼却在這時候出差去了呢張陞搖頭道他平日出差去那裏幹甚麼事照例沒人向我說我也不問因爲我在他家裏看門他出差輪不着帶我去我猜他在十一日以前必能回來李曠點頭道嫁給人家做小老婆老烏龜不在家倒也沒要緊祇要有了那婊子就可以作主了張陞笑道老烏龜就在家不問大小的事也都是那婊子作主老烏龜連鼻孔裏也不敢哼一聲李曠略停了一停忽然說道哦我倒

把一句要緊的話忘記問你老烏龜把婉姑子許給王家做小老婆的事婉姑子自己知道麼張陞忙舉雙手搖着說道他自己不知道若是知道了他家裏決沒有這們安靜李曠道這是甚麼道理呢張陞道去年就爲婉姑子許人家的事害得秋海棠丫頭挨了一頓飽打擡出去白白的送給周媒婆了記得是去年十一月裏劉達三託人替婉姑子說媒那人說青浦趙家又富又貴是那男子有三十多歲了娶去做繼室然前妻沒有兒女劉達三打聽得那趙家確是有百萬家財並有幾個人在外省做官已將婉姑子的八字回過去打算許給趙家了後來不知怎的趙家又把八字退了回來當劉達三回八字過去的時候婉姑子身邊的丫頭秋海棠在外面聽得說那丫頭才有八九歲不知道輕重以爲自己小姐許人家是喜事一回到裏面就說給婉姑子聽婉姑子聽了便睡在床上哭泣起來飯也不吃話也不說秋海棠看了也不知道是爲他自己不該亂說嚇得倒去說給張金玉聽張金玉跑到婉姑子房裏看了一看問甚麼事睡在床上哭泣婉姑子不開口張金玉怪婉姑子不該不理他回房抓住秋海棠就打初用門槓打了幾下嫌門槓太重了打得手痠從頭上拔下金簪來將秋海棠渾

身亂。戳直。戳得秋海棠倒在地下不能動了。哭也哭不出了。劉達三才回來問爲甚麼。事張金玉不見劉達三。還好一見劉達三。更怒不可遏。一把扭住劉達三。要拚命鬧了。許久。劉達三方知是爲婉姑子。不該不理他。劉達三祇得陪不是。當面責罵婉姑子。一頓張金玉還不依。定要挾秋海棠。擡出去一個錢。不要白送給周媒婆。從這次以後。誰也不敢再向婉姑子說甚麼話了。這回許給王家做小的事。劉達三張金玉都曾吩咐家裏的人。不許在婉姑子跟前漏風。自從擡掉了秋海棠。婉姑子身邊便沒有丫頭。如果婉姑子得了這做小的風聲。必然又哭得死去活來。張金玉見了。能不追問來由麼。這幾日上房裏沒有一些兒動靜。所以能料定他斷不知道。李曠問道。你可知道。去年許配青浦趙家的時候。他那些們哭泣。睡着不起來。是甚麼意思。麼張陞道。當是張金玉問他不開口。後來劉達三回來。問他爲甚麼哭。也不肯開口。劉達三雖責罵得他不敢再哭了。祇是仍悶悶不樂的過好幾日。等到趙家將八字退回來了。張金玉故意高聲和劉達三說這退八字的事。使他聽得。第二日就見他和平時一樣。有說有笑了。他究竟。是甚麼意思。那些們哭泣。雖始終不曾聽他說出來。然我常聽得幾個老媽子談論說。

張金玉猜度他是嫌趙家裏的年紀太大了。又是填房。因此不稱心。但是不好意思說出來。急得祇好睡着哭。幾個老媽子猜度的。却與張金玉不同。老媽子說。平時無意中看婉姑子的言語神氣。還念念不忘李家的姑少爺。這回聽得要另許趙家。必是心裏着急。口裏又不敢說。因為李家姑少爺早已逃的不知去向。了生死存亡。都得不着消息。怎好說要守着不嫁呢。所以急得哭起來。我當時聽得老媽子這般說。便問他們無意中看出了婉姑子甚麼言語神氣。何以知道還念念不忘李家的姑少爺。老媽子說。有一次我們談論這條街上錢寡婦改嫁的事。婉姑子在旁聽了。就生氣道。這種沒廉恥的賤婦。你們也拿着在口裏談論。快些收起來。不要再說了。罷。你們不怕說髒口。我不願聽髒了耳。我們便說錢寡婦改嫁的事。倒怪不得錢寡婦沒廉恥。因為錢寡婦嫁到錢家來。祇一年半。就把丈夫死了一。不曾生男育女。二沒有家財。年紀又祇有二十四歲。教他不改嫁。如何混過這下半世的日子呢。并且這改嫁的人家很好。丈夫還祇二十八歲。不問那一件都比在錢家好。自然要改嫁。誰知婉姑子聽了我們這些話。大不耐煩起來。望着我們罵道。你們都是些無恥的賤貨。休說已嫁到錢家。一年半丈夫。



才。死。若。是。有。廉。恥。的。女。子。祇。要。是。他。父。母。將。他。許。配。給。了。錢。家。就。不。應。該。改。嫁。別。人。了。  
你。們。下。次。若。再。拿。這。種。賤。貨。的。事。來。說。就。莫。怪。我。罵。你。們。由。這。種。地。方。可。以。見。得。婉。姑。  
子。還。念。念。不。忘。李。家。姑。少。爺。老。媽。子。都。是。這。們。說。我。想。張。金。玉。卽。算。分。明。知。道。婉。姑。子。  
哭。的。是。爲。少。爺。對。人。也。決。不。肯。說。出。是。爲。少。爺。的。話。來。因。爲。在。劉。達。三。跟。前。說。少。爺。的。  
壞。話。挑。唆。悔。婚。的。是。張。金。玉。張。金。玉。巴。不。得。婉。姑。子。不。把。少。爺。放。在。心。上。免。得。劉。達。三。  
父。女。埋。怨。他。不。該。拆。散。姻。緣。李。曠。點。頭。道。婉。姑。子。的。品。性。賢。淑。我。是。知。道。的。張。金。玉。這。  
種。狠。毒。婦。人。我。非。將。他。治。死。不。足。以。出。胸。頭。之。恨。我。這。回。來。可。算。是。天。從。人。願。若。不。是。  
那。老。鳥。龜。湊。巧。在。這。時。候。出。差。我。帶。來。的。人。太。多。要。在。這。裏。守。候。多。少。日。子。豈。不。是。一。  
件。頂。麻。煩。的。事。張。陞。問。道。少。爺。現。在。打。算。怎。麼。辦。呢。李。曠。道。我。祇。存。心。要。處。治。張。金。玉。  
那。個。狠。毒。婦。人。至。於。應。該。怎。生。處。治。我。因。離。開。劉。家。的。時。候。太。久。他。家。近。來。是。怎。麼。樣。  
的。情。形。不。能。詳。悉。所。以。並。沒。有。一。定。的。打。算。於。今。來。找。你。就。是。來。跟。你。商。量。的。你。終。年。  
在。他。家。大。門。又。是。歸。你。看。守。你。想。想。該。怎。麼。辦。好。我。便。依。你。怎。麼。辦。辦。好。了。之。後。你。跟。  
我。到。辰。州。去。你。不。是。會。裏。的。人。跟。着。劉。達。三。是。得。不。着。好。處。的。張。陞。道。我。那。裏。是。想。得。

劉達三甚麼好處。若不是跟隨少爺。我怎得到他家看門。少爺知道我是個老實人。要  
我想主意。是想不出的。好在劉達三把幾個好武藝的當差都帶去了。祇留了三個不  
成材的。在家張金玉有時到那裏去。就是這三個不成材的抬轎子。此外還有四個老  
媽子。兩個丫頭。一個大司務。少爺帶來的人多。怕他們做甚麼。張金玉的心雖狠。毒膽  
子却是小極了。那年何壽山將他綑綁起來。嚇得他哼也不敢哼一聲。何壽山帶少爺  
走後一個多月。他還害怕不許劉達三出門。惟恐何壽山再來。李曠道依我的心願。原  
打算將劉達三置之死地的。因祖師廣德真人的告誡。才轉變了念頭。認真說起來。劉  
達三待我的情形。雖是可惡。然若沒有張金玉那毒婦從中播弄。或者劉達三也不至  
要謀害我的性命。所以劉達三可以饒恕張金玉。萬不能饒恕我。於今已打好了。一個  
主意。看你說行也不行。我這回帶來的兄弟。共有二十四個。無論要怎生辦。都不愁人  
少了。沒有幫手。我打算明天早起。就帶了那二十四個兄弟到劉家來。此刻和你約好。  
暗號。明早我們一到。你就將大門打開。放我們進去。仍把大門關好。趁他們都還睡着  
的時候。除婉姑子以外。一個個綑綁起來。用麻核桃塞住他們的口。使他們不能叫喚。

聽憑我慢慢的處治那毒婦辦到我心滿意足了才帶着婉姑子和你同走張陞不待李曠再說下去已連連搖手說道不行不行要知他有什麼理由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劫嬌妻半夜登門 救後母中途撞樹

話說張陞聽了李曠的話連連搖手道這南京城裏怎麼由得少爺是這們幹卽算這時候能安然幹好了出城事後也免不了要破案這樣險得很李曠道這主意既不行還有一個主意我此刻和衆兄弟同住在石將軍廟我看那廟裏有一間樓房那樓房是怎樣的情形我雖不會上去看過然在外面遠望那些門窗灰塵堆積得很厚窗格也多破了可以想見已長久沒有人住了我回去把那樓房略略的打掃一下明日帶人來這裏將張金玉搶去放在那樓上關着婉姑子也接到那樓上去看婉姑子教我怎生使張金玉受苦受罪我無不照辦他受張金玉的磨折也受夠了不能不當面替他報復消消他的怨氣張陞道張金玉是個膽小無能的女子你就要處死他見面一刀便可了帳怎用得着這們費事李曠搖頭笑道我何嘗不知道可以一刀了帳祇是我和婉姑子都受了他那們多的惡氣一刀了帳實在太便宜了他慢慢的處治他最

好他說料定我是個沒出息的孩子。我出息是沒有。不過我得細細的問他怎麼知道。我沒有出息。我決定了。是這們辦。明早就來。你不要害怕。張陞看李曠顯出很決絕的樣子。不敢再說他人。雖老實然知道這事關係重大。不敢對人漏出一點兒風聲。劉達三和幾個精幹的當差都不在家。這樣突如其來的意外之事。沒人在。張金玉跟前告密。當然不會察覺。次日天光一亮。李曠就帶着衆兄弟到了劉家。有張陞做內應。又是以有心的計算。無心的以有力量的計算。無力量的自然一點兒不費事。將劉家所有的男女陰婉貞張陞而外都從睡夢中細綁起來了。李曠等身邊都帶了尺多長的解腕尖刀。有幾個被細得驚醒轉來就想張口叫喚的。見這許多兇神惡煞一般的漢子。各人手執雪亮的尖刀。知道一叫喚就得被刺一刀。誰還敢開口呢。李曠親自動手捆張金玉。張金玉才一睜眼。李曠就指點着自己的鼻子問道。你還認得我這個沒出息的。孩子麼。張金玉一看是李曠。祇嚇得心膽俱裂。身體止不住篩糠也似的。哀聲說道。我怎麼不認識你是李姑少爺。我不曾得罪過姑少爺。姑少爺爲甚麼這們對我。姑少爺要甚麼東西。請說出來。祇要是家裏有的。都可以送給姑少爺。求姑少爺把我放了。

我鞋尖脚小也跑不到那裏去。李曠嘎了一聲笑道：我祇要你一件東西，就是你身上的。不過不要你送我，我自己會來取。我今日特來接你去一處地方，轎子已備好，在外面。了。本來可以不必是這們，搵了去的無奈。我帶來的轎夫都是初次抬轎，恐怕抬起來不合脚，把你掀跌下來。街上來往的人多，失了你當夫人的體統，所以祇得委屈你一時半刻。不但如此，我還有一粒橄欖奉敬，請你含在口裏。張金玉聽說要他身上一件東西，說時又帶着笑臉，大約會錯了。李曠的意正使出嬌怯怯的模樣，想再說話。李曠已拿尖刀割了一角門帘，揉成一團，待向張金玉口裏塞。張金玉這才急得要叫喚。誰知櫻桃小口一張，李曠奉敬的橄欖早已乘虛而入。登時叫也不能出聲，吐也不能出口。李曠派兩個把兄弟看守了，就收了尖刀，獨自到劉婉貞睡房裏來。李曠在石將軍廟帶二十四個把兄弟出發的時候，已派定了進劉家大門後的職務。本人祇帶兩個人對付張金玉。劉婉貞房裏是早已吩咐了不許衆兄弟闖進去的。劉婉貞獨自關在房裏睡覺。李曠等雖在旁邊房間裏，網人然沒有高大聲響。丫頭老媽子又都一個個從被窩裏拖出來，網好了，沒有漏網的。送信給他，因此直到李曠去敲他的房門，他才



驚醒那裏想得到忽有這種意外的事李曠怕他受驚祇用一個指頭在門上緩緩的敲着婉貞醒來料知不是丫頭必是老媽子連問也沒問一句是誰下床便將門鈕開了依舊翻身往床上走李曠分明聽得開了門鈕本要隨手推門進去祇是不知怎麼的忽然覺得膽怯手軟起來一時竟鼓不起這推門進去的勇氣且慢殺人放火的勾當李曠能行所無事的幹下去何以這時候去見自己未婚妻的面倒膽怯得連門都不敢推呢其實這不得謂之膽怯是由害羞的念頭發生出來的現象這種害羞的念頭在那時候青年未婚夫婦無論在甚麼場所初次會面都免不得要發生出來實在趕不上現在的青年男女從出娘胎就不知道害羞的念頭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在下不得不將李曠這種情形說明一下閒言剪斷且說李曠當時忽然害羞得不敢推門祇得立在門外躊躇不知怎生辦法倒是劉婉貞在房裏覺得奇怪不見有人推門進房祇得回頭對着房門問道是誰敲得我起來開了門又不進來呢李曠聽得是婉貞的聲音問話心裏更是一冲十二分想趁此推門進去但是心裏還有些躊躇見面的時候應該怎生開談的話李曠在門外躊躇復躊躇劉婉貞在房內却忍也忍不住了

疑心是張金玉跟前的丫頭無狀帶着幾分惱怒之意轉身走到房門口一手將門拉開口裏才生氣問是那個個字還沒說出眼裏已認得是李曠當門立着這一下祇嚇得劉婉貞連忙將那未說出口的個字截止不說了登時滿臉羞得通紅祇恨沒有地縫可以鑽身進去低下頭來掉轉身向床跟前就走李曠見劉婉貞害羞的神情比自已還厲害一時膽氣倒壯了些趁劉婉貞掉轉身向床跟前走的時候舉步跨進房門仍照小時候的稱呼叫着婉妹說道你已不認識我了麼我此刻是特地來迎接你的張金玉那個狠毒婦人是我仇人也是婉妹的仇人我已把他細綁起來了打算帶他同去聽憑婉妹的意思看要怎生處治他我這幾年停留的地方雖是離南京很遠然婉妹在這裏被那狠毒婦人凌虐的情形我一概盡知這仇恨我不替婉妹報復也沒人能報復婉妹有隨身應帶去的東西請趁早檢點立刻就得出城我在此地不便久停劉婉貞陡然聽了這些話祇嚇得芳心亂跳靠帳門低頭站着又害羞又害怕又不得主張心裏一時沒有可回答的話就是有話口裏也覺回答不出青年男女在這種時候祇第一句話最難說出口李曠既經說出了那一大套的話以下便不用躊躇

了。見劉婉貞祇管點頭不做聲。卽接着說道：「婉妹不要害怕，更不要疑心。我這種做法，不妥當。婉妹須知道，我這回到南京來，爲的就是婉妹一個人。於今婉妹祇管是這們，不答我說話，究竟婉妹的意思怎樣呢？我不是膽小不敢多在這裏停留，祇這南京地方不比尋常偏僻，所在萬一有點兒風聲走漏出去了，恐怕連累了婉妹。因此我事前不敢通知劉婉貞，到了這時知道再不能害羞害怕了，祇得開口答道：「父親正出差去了，我怎麼能就是這們同走呢？」李曠不樂道：「還提甚麼父親？我說話婉妹可不要生氣。我和他早已恩斷義絕了，他待我的情形，沒人敢拿着向婉妹說。婉妹所以不知道他三番五次要謀害我的性命，若不是他委託謀害我的人，有天良，我早已死在他手裏了。先父在日是那們幫助他，臨終要付託他幾句話，他爲了怕張金玉連坐，也不敢多坐一刻，他無情，我便無義。我若不是恐怕傷婉妹的心，也不在這時候到這裏來。了我趁他不在家的時候來，就是惟恐見面眼紅，一時按不住火性，做出使婉妹難堪的事來。李曠雖是這般說，劉婉貞聽了，仍現出遲疑不決的樣子，但是口裏並不說甚麼。李曠疑心劉婉貞不願意同他走，不由得正色說道：「這事用不着遲疑，我在爲你我的婚

姻。是。由。先。父。母。作。主。定。下。來。的。你。父。親。雖。嫌。我。貧。窮。翻。悔。原。議。幸。虧。你。深。明。從。一。而。終。的。大。義。不。肯。變。心。我。派。人。探。聽。得。確。實。才。甘。冒。危。險。親。到。南。京。來。一。則。遵。先。父。母。之。命。二。則。完。成。你。的。志。向。你。如。果。有。絲。毫。不。願。意。跟。我。同。走。的。心。思。就。請。你。明。白。說。出。來。我。並。不。怨。你。祇。怨。我。自。己。糊。塗。油。蒙。了。心。太。不。自。量。誤。聽。了。旁。人。的。話。錯。認。你。了。若。你。真。心。願。意。嫁。我。就。應。該。知。道。你。父。親。是。不。願。意。將。你。嫁。我。的。人。有。你。父。親。在。家。除。了。我。把。你。父。親。殺。死。便。是。你。我。想。見。一。面。也。做。不。到。何。況。帶。你。同。走。呢。劉。婉。貞。問。道。打。算。帶。我。到。那。裏。去。呢。李。曠。剛。待。回。答。劉。婉。貞。隨。即。很。低。微。的。歎。了。一。聲。道。帶。我。去。甚。麼。地。方。我。本。用。不。着。過。問。不。過。我。得。問。問。遠。近。看。我。今。生。今。世。還。能。見。得。着。我。父。親。麼。李。曠。道。能。見。面。不。能。見。面。不。在。路。的。遠。近。李。曠。說。到。這。裏。見。劉。婉。貞。已。掩。面。哭。泣。起。來。心。裏。也。覺。得。他。父。女。之。情。出。自。天。性。他。受。了。劉。達。三。養。育。之。恩。今。忽。然。要。是。這。們。生。離。死。別。怪。不。得。他。心。中。悲。慘。我。幸。虧。臨。行。時。受。了。祖。師。的。訓。導。把。那。要。處。死。那。劉。達。三。的。念。頭。打。斷。了。若。冒。昧。照。我。自。己。當。初。的。計。算。乘。劉。達。三。不。備。突。殺。他。一。個。措。手。不。及。的。姑。無。論。劉。達。三。的。本。領。了。得。護。衛。的。人。又。多。又。強。不。見。得。能。如。願。把。他。殺。死。即。算。暗。箭。難。防。容。易。

將他殺死了。再想與婉貞完婚已是萬分辦不到的事了。他今日不忘他父親就可以知道。他將來決不忘我像張金玉那種毒婦劉達三待他。那們厚的恩情。剛才見我帶笑和他說話。他居然想拿出淫蕩的樣子來搖惑我。他自己已是禽獸不如的東西。也拿禽獸來待我。豈不可恨。想到這裏。卽對劉婉貞說道。此刻不是哭的時候。你趕緊把要緊帶去的東西檢點檢點。我先打發他們。把張金玉送去做一道兒。同走。惹人礙眼。李曠說完這話。卽退到張金玉房裏。見張金玉還細倒在地下。臉上已改變了顏色。兩眼流淚。兩個看守的正在對張金玉評頭品足。李曠便教兩個看守的將張金玉抬起來。同到外面轎廳上。這轎廳上有兩乘轎子。李曠指揮衆兄弟將張金玉綁在轎子裏。就從衆兄弟中選了兩個能抬轎的抬着。先回石將軍廟。並分派了幾個兄弟同行防護。李曠看着衆兄弟押送張金玉走後。才回身到劉婉貞房中。劉婉貞畢竟是想嫁李曠。此時已將他自己貴重些兒的衣物首飾之類的東西拾奪打成包裹了。李曠在劉達三房間裏搜出許多值錢的金珠飾物。分做幾擔。叫留下的衆兄弟挑了一個個從後門溜走出城。南京城裏的人雖多。祇是這種出人意外的事。又是天光才亮的時候。大



家都還睡着沒起床那時沒有警察更夫一到天明便回更棚裏納倒頭睡覺去了所以鬧一個這們大的亂子左右鄰居都沒有察覺李曠教劉婉貞也坐了轎子由張陞保護着從大門直向石將軍廟去祇留下李曠在劉家仍將大門關好回身到各房間裏把那些細綁的當差和丫頭老媽子拖做一堆躺着重新將各人口中的麻核桃塞緊才指點着自己的鼻巔對各人說道你們好像都不是這裏用了幾年的老人大概都不認識我見我帶來這們多人從被窩裏將你們拖出來細綁在地我料你們的心裏必疑我是一個強盜頭目趁你們大人不在家的時候前來行劫的錯了全不是這們一回事我也和你們大人一樣是做大官的我姓李從小就配定了是你們婉姑子的姑少爺祇因我和你們大人都是四川省的人我四川有幾處地方的風俗無論甚麼人娶妻是要像這們行強搶奪的還有女家須雇用會武藝的人與男家的來人對打的這名叫搶親不是這們不吉利我和你大人是親同鄉我那地方的風俗祇許男家來搶不許女家對打所以你們大人趁這出差在外的時候約我派人來搶於今你們婉姑子已做新娘去了你們太太也當上親去了祇帶了張陞去伺候我去後不久

你們大人就要回來的。你們可以向他討喜錢。每人至少也得賞一百兩。這是我們四川的風俗。照例有賞的。我還有一句話。留在這裏。務必對你們大人說。你們太太此去我家。當上親。三年五載不見。得能回來。你們大人用不着派人來接我。此刻親已搶去了。原不妨將你們的綁鬆了。再去。祇因我們家鄉的風俗習慣。綁了男家的人。不能由女家的人解放。綁了女家的人。也不能由男家的人解放。從來是如此的。不可錯亂。錯亂了。兩家都不吉利。因此不得不多委屈你一會。好在你們大人有的是銀錢。祇要多賞你們幾兩銀子。便再多受些委屈。也是值得的。我得快回家做新郎。去沒工夫多陪你們談話了。隨即笑嘻嘻的對這些人說了一句對不起。就退了出來。把後門也從裏面關鎖了。打後圍牆上跳了出去。街上的店家多還剛起來開店門。做買賣。李曠回到石將軍廟。見二十四個把兄弟已分做幾處把守。恐怕城裏萬一有人追趕出來。祇有張陞和張金玉劉婉貞三人在破樓上。李曠一到。就派了幾個兄弟去江邊雇船。自己却走上破樓來。祇見張金玉的綁已鬆了。蓬頭散髮的坐在樓板上。哭泣。劉婉貞蹲在旁邊。勸慰張陞遠遠的立在樓角上。嘻開着嘴。望着張金玉笑。李曠看了。很詫異的問。

劉婉貞道：「婉妹，你難道吃這惡婆娘的苦頭，還吃少了嗎？怎麼於今倒用好言安慰他呢？他明知道你我是從小定下來的親事，卽算因我逃走了數年，沒有音信，他是後母於你，原沒有甚麼恩情，不妨主張另擇高門，然而何至要迫你父親將你送給王小齡的第四個兒子做小呢？王小齡的第四個兒子，通南京的人都知道是王小齡與丫頭通奸生下來的那丫頭，早已賞給當差的做老婆去了。王老四又不長進，終日倚着他父親是兵備道，在外吃喝嫖賭，凡是尋常惡少的行爲，無不應有盡有，就是三媒六證的嫁給他做花燭，夫妻都辱沒你到了極點，何況送給他去做小呢？你父親本來不願意的，祇因這毒婦存心要凌辱你，要害你的性命，日夜逼迫你父親顛倒託人去求王老四賞臉把你收去做小，你想想這毒婦的狠毒情形，看可痛恨不可痛恨？劉婉貞回望望張金玉，仍低下頭來流淚。李曠接續着說道：「幸虧你父親和王老四都信陰陽，請許多陰陽先生看了，都說你本月十一日以前沒有可以納妾的吉利日子，才能留着。你這條性命等待我來，如果專依這毒婦的話，憑你自己說，你這時候還有命麼？若這樣的罪惡，還可以饒恕，那就世間沒有不可以饒恕的罪惡了。」說話時，突然從腿彎裏

拔。出。一。把。七。八。寸。長。的。明。晃。晃。尖。刀。來。刀。把。用。紅。綢。纏。了。把。上。有。一。個。圈。大。拇。指。套。進。圈。內。刀。尖。朝。下。握。着。說。時。遲。那。時。快。一。聲。手。便。對。準。張。金。玉。的。頭。頂。刺。下。虧。得。有。劉。婉。貞。蹲。在。旁。邊。嚇。得。連。忙。雙。手。將。張。金。玉。的。頭。抱。住。若。不。是。李。曠。的。武。藝。好。下。手。有。分。寸。這。一。刀。不。曾。刺。死。張。金。玉。一。定。倒。把。劉。婉。貞。刺。死。了。李。曠。見。劉。婉。貞。奮。不。顧。身。的。庇。護。張。金。玉。也。嚇。得。連。忙。將。手。收。住。在。樓。板。上。蹀。脚。說。道。婉。妹。你。真。糊。塗。怎。麼。倒。救。護。起。這。毒。婦。來。了。呢。這。毒。婦。時。時。刻。刻。處。心。積。慮。要。謀。害。你。我。兩。人。的。性。命。虧。得。皇。天。保。佑。使。他的。毒。計。不。得。成。功。不。然。不。早。已。死。在。他。手。裏。了。嗎。快。放。開。手。罷。我。今。日。不。殺。死。他。他。將。來。仍。免。不。了。要。挑。唆。你。父。親。想。方。設。計。報。復。我。們。的。別。人。與。我。爲。難。我。不。放。在。心。上。你。父。親。與。我。同。是。會。裏。的。人。我。不。能。不。防。範。他。劉。婉。貞。舉。手。向。李。曠。揚。着。說。道。你。不。要。以。爲。我。是。存。心。救。護。他。休。說。他。平。日。仗。着。得。父。親。的。寵。愛。無。端。的。辱。罵。我。欺。侮。我。便。是。他。一。舉。一。動。處。處。陰。險。刁。詐。我。也。不。必。迴。護。不。過。在。名。義。上。他。究。竟。是。我。的。後。母。况。且。父。親。待。我。還。不。能。算。十。分。不。好。他。又。是。父。親。所。心。愛。的。殺。了。他。何。以。對。得。起。父。親。也。教。後。世。人。人。唾。罵。我。不。孝。了。李。曠。便。趁。勢。對。劉。婉。貞。說。道。既。是。婉。妹。替。他。求。情。我。此。刻。不。

殺他也使得。但是我已經將他捉到這裏來了。不能隨便又送他回去。我不便在此地多停留。暫且帶他換一個地方。再作區處。說時把尖刀收了。下樓吩咐衆兄弟。將劫得劉家的財物。先送上船。仍用轎子抬着劉婉貞。張金玉兩個。李曠和張陞押着同走。依李曠的意思。本要照來時的樣。將張金玉網綁在轎子裏面。用麻核桃緊塞住那櫻桃小口。免得在半路上發生呼救或圖逃等事的無奈。劉婉貞盡力庇護。一口擔保。張金玉斷沒有這們大的膽量。如果竟有這種呼救或圖逃的舉動。也不過是自尋死路。一時有誰來救婦人家。鞋尖腳小的。更如何能逃的掉。李曠從小就很愛劉婉貞。劉婉貞向他說甚麼話。他歷來不忍拂逆。劉婉貞的意思。於今雖曾隔了幾年。不會面。然愛護劉婉貞的心。並沒有減退。見劉婉貞這們說。他心想。有我自己。在一道兒同走。而從石將軍廟去江邊。又不走街市人多的地方。經過果然不網綁也不要緊。半路逃跑的事。不待說是做不到的。就是想高聲呼救。有我跟在轎子旁邊。不等到他叫出第二聲。我祇一刀便送他回老家去了。怕他做甚麼。因此李曠就依從劉婉貞的話。一不網手。二不塞口。和劉婉貞一般的自行打進轎子。不過李曠總覺不敢太疎忽。教張陞跟在劉



婉○貞○的○轎○後○他○自○己○就○緊○靠○着○張○金○玉○的○轎○門○臨○行○並○對○張○金○玉○說○道○你○要○知○道○你○姑  
少○爺○許○你○是○這○們○舒○舒○服○服○的○坐○在○轎○裏○是○你○婉○姑○子○待○你○的○恩○典○你○得○安○分○些○休○得  
妄○想○有○人○來○救○你○在○有○人○的○地○方○走○過○你○祇○要○鼻○孔○裏○哼○一○聲○那○時○就○莫○怪○我○的○屠○子  
放○來○得○太○快○啊○哥○老○會○裏○面○的○人○說○話○多○有○隱○語○外○邊○人○聽○了○不○懂○的○謂○之○切○口○也○是  
海○底○之○內○的○這○種○隱○語○當○中○對○於○物○件○的○名○稱○差○不○多○有○一○半○是○用○歇○後○語○如○迷○藥○原  
稱○爲○靈○丹○妙○後○來○因○靈○丹○妙○藥○四○個○字○太○普○通○易○懂○了○雖○用○歇○後○還○恐○怕○被○耳○聰○的○人  
聽○了○去○改○就○了○連○妙○字○都○不○要○加○上○一○個○子○字○稱○爲○靈○丹○子○又○有○專○取○同○音○的○字○不○取  
義○的○如○稱○脚○上○穿○的○鞋○子○爲○魚○水○是○取○魚○水○和○諧○的○諧○字○與○鞋○字○同○音○因○怕○有○和○字○被  
外○人○聽○出○所○以○簡○稱○魚○水○李○曠○對○張○金○玉○說○話○本○用○不○着○拿○出○這○類○切○口○來○祇○因○他○們  
這○種○人○平○日○和○會○中○人○說○慣○了○說○順○了○口○就○不○知○不○覺○的○說○了○出○來○在○李○曠○是○一○番○警  
告○張○金○玉○的○意○思○若○明○說○你○敢○在○人○多○的○地○方○哼○一○哼○我○便○一○刀○送○你○的○性○命○張○金○玉  
聽○了○或○者○害○怕○不○敢○嘗○試○無○奈○李○曠○不○曾○留○神○好○好○的○一○個○又○簡○單○又○便○當○的○刀○字○不  
說○偏○要○說○甚○麼○屠○子○放○張○金○玉○是○一○個○當○俵○子○出○身○的○人○雖○嫁○劉○達○三○是○哥○老○會○中○的

頭目祇是劉達三在南京做官不敢向人露出本來面目說話舉動處處留神就是會裏的人不說明也看不出他的來歷這類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言語張金玉自不能從劉達三口裏聽出來所以李曠自以爲這話可以警告張金玉而張金玉因聽不懂屠子放是甚麼並不覺得這話可怕在轎子裏坐着兩眼和搜山狗一般的向轎門外面望着一心打算有多人走過的時候就拚着一死也要叫起救命來無奈從石將軍廟到江岸不經過市鎮鄉村道路上雖也不斷人行走然祇是一兩個鄉下人就是向他們呼救他們也沒力量能救人因此祇得一再忍住約莫行了四五里離江岸不過二三里遠近了忽見迎面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婆子張金玉一看認得是他在班子裏時候的老鵝這老鵝在南京很有些勢力有時和人口角相打起來這老鵝能於頃刻之間嘯聚數百個當龜奴當流氓的人幫助他打架張金玉這時候正用得着此種勢力不由得喜出望外連忙高聲向老鵝喊道媽媽快救我啊媽媽快救我啊李曠見張金玉竟敢高聲呼救那裏忍耐得住火性一面招呼抬轎的將轎子放下一面拔出刀來撥開轎簾一伸手早已將張金玉抓出來向草地下一攢喝道看有誰能來

救。你。這。賤。胚。我。儘。着。你。叫。喚。罷。張。金。玉。經。這。一。抓。一。攢。祇。痛。得。連。呼。哎。啣。在。地。下。打。滾。  
李。曠。也。不。睬。理。回。過。頭。來。用。尖。刀。指。着。那。老。鵝。問。道。你。是。這。賤。胚。的。娘。麼。那。老。鵝。於。無。  
意。中。遇。了。這。種。情。形。雖。認。得。呼。救。的。是。從。自。己。班。子。裏。嫁。出。去。的。張。金。玉。但。已。多。年。不。  
通。來。往。一。時。那。裏。摸。得。着。頭。腦。呢。看。李。曠。手。執。明。晃。晃。的。尖。刀。橫。眉。怒。目。的。樣。子。料。知。  
不。是。好。惹。的。善。良。之。輩。這。類。當。老。鵝。的。人。最。會。的。是。見。風。使。舵。不。肯。吃。眼。前。虧。當。下。便。  
笑。容。滿。面。的。指。着。張。金。玉。對。李。曠。答。道。他。不。過。在。我。那。裏。搭。過。兩。年。班。他。也。不。是。我。的。  
女。我。也。不。是。他。的。娘。李。曠。用。脚。踢。着。張。金。玉。冷。笑。道。看。你。媽。媽。有。能。耐。救。你。麼。老。子。也。  
懶。得。和。你。多。囉。囀。請。你。到。陰。間。去。找。你。的。親。娘。罷。說。着。舉。刀。待。往。下。刺。劉。婉。貞。的。轎。子。  
在。前。相。離。不。遠。已。聽。得。張。金。玉。喊。救。的。聲。音。知。道。這。一。叫。喚。免。不。了。又。要。鬧。出。亂。子。當。  
卽。蹀。脚。教。放。下。轎。子。才。走。出。轎。來。就。見。李。曠。要。殺。張。金。玉。已。來。不。及。趕。過。來。救。護。祇。急。  
得。喊。道。你。若。殺。死。他。我。這。條。命。也。不。要。了。立。刻。就。死。在。這。裏。李。曠。聽。了。待。將。刀。收。住。無。  
奈。也。來。不。及。了。幸。虧。這。一。刀。刺。在。張。金。玉。的。肩。上。祇。刺。進。去。寸。多。深。不。至。傷。害。性。命。抽。  
出。刀。來。劉。婉。貞。已。趕。到。了。對。李。曠。說。道。凡。事。不。可。做。的。太。過。分。你。已。帶。了。我。同。逃。又。把。

我父親一生的積蓄帶走還有甚麼氣忿不曾發洩得盡無論他爲人怎樣我早已對你說過了。我父親最寵愛他飲食起居非他不可。何必定要送他的性命更傷我父親的心呢。旋說旋低頭看張金玉。祇見張金玉頸邊流血不止。手脚顫動了幾下。便軟洋洋的。躺着不言不動。以爲是已被李曠殺死了。忍不住也指着李曠罵道。像你這般狠毒的人。我再跟着你去問天良也太對不起我父親了。倒不如死了的乾淨。湊巧路旁有一株碗口粗細的樹。說完話對準那樹猛不防一頭撞去。李曠趕過去救時。那裏來得及。不知張金玉劉婉貞二人的性命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動以危詞運籌白馬 攻其無備巷戰桃源

話說劉婉貞猛不防對準路旁小樹一頭撞去。李曠慌忙上前救護時。那裏來得及這一頭撞在樹上。身體登時倒地。手脚也祇顫動了幾下。便昏沉沉的躺着不能動彈了。這一來倒把個李曠嚇慌了。祇好用冷水灌救。好一會才悠然轉醒過來。張陞忽對李曠說道。婉姑子既已轉醒過來了。請少爺快扶着他上轎走罷。剛才那個老鴿子我知道他不是個好東西。他趁我們灌救婉姑子的時候。逃跑得無影無蹤了。我逆料他必

是逃進城去。或把所見的情形報官。或由他自己統率許多龜奴趕來。總之既放那東西逃走了。我們萬不可在此久停。李曠鼻孔裏笑了一聲道。一個老鴇子有多大的能。爲怕他怎的。此地離城十多里。他便插翅飛去。也沒這們來得快。這賤胚祇在肩上受了一刀。不見得就死了。仍得把他灌轉來帶去。我拚着勞神費力。務必使他認識我。這一個沒出息的孩子。張陞勸道。少爺不可如此執拗。不管他死也好。活也好。聽憑他躺在這草地上罷了。如果老鴇子帶了人來。自會灌救他。免得再向江邊追趕。李曠點了點頭道。也罷。瞧着你小姐的面子。便宜了這賤胚。說着扶劉婉貞上轎。撇下張金玉一行人。上了雇定的船。不敢耽擱。當卽拔錨解纜。向湖南開去。這裏躺在草地上昏死過去了的張金玉。若不是有那老鴇子前來灌救。說不定就是這們死了。屍首還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有人來收殮呢。却說那個老鴇當時並不會逃進城去。祇趁大家忙着灌救劉婉貞。沒人注意他的時候。他便逃到相離數十步遠近的一片樹林中。藏匿起來。不住探頭探腦的偷看李曠一千人的舉動。等到大家都向江邊去了。才跑出來灌救張金玉。不但張金玉虧了。這老鴇灌救才得活轉來。就是劉達三家中被細倒在一堆。





是辰州首屈一指的富紳也是生性豪爽喜結交三教九流的人物何壽山當日帶着李曠初到辰州就是住在楊松樓家後來李曠進彌勒院何壽山回四川去了彼此便斷了來往這時李曠要在辰州開山立堂就不能不和楊松樓聯成一氣楊松樓爲人最有膽量最有氣魄加以挾有數十萬貲財廣德真人存心想羅致到手下做一個大帮手用了許多心計居然把楊松樓引誘得心悅誠服的信仰廣德真人自願傾他所有的家財供廣德真人的揮霍不過太平之世的人身家不受暴虐官府的逼迫無端要以謀反叛逆的事煽動一般人無論有多大能爲多大力量的人也是不容易發難的李曠雖憑着銀錢的力量與待人殷勤懇切的手腕做成了湘南二十餘縣的哥老會首領然哥老會發源之地並不在湖南入會的十九是中等以下的人其入會之目的不過想借會黨的勢力好訛詐人的錢財誰也沒有遠大的志向與思想幾個頭目時常與廣德真人接近的雖耳熟能詳知道廣德真人處心積慮要做一番事業祇是究竟是何等事業將要怎生做法他們除一心聽候廣德真人的指揮號令而外一切都不敢過問廣德真人深知道太平時候的百姓一個個安居樂業沒有野心平白無

故的要一般平民甘心附亂是絕對做不到的事而古來成大事的無不先得人心廣德真人爲要使一般人都信仰他愛護他所以有施水治疫的那番舉動湖南六十三州縣的地形出產人情風俗以及有名富戶的資產數目廣德真人都調查得清清楚楚楚如掌中觀紋桃源縣的仙人巖從來不曾聽說有人上去看過祇有廣德真人費了好幾年的工夫才探明那石巖並不與平常石巖相似尋常石巖雖也有深邃的然多是越深邃越狹小不能容身進去原來這仙人巖實在却不是巖乃是一個深遠無比的大石洞這石洞的洞口遠在三十里以外的一座大山之中那山名叫飛鵝山層巒疊嶂長亘數縣在半山嶙峋亂石之中有一塊大約一畝的頑石橫伸出來遠遠的望去儼然一隻大獅子向山下張開大口那頑石縫中還長了幾株小樹因頑石是橫伸出來的小樹也向兩邊帶着歪斜的勢子長着更彷彿是獅子嘴邊的鬚鬚鄉下人取地名多喜象形於是這塊頑石就因天然的形式得了個獅子口的名目這獅子口裏有許多膽氣壯的地方人爬進去探看過退出來都一般的向人說進口兩三丈以內胸脯貼在地下爬行上面的巖石都擦得脊背生痛三丈以外就漸漸的寬舒了但是

仍不能容人坐起來約進到十來丈才是一個小小的石屋然無論身體如何強壯的人一到這石屋裏面就覺寒冷透骨片刻也不能忍受并且從石屋的左側發出一種極凜冽的寒風射到身上好像是快刀割肉渾身的血脈都被那風射得凝結不能流動了裏面漆黑一無所見任憑點多大的燭祇一進口就被吹滅火把也祇能在二三丈以內能發光過三丈便揚不起火燄了其實火並不會熄滅一出口又烘烘的燃了平常的石洞裏面都是夏天涼冬天暖一年四季都是潮溼非常的惟有這石洞不然四季都一般的嚴寒澈骨鄉下有一種以捉鼈魚爲生的人雖在冬天臘月時常敲破冰塊下水捉鼈其禦寒的方法就是在未下水的時候用酒沖一點兒信石（卽砒礪）喝了信石發作起來通身如火燒一般的狂熱所以能在水中不覺寒冷然而這種方法在這獅子口裏不能發生效力儘管喝下信石酒進去仍是冷不可當裏面既寒冷到了這一步應該地土潮溼然不僅沒一些兒潮溼之氣並且地土異常乾燥尋常年代久遠的石洞裏面大概都有鍾乳從石縫中纍纍垂着獨這石洞三方皆光溜溜的所有進這石洞探險的人都到石屋爲止再進便抵住石壁并且使人凍得要僵了不

敢不急急的退出來。廣德真人獨能探本窮源。知道這石洞有寒風射進。必另有出口。通別處。就在那石屋左側寒風發出的地方。仔細摸索。居然被他尋着了一條出路。這出路因在石屋左側的上方。離立腳的所在。有一丈多高。所以曾到石屋的人。摸索不着。火把在裏面。因陰霾之氣太重了。揚不起。火燄不能照見。一丈多高的地方。廣德真人是個有武藝的人。能和蠅虎一樣的緣壁而行。才能探出這一條出路。緣進這窟窿。彎彎曲曲的。直到仙人巖。才見天日。這一個綿貫數十里。的長洞。也不知是何年代。由何人穿鑿而成的。鑿成此。幾十里的長洞。有何用處。更無從稽考。廣德真人這日探出了。這仙人巖的後路。不禁大喜過望。當即召集他手下的會黨頭目。布置市惠愚民的舉動。沒經過多少時候。仙人巖裏便發見仙人了。廣德真人原會些妖術。甚麼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凡是歷來造亂妖人。所有的本領。他無有不曾。數十里遠近。在一日之內的事。他都能捏指推算出來。絲毫不會差錯。所以他在白塔洞。觀音廟。裝神施水的時候。有許多求治瘟疫以外病症的。祇須跪地默祝一番。他便能施治。間有路遠推算不出。及他的能力所治不好的。就祇得拿出沒有緣的話來。搪塞鄉間小百姓。最易愚弄。



的。以。廣。德。真。人。的。心。思。能。力。又。有。無。數。奇。才。異。能。的。會。黨。頭。目。幫。助。是。這。般。設。成。圈。套。使。一。般。最。易。受。人。愚。弄。的。小。百。姓。迷。信。崇。仰。自。是。可。以。辦。得。到。的。事。廣。德。真。人。在。仙。人。巖。裝。神。的。時。候。就。安。排。了。好。幾。個。會。黨。頭。目。雜。在。人。叢。之。中。那。個。忽。然。倒。地。滿。口。胡。說。亂。道。的。漢。子。便。是。會。黨。中。的。一。個。在。觀。音。廟。門。外。替。劉。貴。賠。銀。子。的。就。是。張。必。成。連。觀。音。廟。的。廟。祝。都。是。與。會。黨。中。人。通。氣。的。所。以。向。來。廟。裏。求。水。的。人。說。出。那。一。番。夢。話。那。四。大。缸。清。水。從。表。面。看。去。祇。見。人。舀。出。來。不。見。人。加。水。進。去。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都。以。爲。神。奇。得。很。其。實。完。全。是。搗。鬼。前。回。書。上。不。是。曾。說。過。的。嗎。觀。音。廟。後。面。是。一。座。高。山。山。上。從。石。縫。中。有。清。泉。流。出。廣。德。真。人。祇。把。清。泉。用。竹。管。引。到。觀。音。廟。的。後。牆。底。下。大。缸。靠。根。安。放。着。缸。底。都。有。個。小。窟。窿。接。住。竹。管。却。怕。有。人。仔。細。看。出。破。綻。特。地。用。楊。柳。枝。浮。在。水。面。水。裏。下。了。止。瀉。的。藥。末。不。似。在。山。時。清。澈。再。由。廟。祝。吩。咐。取。水。的。人。取。水。時。須。虔。誠。默。禱。不。可。忽。玩。已。經。迷。信。的。愚。民。誰。敢。生。疑。細。向。水。中。探。看。呢。在。廣。德。真。人。的。計。畫。原。打。算。將。地。方。人。心。收。拾。得。大。家。都。信。仰。他。以。後。再。設。計。激。成。暴。動。好。乘。便。奪。取。桃。源。縣。城。做。他。發。難。的。根。據。地。並。料。不。到。有。曾。彭。壽。求。醫。母。病。的。事。朱。宗。琪。家。的。

劫案却是跟隨廣德真人在觀音廟照顧一切的會黨頭目見了劉貴擠倒餛飩擔的事知道朱宗琪是個刻薄成家的惡紳有意乘朱宗琪帶了當差的在觀音廟的時候打發幾個會中兄弟去朱家將財物搶劫一空這李曠還在辰州與劉婉貞居家安業廣德真人逆料朱宗琪家財既被劫奪又素來和曾彭壽有些嫌隙其所以被劫後即全家搬到縣城裏居住必是打算要求朱縣官帮他認真辦這劫案地方上有錢的人及平日與他不相得的人必免不了受他的誣告正好借這事激起一般人民反抗官府因此暗中打發魏介誠去辰州調李曠等前來以便乘時發動魏介誠從辰州回報廣德真人正逢廣德真人在曾家替曾彭壽的母親療治背瘡就是前回書中所寫曾彭壽出來迎接的飄逸少年魏介誠獨自行走得快數百里途程一日可到李曠率領着二十四個把兄弟每日須按程行走因此遲到幾日看官們看到這裏大概不用在下交代已都知道那日從白塔頂上飛身下來手舞流星殺退衆衙差解救曾彭壽廣德真人的三個壯士及四路鳴鑼聚衆的人都是廣德真人手下的會黨頭目早已安排好了的至於使流星的鳴鑼的究是何人姓甚麼名甚麼因不關本書正文毋須贅

述於今日緊接前文敘述李曠等到白塔澗抵抗官兵的事當時李曠率領着二十四個把兄弟到曾家來向曾彭壽略說了一番來歷曾彭壽教當差的招待衆兄弟在外面大廳上坐地自己和成章甫引李曠入內室商議抗拒官兵的計畫曾彭壽將與官兵對抗的情形說了一遍道這些官兵都是一班吃孤老糧的東西還敵不了我們烏合之衆他們一營人十幾架大砲堵住村口向村裏轟擊我們認真上前動手的尙不到一百人其餘的都在後面吶喊助威并且我們動手的人僅有一半有刀鎗棍棒等兵器一半用的是鋤頭扁擔我們才衝上前去他們便一個個手慌腳亂的逃跑不但大砲沒人顧得搬去就是各人手裏使用的兵器以及頭上的包巾身上的號衣都遺棄滿地照我們拾得的兵器號衣計數帶了兵器穿了號衣逃回去的兵士至多不過四五十人大約是站立的地方離村口略遠些一見我們衝出來就爭先逃跑的據我想來官兵受了這番大創回去桃源縣免不了連夜向長沙請大兵來剿下次來的必不是這種不中用的東西我們此刻雖已推舉村裏正派紳士到長沙向湖南巡撫陳情去了祇是我們小百姓說的話究竟能使湖南巡撫相信與否敵得桃源縣所說的

話與否。此刻還不能料定。我們既已騎上了老虎。此時就必須趁大兵不曾到來的時候。先事準備防衛的方法。難得有老哥這般俠義的英雄。肯前來相助。想必有絕妙的方法。略救我一村男女老幼的性命。願聞老哥的高論。說着向李曠拱了拱手。李曠也抱拳答禮。說道：我同會中兄弟住在這村裏的不少。我因得了他們的飛報。才星夜趕到這裏來。這村裏既打死了捕快。又殺敗了官兵。我們雖自信是由桃源縣那瘟官逼出來的亂子。並不是敢存心謀反叛逆。惟是事情已弄糟到了這一步。休說紳士說的話。湖南巡撫決不肯聽。就是一村的人都自縛去巡撫衙門請罪。也逃不了叛逆的罪名。成章甫猛不防在桌上拍了一巴掌。說道：對呀。做官的都是一個窩裏出來的貨。有甚麼好歹。官官相護的一句老話。誰不知道。桃源縣是湖南巡撫的屬員。上司自然聽屬員的話。替屬員作主。我們推舉紳士去長沙省裏陳情。不過是盡人事的舉動。曾彭壽道：我何嘗不知道我們這邊紳士的話不容易使湖南巡撫相信。但是一顆石子打上天。終有落地的時候。這事鬧到將來。說不定要鬧到京裏去。我桃源的人也有做京官的。未必忍心望着家鄉地方的安分良民無端被惡毒的官府欺凌殺戮。那時若果鬧

到京裏皇上尋根覓蒂起來。我們曾推舉紳士去巡撫部院陳情無奈。巡撫不分皂白。以致激成大亂。那時就不愁巡撫不受處分。而我們的脚根便立得穩固些了。李曠道於今事情已糟到了這一步。將來鬧到北京。是事勢所必不能免的。不過我們既想鬧到北京。憑皇上分一個曲直。皂白就得大家齊心努力。一把力。若不然這一村的男女老幼。祇須一會兒就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兵。剿殺得七零八落。各自逃生。不暇還有甚麼資格配稱他們爲官作宰的。到皇上跟前辨論是非曲直呢。這白塔澗的地勢。非與官兵持久抵抗之所。若死守在這村裏。便是坐以待斃。爲今之計。我們大家不圖保全身家。則已。儘可各散五方。逃跑暫時。並沒官兵攔阻。既爲要保全身家。並已逼得與官兵開了一仗。就祇有再進一步。星夜乘常德的大兵。不曾調到。一鼓作氣。把桃源縣城奪下來。同時分兵奪取石門。慈利兩縣。這三縣守城的兵力。都極薄弱。乘其不備。奪取甚易。已得了這三縣。大庸桑植。在我掌握中了。我們初起。兵力不厚。人心不附。不宜去攻奪堅城。自喪銳氣。如在旬日之間。攻下了五縣之地。聲勢自然浩大。歸附的自然多了。這五縣的地形。都有險要。可守出產富饒。足能持久。常德如可急取。我們得到五縣。



之後便急攻常德好打通一條出路倘急切不能攻下就緊守五縣仗着地勢險峻可斷定官兵一時無奈我何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的同會中兄弟與我輩素通聲氣我們的退路也可說頭頭是道總之不至跌倒在官兵手裏就是了到那時如果朝廷聖明能高瞻遠矚知道我等受屈脚冤被狠毒的官府逼到這一步派人前來招安我們也祇要是非剖白曲直分明其餘甚麼事都可遷就若真是天高皇帝遠祇許官府欺凌百姓永遠不許百姓有伸冤訴苦的時候那就祇好各憑天命各逞各的手段王侯將相固然無種就是歷朝歷代的開國天子又何嘗不起自匹夫這祇看我們自己努力不努力成章甫聽到這裏忽然跳起來大叫道痛快真痛快我自己知道沒有做皇帝的福分祇要做一个開國元勳就得了好好好就在今夜殺到桃源縣去我願打先鋒會彭壽見成章甫這般手舞足蹈的胡鬧不由得大聲喝道安靜點罷你的魯莽性子又來了這豈是兒戲的事由得你魯莽性子胡鬧的麼成章甫被責備得堵着嘴咕嚕道我本是魯莽性子由不得我胡鬧我倒要看看你這個不魯莽的除了這條生路又有甚麼生路可走會彭壽也不做聲心想這李曠的話確有些道理白塔澗周圍不過二

三十里大的地方。一旦常德的大兵到來。再能一仗將他們打敗了。也不過苟延一時。若不幸被他們打敗。我們果是除了坐以待斃。萬無生路。可走與官府同到皇帝跟前。去辨論黑白。豈是我們當小百姓的人所能望得到的事。真能依照李曠的計策。佔據得幾縣的地方。手下便可以招募訓練幾十萬兵士。那時才夠得上說是非曲直的話也罷。事勢已弄到了這一步。好在我父母都已終了。天年一個兒子也已託付有人了。我這條性命本已無可倖免。廣德真人早知道我有災禍。此後我能多活一日。多得一日的享受。弄到萬分無可如何之際。終不過是一死了事。能做到是非剖白。曲直分明。固是如天之福。卽不然。我也用不着失悔。曾彭壽想到這裏。登時下了大決心。拱手向李曠說道。老哥的高見。確是不差。我決計照辦。祇是我雖是個習武的人。然半生家居。不僅不曾帶過兵。臨過陣。連遠些兒的地方都沒有走過。攻城奪地。非等閒之事。第一次出陣。尤須馬到成功。才能鼓得起大家的勇氣。老哥少年豪傑。聲望能爲都勝。我十倍。我自願率領這村裏的農民。受老哥的驅使。求老哥不要客氣。作無謂的推讓。我們但求於事有濟。毫沒有爭權爭勢的心思。李曠點頭道。此時祇須大家努力把桃源縣。

奪到了手。再說我們爭權勢的心。雖不可有。然做平常的事。尚須有一個提綱挈領的人。何況這種行軍大事。豈可沒一個德望兼資。智勇足備的主帥。到那時自有一位超羣絕倫。使遠近的老弱婦孺。都景仰敬服的人物出來。主持一切。於今倒毋須過慮。我們事不宜遲。趕緊將全村少壯之士。召集到這裏來。祇挑選五百名。足夠兵器不足的。可將官兵遺棄的兵器充補。我帶來的二十四個兄弟。都不是無能之輩。每人可率領二十人。餘下的二十人。由我們三人率領着。儘今夜趕到桃源縣城外。分四路埋伏着。等候我同會中人。已多有預伏在城裏做內應的。祇見城內四處起火的時候。我們就四路進兵。用不着攻城。自有入將城門打開。迎我們進去。我們四路的兵。同時齊向縣衙殺去。我包管不到天明。一座桃源縣城。已完全奪到我們手裏來了。曾彭壽躊躇道。桃源縣的守兵。雖說薄弱。無能。然我們去攻城的。按兵法。須比守城的多加一倍。偌大一個城池。我們祇去五百人。似乎太少了。并且兵力聚則強。散則弱。我們僅去五百人。又分個二十多隊。每隊才二十一個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呢。這一層好像還得斟酌。斟酌。李曠搖頭笑道。我們於今那裏就夠得上說攻城兩個字。我剛才說的這種舉動。祇

是乘其不備的暗襲。在城內街市中巷戰。與在曠野之處對壘交兵。情形完全不同。在曠野寬闊的地方。人少。又加以分散力量。果然薄弱。一遇大隊官兵掩殺過來。我們便沒有對抗的能力。於今我們是偷進縣城。若五百人走一條路衝進去。陷在街市中間。前後左右都是自家人。必沒有一個能施展。若遇守城官兵能鎮靜。祇須將兩頭街道一堵截。我們的人勢非自相踐踏。不可。五百人擠做一塊。連轉折都不能自如。黑夜襲城。利在到處放火。喊殺。使守城官兵心慌如擠在一處。放起火來。自己人就擁塞得無處躲閃。并且放火。祇燒得一處。不足以壯聲威。使守城官兵驚慌失措。我們分做二十多隊。一進城門。就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個縣城之內。同時有二三十處起火。喊殺之聲。不問他守城官兵如何鎮靜。如何耐戰。在黑夜之間。猝遇這種大變。誰也猜不透。進城的有多少人。馬便能率兵巷戰。我們二十多隊人。東出西沒。救應非常靈捷。那怕官兵個個都膽大包身。見東也殺出一隊人來。西也殺出一隊人來。他們還能支持得住。不潰退向城外逃去嗎。成章甫忍不住拍掌說道。妙啊。李大哥的才能真了不得。一定就照着李大哥的辦去好了。曾彭壽也很高興的稱贊道。真不愧爲湖南數十縣的。

雙龍頭大哥三人計議到這裏忽見一個當差的在房門口報道老爺派去桃源縣探聽消息的回來了李曠不許曾彭壽開口卽向當差的揮手說道快叫那人進來看探得了甚麼新消息沒有當差的去後一個二十七八歲農夫裝束的壯丁走了進來剛待對曾彭壽行禮一眼看見了李曠卽連忙掉轉身來向李曠請了個安很誠敬的垂手立在一旁好像等待李曠問話的樣子曾彭壽成章甫都覺得很奇怪正想插嘴那人怎麼認識李大哥李曠已大模大樣的神氣說道你是住在這白塔澗的麼看你倒像個很精幹的樣子姓甚麼叫甚麼名字那人十分誠懇的說了接着和小學生背書一般的念誦了一段話李曠不住的點頭那人念誦完了李曠便問道曾大老爺打發你去縣城裏探訪消息探得怎麼樣了那人才應了一聲是回身向曾彭壽成章甫二人行過了禮說道此時縣城裏並沒有甚麼動靜祇探得未知縣因這番官兵被打得大敗虧輸心裏非常着急在他轄境之內鬧出了這們大的亂子恐怕就是事情平定之後他自己的前程也保不住埋怨朱宗琪不該無風作浪的生出這些事來朱宗琪被埋怨的沒法祇得親去長沙替未知縣設法保全地位請再派大兵來剿的公文也



是朱宗琪代做的。以前謀叛的罪名，祇加在曾大老爺一人身上。於今硬指白塔澗全村都是叛逆。李曠問道：朱知縣既沒親自到常德去，城中有沒有防守的準備呢？那人道：這次官兵雖被我們打敗，然朱知縣心裏始終不相信白塔澗的人，真個謀叛就祇因有朱宗琪那個壞蛋從中刁唆慫恿，以致激成這番變動。朱知縣雖明白是朱宗琪作祟，但是事已至此，罷手不得，不能不硬着頭皮抹煞良心，幹去桃源縣滿城的人，都是這般議論。因此城中並沒有防守的準備。李曠點頭笑道：辛苦你了，下去休息罷。那人退了，出去成章甫笑問李曠道：這人並沒見過。李大哥他進門的時候，李大哥也沒向他說甚麼話，他怎麼一見面就對李大哥那們恭敬彷彿屬員見上司的樣子？這是甚麼道理呢？李曠笑道：這沒有甚麼道理。在我們會裏的人，行起坐臥以及衣服辮髮，各按各人在會裏的等級，都有特殊的暗記。凡是同會中人，一望便能知道。用不着開口說話，我也料知桃源縣必沒有防備。於今承平已久，官兵祇是個配相。就在今夜桃源縣包可唾手而得。曾彭壽成章甫聽說桃源縣城裏早已安排好了，內應異常高興。當卽傳集村中壯丁挑選了五百個，略知道些兒武藝的，其中就有十之七八是哥老。

會裏的人由李曠二十四個把兄弟每人祇率領二十個人自然不用訓練也容易指揮那時的官府本來都是麻木不仁的平日祇知道巴結上司搜刮地方祇要出了一件命盜大案就無不嚇得手足無措何況這朱知縣更是一個極庸碌的捐班官又遇了這種謀反叛逆的事故其所以埋怨朱宗琪就是因爲他已嚇慌了凡是庸碌人遇到事情弄糟了的時候沒有不後悔的並沒有不埋怨人的他有朱宗琪在跟前好歹還能替他出主意朱宗琪既被他埋怨得到長沙替他設法保全位置去了他便一心祇知道憂慮因這亂子將受嚴重處分絕想不到曾彭壽會認真倡亂竟有襲取桃源縣的舉動還以爲請兵的公文已去了祇須坐等兩日常德的大兵一來將白塔澗痛剿之後或者可望將功贖罪因此毫無防備這夜李曠等率領着五百名壯丁殺進桃源縣城正在三更時分朱知縣在睡夢中聽得喊殺的聲音尙不知道匪已攻進了城還祇道是要犯想衝監逃走打算起來親自督率捕役奮勇追拿免得二罪俱發自己的地位必更難保剛跳下床開了房門待呼喚跟隨的人都來不及已如潮湧一般的擁進一大羣擎火把舉刀鎗的人來朱知縣一看在前引路的認得就是那個前次在

大堂上忽然不見了的廣德真人。才明白不是要犯衝監。當時驚得想抽身逃走。祇是這們多人已殺到了跟前。那裏容得他逃走。這些人一見面就是一陣亂刀砍殺。未知縣登時被砍成了肉醬。曾彭壽成章甫跟着李曠殺到縣衙時。廣德真人已將監犯放出。其中強盜竊賊多哥老會中人。卽時編入隊伍。不到天明城中會匪已集聚七八千人。廣德真人祇留一二千人守城。餘下的分做兩路。立時出發。一路襲慈利。一路襲石門。兩縣的人還不曾得到桃源縣失陷的消息。會匪卒然入城。兇悍無比。幸在白晝兩縣的知縣得雜在亂民中逃了出來。那時駐常德的提台姓劉。年紀已有六十多歲了。是一個由世襲出身的官。一沒有軍事學識。二沒有膽量。老邁頹唐。接到白塔澗鄉民謀叛殺傷官兵的報。已驚得寢饋不安。剛派了一標人去桃源縣清剿。就接了桃源失陷。知縣殉城的惡報。更嚇得不知要如何才好。跟着又得了慈利石門兩縣也被會匪陷落的消息。料知必來攻取常德。當下就要棄城逃走。虧得左右的人說常德爲湘西門戶。若失落在會匪手裏。便更難剿滅了。常德池深城厚。新起之匪。決沒有力量攻打得下。等到實在守不住了的時候。再逃不遲。劉提臺又恐怕失了常德。受朝廷重大的

處分祇得勉強鎮靜。一面深深的躲在提督衙門裏。一面發號令教官兵小心守城。並把派往桃源剿匪的一標人馬飛檄調了回來。緊守常德。大庸。桑植。雪片一般的飛來。告急文書一概置之不理。湖南人素喜造謠。幾日之間。廣德真人不費吹灰之力。佔據了五縣地盤。全省上中下三等人都說得廣德真人是天神下降。祇要廣德真人一到。無論樹木砂石。經廣德真人一使神通。立時都變成了精強壯健。能征慣戰的軍馬。并能在青天白日之中。隨時可以祭起滿天雲霧。將日光遮蔽。頓成黑暗。世界對面不見人馬。而廣德真人自己的兵卒。因喝了廣德真人的符水。兩眼分外清明。能於黑夜之中穿針度線。與官兵對壘時候。就祭起霧來。使官兵連自己都看不清楚。聽憑會匪挨次砍殺。并且匪兵都有飛牆走壁的本領。兩三丈高的城牆。從城頭上出進和跨門限一樣。所以數日之間。連陷五縣。官兵不知被砍殺了多少。匪兵中沒一個死傷。這種謠言既傳遍了湖南。祇嚇得各州府縣的人民晝夜驚恐。害怕得最厲害的就是那些吃孤老糧的官兵。開小差逃走的各府縣。每日都有而尤以辰沅永靖各屬的兵爲最。因爲哥老會的巢穴在這一帶。爲匪兵所必取之地。謠言又比別處更傳播得厲害些。若

論當日各府縣官民軍隊對於會匪害怕的情形及廣德真人連下五城的聲勢應該席捲六十三州縣易如反掌既能這般容易取得湖南充其量成大業也非難事那麼滿清的國運早就應該移到廣德真人手裏了何至延到辛亥年武漢民軍崛起才將清室推翻而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中連廣德真人的名字都沒有呢在當時人的議論雖說因廣德真人以邪術倡亂來得不正當不能得有知識人的同情所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然據故老傳說這其間成敗實關天意全非人力所能勉強要知當時的情形如何厲害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分水坳中李公子失算 玉屏道上張二哥細心

話說廣德真人佔據五縣之後各地聞風前來歸附的會黨合併在五縣臨時收編的共有十多萬精壯之兵數年來準備倡亂時應用的金銀以及曾彭壽楊松樓等會同鉅富的輸將何止萬萬餉糈不用取自民間祇就事前所準備的供應這十多萬軍隊都足夠支持三年五載不憂缺乏那時軍隊中所用的武器大部份還是刀鎗矛桿最厲害的要算抬鎗大砲那種抬鎗大砲用不着由兵工廠製造尋常鐵匠都能辦



得了廣德真人除得自五縣原有的武器而外又招募數千名會造兵器的工匠日夜兼工趕造便擴充至五六十萬兵也不愁沒武器使用自有歷史以來成的王敗的寇凡是以匹夫造亂的在初起的時候勢力沒有比廣德真人更雄厚的廣德真人派兵攻下大庸桑植之後聽得劉提督擁重兵躲在常德一個兵也不敢分出來去救別縣好不高興一面親自帶五千兵聲言攻取常德却祇虛張聲勢並不猛力進攻專牽制劉提督手下的兵馬這時在彌勒院的張必成陸義農朱義祖魏介誠錢起塵等一千人都在廣德真人部下聽候調遣廣德真人便一面派他們或三人統率一枝人馬或兩人統率一枝人馬分四路同時出發略取辰沅永靖各屬當時派定李曠率同二十四個把兄弟和張必成帶領一萬人馬攻取沅陵瀘溪各地曾彭壽和成章甫率領白塔澗選來的五百名壯丁並新編會匪一萬名攻取辰谿保靖各地陸義農朱義祖也帶了一萬人馬攻取靖州綏甯各地魏介誠錢起塵也是一樣的兵力直取永綏乾州論這四路的兵力都很雄厚常德劉提督又有廣德真人親自出兵牽掣了若能照襲取五縣那般容易湘西二十餘縣也應該不須多少時間不費多少氣力就可取置掌

握。之。中。無。如。天。地。之。間。一。物。尅。制。一。物。彷彿。是。早。已。安。排。停。當。了。的。不。問。廣。德。真。人。的。道。力。如。何。神。奇。佈。置。如。何。周。密。遇。了。這。種。天。造。地。設。的。尅。制。也。祇。歸。咎。於。天。命。所。在。無。可。奈。何。祇。是。廣。德。真。人。的。兵。連。他。自。己。分。做。五。路。出。發。去。攻。城。奪。地。而。在。下。的。一。枝。筆。却。不。能。同。時。寫。出。兩。件。事。祇。好。揀。緊。要。的。次。第。寫。來。於。今。且。說。李。曠。張。必。成。二。人。帶。領。着。大。隊。人。馬。一。路。偃。旗。息。鼓。殺。奔。瀘。溪。李。曠。對。於。沅。陵。瀘。溪。一。帶。的。情。形。很。熟。知。道。兩。處。都。沒。有。能。戰。的。兵。與。知。兵。的。將。并。且。兩。處。城。裏。都。有。不。少。的。同。會。兄。弟。雖。事。先。不。會。約。期。內。應。然。到。了。攻。城。的。時。候。要。構。通。成。一。個。內。應。外。合。的。局。面。是。極。易。辦。到。的。儘。管。兩。處。已。有。了。防。守。的。準。備。自。信。大。兵。一。去。如。秦。山。壓。卵。不。愁。不。馬。到。成。功。祇。是。從。陸。路。進。兵。攻。瀘。溪。所。經。過。的。盡。是。崎。嶇。山。路。雖。沒。有。十。分。高。峻。的。山。嶺。然。行。軍。不。比。個。人。走。路。可。以。趲。趕。程。途。便。是。平。坦。大。路。在。平。時。一。個。人。每。日。能。行。百。多。里。的。行。軍。就。祇。可。望。走。平。日。一。半。的。路。程。崎。嶇。山。路。更。走。不。到。平。時。的。一。半。李。曠。的。武。藝。聲。望。在。會。黨。中。雖。說。可。算。得。一。個。傑。出。的。人。物。但。是。不。會。帶。兵。打。過。仗。行。軍。的。經。驗。一。點。兒。沒。有。所。統。的。這。一。萬。人。馬。又。是。新。編。成。隊。伍。的。會。匪。也。沒。有。行。軍。的。經。驗。更。仗。着。十。九。是。生。長。的。熟。

地方一鼓作氣的爭着向前猛進也不知道用甚麼尖兵也不知道用甚麼前站連哨探搜索的手續都沒有因此在路上沒有耽擱走的倒很快這日行了七十多里離瀘溪祇有二十多里了李曠傳令就山林中安營紮寨造飯充肌卽和張必成計議道此時天色還不曾昏黑二十多里路雖不難趕到然一日之間走到一百里山路必走得人困馬乏不能廝殺這一帶盡是山嶺樹木茂盛不如將人馬且在這一帶山林裏駐紮休息到三更時分再進等到天明開城的時候我等已到了瀘溪城下殺他一個措手不及張必成道祇怕城裏已有了防備將官兵調在城外守住各要道不許我等得近城池李曠笑道瀘溪能有多少兵瞞得過我們麼幾百個吃孤老糧裝配相的官兵那裏夠得上擋住我們的去路我其所以打算天明殺進城去是爲我們自己方便不問他們有防備沒有防備有防備也不過多殺幾個人他們自己要討死也就怨不得我我們統領一萬多人馬去攻打瀘溪這一個斗大的城池難道還怕他們有了防備便攻打不下來嗎老實說他們如果有了防備調兵出城外堵截要道之處不用說旁的地方這山名叫分水坳就可算得瀘溪西路的咽喉之地要調兵堵截至少也得五

百。名。官。兵。用。鳥。鎗。抬。鎗。強。弓。硬。弩。守。在。這。分。水。坳。裏。於。今。我。們。已。安。然。過。了。這。坳。並。不。見。一。個。官。兵。的。影。子。譬。如。這。人。家。強。盜。已。經。進。了。大。門。還。鼾。聲。呼。呼。的。睡。着。你。說。這。人。家。有。沒。有。防。備。呢。從。這。分。水。坳。去。瀘。溪。七。八。里。遠。近。還。有。個。金。雞。嶺。那。嶺。也。不。大。好。走。我。恐。怕。衆。兄。弟。們。走。疲。倦。了。不。能。再。翻。過。那。嶺。所。以。我。傳。令。在。這。山。林。裏。駐。紮。張。必。成。道。就。不。怕。有。官。兵。在。金。雞。嶺。駐。守。嗎。李。曠。搖。頭。道。金。雞。嶺。的。形。勢。那。裏。趕。得。上。這。裏。好。守。沒。有。官。兵。堵。截。則。已。有。官。兵。就。必。須。守。這。分。水。坳。這。分。水。坳。有。五。百。兵。守。住。不。論。有。多。少。兵。要。打。過。去。總。不。容。易。非。得。拚。着。死。傷。若。干。人。休。想。能。打。上。坳。去。因。上。坳。的。這。條。山。路。祇。能。容。一。個。人。行。走。的。緣。故。金。雞。嶺。太。長。一。千。兵。還。不。見。得。夠。防。守。決。沒。有。丟。開。好。守。的。地。方。不。守。倒。去。守。那。不。好。守。的。地。方。的。道。理。張。必。成。知。道。李。曠。曾。在。瀘。溪。開。山。立。堂。來。往。這。條。路。的。次。數。甚。多。地。勢。山。形。自。然。是。熟。悉。的。相。信。他。所。見。的。必。是。不。錯。到。了。初。更。時。分。李。曠。張。必。成。帶。着。二。十。四。個。把。兄。弟。往。紮。營。的。各。樹。林。中。巡。看。這。夜。天。色。黑。暗。沒。有。星。月。之。光。李。曠。等。行。到。高。阜。之。處。忽。見。來。路。的。分。水。坳。上。時。明。時。暗。的。有。幾。點。火。星。李。曠。看。了。指。給。張。必。成。看。道。你。瞧。那。火。星。是。那。裏。來。的。我。已。下。令。軍。中。在。今。夜。

不許點燈火爲甚麼却有幾點火星還好。像在那坳上走動呢。張必成道。想必是鄉下人不知道這裏有我們駐紮行夜路。打這分水坳經過的李曠搖頭道。不是不是。若是鄉下人行夜路。一行人應該祇有一兩個火把。並應該走過坳來。或走過坳去。去的自然一轉眼就不見火星了。下坳來的火星應該一步低似一步。不能祇在那山坳裏忽明忽暗的晃動。張必成笑道。這裏用得着如此猜疑。打發他們幾個人跑上山坳去。瞧瞧就得了。說時用手指指隨行的把兄弟李曠點點頭。正待打發幾個把兄弟去探看。還未曾開口。指定人猛然轟隆隆一聲巨響。儼然如晴天的霹靂。挨腦門轟下。接着火光突起。山搖地震。緊跟着一陣泥沙石子大枝小樹嘩喇喇落冰雹也似的。沒頭沒腦打下來。李張二人幸虧都練就了一身過人的武藝。下盤穩固。立在地。下不容易傾倒。膽力也比一般人雄壯些。雖突然遇這種驚人的事。尙能支持鎮靜。神志不致慌亂。祇隨行的二十四個把兄弟。就有一大半連哎呀都沒叫出口。便驚得仆倒在地。那巨響之後。祇聽得一片呼號悲慘的聲音。李曠不由得跺腳說道。不得了。我們受了人家的暗算了。這是官兵預先埋下的地雷。用線香燒着引線才炸發的。既有埋伏。便



不。祇。這。一。個。諸。位。兄。弟。趕。緊。分。頭。去。傳。令。各。營。兵。士。不。得。自。相。驚。擾。祇。各。自。就。近。向。山。頂。上。移。動。不。可。散。亂。不。會。驚。仆。的。把。兄。弟。得。了。李。曠。的。命。令。正。分。頭。飛。奔。各。營。傳。達。果。然。接。連。又。是。兩。聲。賽。過。巨。霆。的。炸。響。呼。號。悲。慘。的。聲。音。不。會。起。四。圍。喊。殺。的。聲。倒。如。狂。風。急。雨。響。應。山。谷。再。看。四。周。山。頂。上。千。萬。個。火。把。齊。明。鎗。砲。並。發。就。像。有。無。數。的。鞭。爆。在。山。頂。上。燃。放。鎗。子。砲。彈。打。在。樹。林。中。也。是。嘩。喇。喇。如。落。冰。雹。一。霎。眼。之。間。祇。打。得。一。萬。士。兵。七。零。八。落。李。曠。道。事。到。其。間。我。們。萬。無。灰。心。之。理。惟。有。鼓。着。勇。氣。身。先。士。卒。拚。一。個。死。戰。張。必。成。聽。了。李。曠。的。話。自。覺。轉。錯。了。念。頭。連。忙。答。道。好。的。大。丈。夫。做。事。應。該。如。此。但。是。我。們。於。今。將。怎。生。辦。法。終。不。能。束。手。就。死。不。想。法。逃。生。李。曠。且。不。回。答。對。着。這。十。幾。個。曾。經。驚。仆。在。地。的。把。兄。弟。說。道。這。一。帶。樹。木。茂。盛。鎗。砲。子。彈。打。下。來。有。樹。枝。樹。葉。遮。擋。住。了。用。不。着。畏。懼。剛。才。我。祇。道。僅。埋。伏。了。地。雷。要。躲。避。不。能。不。向。山。頂。上。移。動。於。今。既。是。四。周。山。頂。上。都。有。人。圍。住。我。們。祇。好。暫。時。伏。在。樹。林。中。不。動。聽。憑。人。家。用。鎗。砲。轟。擊。不。要。去。理。會。如。果。人。家。敢。殺。進。樹。林。來。我。們。就。祇。得。混。戰。他。們。的。人。斷。不。能。比。我。們。多。混。戰。決。沒。有。便。宜。給。他。們。佔。去。此。時。一。驚。慌。卽。竄。出。樹。林。就。更。上。他。們。的。大。

當了快將我這話傳達各營不許亂動衆兄弟得令也分頭飛奔去了李曠雖沒有行軍的學識與經驗然精明能幹的人心計究竟不錯樹林中除了三個地雷炸發炸死了數百名兵士外就祇得了李曠頭道命令向山頂上移動的走出樹林被鎗砲打死了數百接了李曠二道命令緊伏在樹林中不動的簡直沒有多少死傷官兵祇向樹林中轟擊了兩個更次鎗砲聲便同時停息了李曠爬上一株大樹向四周探望一個火把也不見了張必成道難道官兵又自行退去了麼李曠搖頭道決沒有自行退去的道理或者其中又有甚麼詭計想引我等上當依我推測常德劉提督既膽小不敢出頭又被祖師用兵力牽掣了使他無論到甚麼時候不敢分兵救人瀘溪這樣一個小小的縣城原有的兵至多不過一千名鄰縣的兵都是自守不暇安有餘力來救瀘溪倉卒之間就招募也不能多過我們的兵力我記得瀘溪的守備是周金榜已有五十來歲了是個武舉人出身弓馬是好的然性情麤魯遇事並沒有主見祇他一個兒子周開發倒有一點兒能耐我前年在瀘溪開山堂的時候曾幾番設法拉周開發入會他推托怕他父親知道其實周金榜就祇他一個兒子痛愛得寶貝似的他要如何

便如何一些兒不忍拂逆他的意思。他若肯真心入會，不但可以瞞着周金榜，不使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斷不至說不答應的話。張必成道：那就是他自己不情願入會麼？李曠道：自然是他自己不情願。我也知道他不情願的道理。他一不是不歡喜我們會裏的規矩，二不是怕入了會連累他父親的官聲。祇因他的性情不似他父親。麤魯深沉，機警凡事都喜用心計。聽說他在三年前曾在貴州路上與惠清和尚的手下兄弟結過一番仇怨。在惠清和尚心裏對於那回的事，不但待周開發沒存一點兒芥蒂。並即時將那幾個兄弟重重的責罰了一頓。永遠不許在貴州道上做生意。以爲總可以對得起周開發了。誰知周開發的猜忌心最重。見惠清和尚責罰手下兄弟的那番舉動，疑心是懷恨於他，無處可以發洩。祇得在那幾個兄弟身上出氣。如果惠清和尚有機緣報怨，一定還是要報復的。他知道我們祖師與惠清和尚是久已聯成一氣的。因此就疑心到我殷勤拉他入會，是存心要替惠清和尚謀報復。所以無論如何勸誘，他祇是推託不肯。他又恐怕因堅執不肯入會，太不給我的面子。我更懷恨他嫉妬他尋事與他爲難。最後當面和我約了他。雖面子上不入我們的會，骨子裏祇要是他力量做。

得到的事無不替我們會裏幫忙。并且永遠不做與我們會裏相反的事。我因他既當面是這般與我相約。我實在不好意思難爲他。然而他心裏還是有層層的猜忌。自從當面與我相約之後。沒幾日便出門遊歷山水去了。直到前幾日。我派人來瀘溪打聽。還不會回來守備衙門裏的人。並說連音信都沒有。張必成問道。周開發怎麼會跑到貴州路上去。和惠清和尚手下的兄弟結怨呢。究竟因甚麼事。你知道麼。李曠道。這事說來話長。我自是知道究竟的。李曠才說到這裏。忽見傳頭道。命令的把兄弟跑來說道。四山圍住的官兵。此時都向金雞嶺那邊退去了。我們已跑到金雞嶺。探看了一遭。確沒有一個官兵駐守。正好趁他們退去了的時候。離開這險地方。李曠道。他們既有準備。豈肯就這們退兵。這地方雖險。然幸賴有這們茂盛的樹木。替我們遮蔽鎗砲子彈。你們要知道。他們已把我們圍困了。祇有他打我們。我們不能還手打他。照理應該將我們斬盡殺絕。方可退兵。却爲甚麼祇炸發三個地雷。用鎗砲衝放一陣。都遠遠的在山頂上喊殺不認真。殺進樹林來呢。像這般茂盛的樹木。祇須圍着四周放一把無情火。怕不燒得我們焦頭爛額。都沒有藏身之所嗎。其所以祇是這們虛張聲勢的。

鬧。一。會。就。燈。消。火。滅。寂。然。無。聲。的。原。故。若。不。是。另。有。詭。計。便。是。因。他。們。自。己。的。兵。力。太。單。薄。了。恐。怕。一。殺。進。樹。林。放。火。逼。迫。得。我。們。沒。有。路。走。了。祇。好。與。他。們。拚。命。相。殺。那。時。他。們。人。少。了。抵。敵。不。住。倒。弄。得。轉。勝。爲。敗。自。喪。銳。氣。城。池。反。難。保。守。了。但。是。我。於。今。也。不。管。他。們。畢。竟。是。用。甚。麼。詭。計。或。是。兵。力。單。薄。我。祇。拿。定。主。意。等。候。到。天。明。再。作。計。較。你。們。再。去。傳。令。各。營。兄。弟。都。和。衣。歇。息。養。精。蓄。銳。明。早。好。上。陣。廝。殺。這。幾。個。把。兄。弟。領。命。去。後。李。曠。繼。續。着。說。道。我。料。周。開。發。不。至。特。地。回。瀘。溪。來。與。我。作。對。因。他。親。口。與。我。定。的。約。在。外。面。稱。漢。子。的。人。說。出。話。來。始。終。不。能。不。算。數。張。必。成。道。這。却。不。然。他。與。你。相。約。的。話。在。平。時。自。應。算。數。他。決。不。至。輕。易。違。背。不。過。此。刻。是。由。你。帶。兵。去。攻。取。瀘。溪。瀘。溪。守。備。是。他。父。親。有。守。城。的。職。責。他。不。和。你。作。對。就。是。和。他。父。親。作。對。在。外。面。雖。可。稱。得。漢。子。在。家。裏。却。成。了。逆。子。他。是。個。糊。塗。人。便。罷。既。是。個。工。於。心。計。的。人。豈。有。這。點。輕。重。厚。薄。都。分。不。出。的。道。理。李。曠。連。連。搖。手。說。道。你。這。種。說。法。是。尋。常。人。的。行。徑。自。然。應。該。如。此。你。不。知。道。周。開。發。的。性。情。脾。氣。與。尋。常。人。大。不。相。同。他。父。親。二。十。幾。歲。中。武。舉。在。官。場。中。混。了。半。生。到。於。今。五。十。多。歲。還。祇。做。到。一。個。小。小。的。守。備。在。周。金。榜。雖。不。



能說是已經心滿意足。然的確像是做得很高興的樣子。不僅周金榜一個人很高興。就是周家一族的人也都覺得守備很威武。有勢力。惟有周開發大不以爲然。常對着親戚本家發牢騷。說於今是沒有是非皂白的世界。文官尙且做不得。何況武官劉某。是一個人人都知道的庸懦無能的膿包貨。居然做到提督我父親。能拉開兩石的硬弓。在湖南武官中。弓馬第一。祇因不會夤緣巴結。做了二十多年。還祇是一個守備。這種世界的官。沒得活活的把人氣死了。他幾番哭勸周金榜辭官回家鄉休養。免得年近花甲的人。勞心勞力的受宦海風波。無奈周金榜不願意閒散。他自從去貴州走了一趟回來。勸他父親辭官的心更切了。他離開瀟溪去外省遊歷山水一半也。因周金榜不聽他勸。他便嘔氣不願意在家。他每次看見周金榜見上司的那種恭順樣子。及受上司申斥不敢抗辯的神情。祇氣得躲着痛哭。嘗對人罵三品以下的官。多半是生成的賤骨頭。他既生成是這般不肯服低就下的性質。早已巴不得他父親丟官不幹。這番又何至替他父親與我作對。因此保全他父親的地位呢。張必成道。看這周開發的行徑。果然可算得是一個好硬漢子。不過惠清和尚的手下兄弟也都不是不曾

見。過。世。面。的。人。爲。甚。麼。事。會。與。他。結。怨。我。很。想。知。道。這。裏。面。的。緣。由。李。曠。笑。道。這。倒。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我。們。正。好。借。着。談。話。坐。守。到。天。明。但。是。你。我。此。刻。說。起。來。覺。得。極。有。趣。味。而。當。日。惠。清。和。尙。手。下。兄。弟。吃。他。的。苦。也。就。吃。得。夠。了。惠。清。和。尙。的。面。子。更。被。他。丟。得。十。足。了。惠。清。和。尙。在。雲。貴。四。川。三。省。的。聲。威。你。是。素。來。知。道。的。他。老。人。家。每。年。在。三。省。各。住。四。個。月。在。四。川。住。在。峨。嵎。在。貴。州。就。住。在。思。南。府。自。建。的。光。化。寺。內。那。光。化。寺。和。我。們。住。的。彌。勒。院。差。不。多。也。都。是。自。家。人。出。家。跟。隨。惠。清。和。尙。多。年。的。其。中。沒。有。沒。能。耐。的。人。祇。輕。容。易。不。肯。露。臉。做。生。意。時。常。在。黔。中。貴。西。鎮。遠。三。道。做。生。意。的。另。有。三。個。山。寨。那。三。個。山。寨。中。都。有。他。老。人。家。的。大。徒。弟。爲。首。主。持。一。切。每。月。孝。敬。他。老。人。家。多。少。有。一。定。的。額。非。有。大。買。賣。及。大。事。故。都。不。來。寺。裏。驚。動。他。老。人。家。掌。管。鎮。遠。道。山。寨。的。大。徒。弟。就。是。在。貴。州。三。道。八。十。餘。縣。都。有。大。名。的。張。躡。躡。因。排。行。第。二。自。家。人。一。律。稱。他。張。二。哥。張。二。哥。跟。惠。清。和。尙。將。近。三。十。年。了。也。有。了。五。十。來。歲。南。七。省。水。旱。兩。路。的。有。名。人。物。容。有。不。知。道。惠。清。和。尙。的。倒。沒。有。不。知。道。張。躡。躡。的。張。躡。躡。的。徒。弟。佈。滿。了。鎮。遠。道。二。十。七。府。縣。至。少。也。有。上。萬。的。人。不。過。經。他。親。自。傳。授。出。來。的。祇。有。

百○多○人○此○外○都○是○徒○弟○傳○徒○弟○論○理○徒○弟○的○徒○弟○應○是○徒○孫○應○稱○張○躡○踢○爲○師○祖○或○太○老○師○他○却○不○然○不○問○是○徒○子○徒○孫○見○面○一○概○稱○他○爲○張○二○哥○稱○他○師○祖○或○太○老○師○不○但○不○答○應○並○得○挨○他○的○罵○他○生○性○極○腌○臢○齷○齷○得○和○叫○化○一○樣○終○年○是○赤○脚○靴○着○一○雙○破○鞋○沒○人○會○見○過○他○穿○有○根○的○鞋○所○以○大○家○背○地○裏○呼○他○躡○踢○會○拜○在○他○門○下○或○他○徒○弟○門○下○的○有○飯○吃○有○衣○穿○每○月○並○有○二○三○串○五○六○串○不○等○的○津○貼○可○領○看○各○人○資○格○的○深○淺○與○武○藝○的○高○下○由○他○親○自○定○津○貼○的○多○少○由○徒○弟○水○旱○各○路○打○聽○了○可○下○手○的○生○意○將○情○形○報○告○張○躡○踢○由○張○躡○踢○派○定○某○某○幾○個○人○同○去○一○派○定○了○便○不○能○更○改○有○在○他○山○寨○中○做○了○十○多○年○徒○弟○尙○不○曾○被○派○出○外○做○過○一○次○生○意○的○做○生○意○與○不○做○生○意○一○樣○的○拿○津○貼○並○無○分○別○祇○是○有○許○多○年○少○氣○盛○的○人○喜○動○不○喜○靜○在○山○寨○中○專○練○了○好○幾○年○武○藝○沒○有○地○方○試○手○很○覺○得○納○悶○的○當○面○要○求○張○躡○踢○指○派○他○們○去○做○一○兩○趟○生○意○當○面○去○要○求○的○有○十○多○個○人○其○中○有○多○半○出○了○師○的○少○半○還○祇○練○了○三○五○年○論○本○領○也○還○過○得○去○張○躡○踢○見○這○十○多○個○徒○弟○破○例○要○派○差○倒○也○高○興○便○吩○咐○這○十○多○個○人○道○你○們○且○去○留○神○打○聽○如○遇○有○可○以○下○手○的○生○意○快○來○報○我○凡○遇○可○以○派○你○們○去○的○一○定

派你們去就是了。這十多個人聽了，自然興高采烈的去。各方打聽這日在玉屏縣境內遇見了一個騎馬的少年，大約二十四五歲，衣服華麗，鞍轡鮮明，後面跟着一個三十多歲壯漢模樣的人，挑着一副黑色皮箱，擔像是很沉重的。幾個人看在眼裏，私相計議道：這副皮箱擔裏面有多少財物？我們雖看不出，然祇就這少年身上馬上的估計，這一件玄狐的皮袍和這一副鞍轡，已在一千兩銀子以上了。我們初次出手得尋個利市，不能做大幫買賣。這是一對初出茅廬的嫩夥子，正合我們的式。快回去稟報張二哥，不要放他們走遠了。難得追趕，當下議定了，即回山寨將情形報告。張躡躡張躡躡道：就祇一騎馬一副擔嗎？祇怕同行還有大幫的人，離遠了一點兒，你們不曾留神去看。麼徒弟連忙分辨道：沒有沒有。前後四五里都留神看過了。實在沒有第三個同行的人。這一對嫩夥子隨便甚麼人一望就知道。我們初次出馬做生意，像這樣的，主顧是再好沒有的了。我們若不是因二哥定有規條，無論遇了甚麼可做的生意，務必先回來稟報。時我們已下手將這一對嫩夥子做翻回來了。張躡躡道：有人敢違背我這規條，先做後報，我不問做了多大的生意，動手的人一概辦死罪。你們既看

得。出。確。是。嫩。夥。子。就。派。你。們。去。做。罷。但。是。祇。許。去。八。個。人。不。能。再。多。一。個。張。躡。隨。即。指。定。了。四。個。已。出。師。的。四。個。未。曾。出。師。的。並。吩。咐。道。出。外。做。生。意。最。重。臨。機。應。變。料。到。下。手。萬。全。無。患。方。可。下。手。一。些。兒。不。能。魯。莽。不。可。輕。敵。四。個。出。師。的。徒。弟。答。道。我。等。在。二。哥。左。右。這。們。多。年。種。種。訣。竅。聽。也。聽。熟。了。你。老。人。家。放。心。這。兩。個。東。西。外。面。雖。完。全。是。嫩。夥。子。然。我。們。跟。去。也。斷。不。敢。存。心。欺。他。是。嫩。夥。子。便。冒。昧。動。手。我。們。打。算。假。裝。是。走。雲。南。的。麻。販。子。緊。跟。着。他。們。走。兩。日。走。到。好。下。手。的。地。方。才。下。手。如。果。他。們。也。是。假。裝。的。嫩。夥。子。我。們。跟。隨。得。一。兩。日。總。可。以。看。得。出。來。若。估。量。做。他。不。翻。我。們。決。不。輕。易。下。手。留。六。個。兄。弟。仍。緊。緊。的。跟。着。打。發。兩。個。回。來。稟。報。候。二。哥。的。示。再。作。計。較。張。躡。聽。了。點。頭。道。這。話。很。對。你。們。就。照。這。種。打。算。小。心。去。做。罷。八。個。人。立。時。假。裝。出。販。麻。的。樣。子。都。用。兩。頭。尖。的。扁。擔。各。挑。了。兩。捆。苧。麻。身。藏。利。刃。拜。別。張。躡。下。山。寨。遵。着。那。少。年。走。的。道。路。緊。緊。的。追。趕。約。莫。追。了。十。來。里。忽。聽。得。背。後。馬。蹄。聲。響。八。人。回。頭。看。時。祇。見。張。躡。跨。着。一。匹。快。馬。追。來。八。人。回。身。迎。着。問。道。二。哥。有。甚。麼。話。吩。咐。張。躡。翻。身。跳。下。馬。來。說。道。你。們。走。後。我。仔。細。一。想。這。回。的。生。意。祇。怕。不。大。好。做。玉。屏。這。條。路。上。無。



論何處的客商誰也知道不是好走的地方。越是有錢的人走這一帶經過，越要裝出窮苦的樣子。從來沒有敢在這條路上自顯豪富的。這少年若是近處人，就應知道這一帶的情形，不肯自尋煩惱。若是遠道而來的人，就祇主僕兩個。如果沒有可恃的能爲，像這樣的招搖賣弄，不待走到這裏，隨便走到甚麼地方，早已應該有人下他的手了。這票生意實在不好做，不如放他過去，免得栽一交。給人笑話。你們隨我回去罷。不要去跟他了。張躡踢這們說了四個未出師的，沒話說祇四個已出師的，不相信。隨即辯道：二哥不會親眼看見那一對嫩夥子，所以疑心。必是有大能爲的人，其實那是一個公子。少爺祇知道鬧鬧搭架子，那裏懂得出門的艱難。這們好做的生意，若二哥高抬貴手放他過去了，豈不太覺可惜。張躡踢搖頭道：俗話說的好，死人旁邊有活人，醉人旁邊有醒人。他就是一個全不懂得世道艱難的公子。少爺豈有和他沾親帶故的人。中間也沒一個能點破他的。他若真是喜鬧鬧搭架子的公子，少爺就應該前呼後擁，多帶僕從。據我推想，這人一定有些古怪，還是不去跟他的。妥當出師徒弟道：祇怕他是個空城計，知道二哥是極謹慎的人，有意做出這全不害怕的樣子，打算哄騙過。

去的如真個放他過去。豈不上了他的當。生意沒做成。雖不算一回事。被他哄騙得。居然不敢下手。他豈不更給人笑話。總而言之。不問他到底怎樣。我們祇要小心謹慎的。跟上去見機行事。但求不壞二哥的聲名就是了。我們跟了二哥這們多年。難道二哥還不相信我們不是荒唐冒失的人麼。張躡踢這才略略的點頭道。也罷。祇要你們知道。謹慎就去跟着他。瞧瞧倒也不要緊。好你們去罷。八個人於是仍回身向那條路上。追趕才走了二三里。又聽得背後有很急的馬蹄聲響。八個人祇得又回過來。看來的。不是別人。又是張躡踢。八人很詫異的問道。二哥又有甚麼話說。張躡踢就在馬上說道。我越想越覺得不妥。當你們跟我的時候。雖久祇是今日才第一遭出來做生意。偏巧又遇着這們一個施主。我總覺有些放心不下。所以又追上來。還是跟我回去的好。這票生意。我情願不做。四個出師徒弟。聽了張躡踢的話。心裏好不服氣。不過口裏不敢說。和張躡踢鬥氣的話。祇極力的辯白道。二哥怎麼這般不相信我們。我們雖是第一遭出來做生意。但是在山寨裏混了這們多年。武藝縱沒練得驚人的本領。在同輩中也還可以過得去。有八個人去對付兩個。不見得便栽了筋斗。並且二哥這們三番二

次的吩咐謹慎。我等就是幾個小孩子也應該記着二哥的話不可存心輕視人。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的話不是時常聽得。二哥說的嗎。張躡踢見他們執意要去躊躇了好一會才略略的點頭說道。你們既明白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的道理。我就可以放心了。我有一個看人的總訣。說給你們聽。務須牢牢的記住。你們此番追蹤那後生跟下去。如果那後生見你們跟着。祇當沒看見的一般。行所無事的往前走。該落店的時候。落店該打尖的時候。打尖那擔皮箱並不挑進裏面去。也不着人看守。那後生必有了不得的能耐。萬不可動手。動手一定吃虧。若他見你們跟在後面不住的回頭向你們打量。或有意開皮箱給你們看見。就可以見得他有些膽怯。動手是不妨。動手但能在未曾動手的時候。順便盤盤他的來歷。最好一則免得無意中結下冤仇。二則知道了他的來歷。事後應不應防備。報復也好。有個計算。總之這種施主。決非尋常。稍不小心。便惹下無窮的後患。幾個出師徒弟聽了。心裏不由得有些不耐煩。口裏不約而同的應道。二哥請放心回山寨去。我們此去無論生意如何。斷不至毀壞二哥的聲望。張躡踢歎了一口氣說道。初生之犢不畏虎。你們真是些初生之犢。但望那少年果是一個嫩

夥子才好說着仍現出不放心的神氣騎着馬緩緩的去了這裏四個出師徒弟便計議道二哥也太瞧不起我們了專一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那小子莫說是一個一望而知的嫩夥子隨便一兩人就可以對付他卽算是個有些能耐的行家也沒長着三頭六臂我們這裏有八個人難道還怕栽了觔斗二哥平日的膽量很大不知這回怎的這們小起來其中有一個說道二哥雖是太瞧不起我們不過我們此去也是要仔細一點兒才好不要真個栽了觔斗壞我們山寨的聲望還在其次我們八個人的年紀總共二三百歲了倒敗在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孩子手裏此後還有甚麼面目見人呢八個人一面是這般計議一面各挑苧麻緊緊的向少年走的那條路上追趕直追到午飯過後才追上追上了就跟在馬後行走那少年在馬上果然不住的回頭向八個人身上打量八個人心裏明白應了張二哥的話了多半是一個沒有大能爲的祇是這少年雖不住的回頭打量臉上却看不出一點兒驚慌害怕的樣子打量過好幾次之後忽點了點頭好像已看出了八人的行徑八人緊跟在馬後聽憑那少年打量始終祇沒作看見一路跟到黃昏時候少年在一家火舖前下馬隨卽招呼挑

皮箱的將皮箱放在大門外的過路亭中鑰匙就擱在皮箱上面火舖裏的店小二出來接了馬韁將馬牽到後槽喂養去了少年主僕也不顧門外的皮箱跟着店小二進店休息去了八個人看了這種彷彿有恃無恐的情形不由得想起張躡踢吩咐的話又像是有大能爲的畢竟不敢冒昧祇得也進這火舖歇息等待有可下手的機會再下手八人都將麻擔挑進了火舖各自安放好了看少年主僕二人都在上房裏坐地簡直忘了有行李在門外的一般八人忍不住都裝做閒步的樣子緩緩的走到大門外看那一對黑色的皮箱還放在原處不會動連挑皮箱的一條檀木扁擔也擱在箱上若有人來偷祇一肩就挑起走了八人中年紀最大資格最老的低聲向七人說道祇怕皮箱裏沒重要的東西我們何不趁他們此刻在上房裏的時候提提看有多重這話才說出就有兩個未出師而蠻力最大的徒弟應聲走到皮箱跟前一人挽住一口皮箱的繩索用力往上一提想不到掙得兩臉通紅都祇將皮箱略動了一動箱底絲毫不曾離地兩人連忙放了繩索看手掌時紅得破了皮如刀割一般的痛大家正在驚訝祇見那少年從容走了出來不知道少年有何舉動有何話說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山亭小憩耳割八雙 峻嶺仰攻兵分三路

話說那少年從裏面走出來。只是笑向八人點頭道。諸位辛苦了。八人也祇得點頭道。辛苦。少年從箱上取了鑰匙。蹲下去開了鎖。隨手將箱蓋揭開。八人偷眼看箱裏一封一封的皮紙包裹。塞滿了一箱包裹。上面放了長短不一的幾個紙包。那紙包的形式。使人一看就能知道包的是洋錢。長包約有七八十元。短包不過二三十元。八人看了登時心裏又想到他們張二哥吩咐的話了。故意打開箱給人看。可見得是心虛害怕。各人膽量又覺壯起來。那少年伸手在幾個洋錢紙包當中取了一包最短的。在手約莫也有二三十元。立起身笑嘻嘻的向八人道。對不起。辛苦了。諸位兄弟這一點兒小意思。真是吃飯不飽。喝酒不醉。祇能請諸位吃一頓點心。望諸位賞臉收了。高抬貴手。放兄弟過去。八人見少年這般舉動。那個資格最老的便假裝不懂得樣子。說道。先生這是幹甚麼。古話說無功不敢受祿。我們是去雲南做麻生意的。無緣無故要先生送我們這些錢做甚麼。這少年見八人不肯受。倒像有點兒吃驚的樣子。說道。真菩薩面前不能燒假香。兄弟這番從貴境經過。承諸位老哥賜步。不得不把兄弟這番出來。

的情由老實說一說兄弟的母舅就是現在做銅仁府徐知府他老人家今有五十多歲了做了二十幾年的官真是兩袖清風一塵不染徐青天的聲名諸位在這一方的年大約時常聽得人傳說的少年才說到這裏未出師的四人當中有一個人卽插嘴說道銅仁府的徐知府麼我就是銅仁府的人知道的很清楚他曾做過思南府的他於今不是因虧空了一萬多兩銀子的公款賠不出錢來不能交卸脫手的嗎少年喜笑道正是正是老哥既知道的這們清楚就更好說了兄弟此行就是爲他老人家虧空了那多公款沒錢賠不能交卸才特地從家鄉帶了這點兒財物到銅仁府去的不瞞諸位說這兩只皮箱裏面實有五千兩銀子五百兩金子祇是這些金銀並不是我母舅的我還有外祖母今年八十六歲了我母舅迎養他老人家在任上因我母舅虧空了公款無法償還外祖母祇急得日夜哭泣家母知道了這情形祇得變賣家產勉強湊足了我母舅所虧空的數目恐怕差旁人押運這些金銀去銅仁府在路上失事在寒素之家湊集這點兒東西已是費了很大的氣力若是半途遭了意外的事眼見得我母舅永不能脫羈押的苦而我衰老的外祖母勢必因悲傷喪命所以命兄弟親

自押連。如果我外祖母在這時候。因痛子傷生。我母舅天性純孝。必以身殉母。家母年近六旬。一旦遭這種大故。也萬無生理。因此兄弟不敢作主。拿這箱裏的金銀做人情。祇這幾包洋錢。是家母給兄弟做盤纏的。兄弟情願在路上節省些分幾元。送給諸位做茶錢草鞋錢。望諸位不要嫌少。賞臉收了。那個資格老的徒弟聽了。就搖着手笑道。先生快收起來。我們是規規矩矩做麻生意的人。也是因為這條路上不大好走。時常聽說有打劫的事發生。特地邀集八個同行的一道。走不瞞先生說。我們是老在這條路上做生意的人。各人手上雖夠不上講有功夫。然每人對付兩三個蠻漢。還勉強對付得了。我們正要走銅仁府。經過先生。若不嫌棄。我們陪先生同走。路上便是遇了打劫的強人。請看我們那挑麻的扁擔兩頭。都是很鋒利的鋼尖。也就可以幫先生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少年當下現出很高興的神氣。說道。既是如此。真再好沒有了。承諸位的盛情。肯一路照顧。兄弟到銅仁如何酬謝的話。兄弟的力量有限。不敢胡亂許願。這一路打尖宿店的費用。不用諸位破鈔。兄弟一概照付。這八個人還謙讓了幾句。少年才收了洋錢。教那壯丁挑着進上房去了。這八個人便又計議起來。那個銅仁府的

人說道。倒是這漢子的氣力不小。這擔子有四百多斤。他能挑着。跟在馬後行走一點兒。不現出吃力的樣子。非有五六百斤的蠻力。休想顯這樣神通。銅仁府徐青天確是一個清白如鏡的好官。這人剛才所說的情形也實在不是假話。我想不如依張二哥的話。放他過去罷。這人的本領。雖不知道怎樣。然祇就這個挑皮箱的而論。已是不易對付。那個資格最老的聽了。大不謂然。氣忿忿的說道。你是銅仁府的人。便要幫銅仁府的知府說話。不用說這小子信口胡謔的話。靠不住。卽算句句是實情。我們是做甚麼事的人。那裏顧得了他們的家事。要存心做好事。就不應該吃這碗飯。這小子若真有驚人的本領。決不肯說剛才這一大篇告哀乞憐的話。二哥今日追來吩咐看人的訣。竅你難道就忘記了嗎。這小子有意當着我們。打開皮箱。又說了這一大篇的苦話。可見得他的氣已餒了。你要知道有驚人武藝的人。肩頭上斷不能挑這們重的擔子。走遠路。這漢子是生成的蠻力。算不了一回事。我們今日都是第一次開張出來做買賣。若就這們空勞往返。不但給山寨的弟兄們笑話。并且也不吉利。二哥現在把我們看得不如他們。常在外面做買賣的兄弟。我們再不爭一把氣。以後還有甚麼面子在。

山○寨○裏○穿○衣○吃○飯○拿○津○貼○呢○何○况○這○趟○差○使○是○我○們○自○己○討○得○來○的○那○怕○你○們○七○個○人○都○好○意○思○回○去○我○一○個○人○也○得○幹○一○幹○不○好○意○思○空○手○回○去○銷○差○這○七○個○人○祇○得○連○忙○說○道○要○幹○大○家○幹○我○們○不○是○一○般○的○不○好○意○思○空○手○回○去○嗎○那○資○格○最○老○的○又○說○道○這○小○子○若○始○終○把○那○兩○口○皮○箱○放○在○外○面○不○動○完○全○應○了○張○二○哥○的○話○我○倒○有○些○相○信○他○是○一○個○不○好○惹○的○東○西○他○一○教○那○漢○子○挑○進○上○房○我○就○立○刻○斷○定○他○是○個○不○足○怕○的○張○二○哥○吩○咐○我○們○探○聽○他○的○來○歷○再○下○手○剛○才○他○已○盡○情○說○了○出○來○也○用○不○着○探○聽○了○祇○要○找○一○處○好○下○手○的○地○方○便○了○當○下○八○人○議○定○之○後○各○自○在○火○鋪○裏○安○歇○次○早○起○來○見○那○少○年○住○的○上○房○空○着○兩○口○皮○箱○也○沒○有○了○叫○店○小○二○打○聽○時○店○小○二○回○道○那○客○人○已○關○照○過○了○他○們○因○要○趲○趕○路○程○不○得○不○早○走○一○步○你○們○八○位○客○人○的○房○飯○錢○那○客○人○已○替○你○們○給○過○了○並○約○了○今○日○到○某○處○某○招○牌○火○鋪○裏○打○尖○那○客○人○在○那○火○鋪○裏○等○候○要○你○們○八○位○務○必○趕○到○那○火○鋪○同○吃○飯○八○人○聽○了○沒○得○話○說○吃○了○早○飯○又○跟○蹤○追○趕○好○在○從○玉○屏○到○銅○仁○祇○有○此○一○條○必○由○之○路○八○人○也○不○愁○那○少○年○跑○掉○少○年○相○約○打○尖○的○火○鋪○距○昨○夜○歇○宿○的○火○鋪○有○六○十○里○須○半○天○工○夫○方○能○趕○到○八○人○走○進○約○定○的○那○家○火○鋪○



祇見那少年正立在門內恭候見面卽笑向八人道辛苦了兄弟已等候了一個時辰恕不能再等了這裏的火食錢兄弟已付過了請諸位儘管放量吃今夜兄弟準在某處某火舖裏歇宿當預備些酒菜專等諸位到那裏一同吃喝說罷笑嘻嘻的拱手道了一聲再會便出門上馬帶着挑皮箱的走了八人也不說甚麼火舖裏不待招呼就開上很豐盛的酒菜上來說是那騎馬的客人關照的酒菜錢他已給了八人吃了一個酒醉飯飽始終認定那少年是膽怯害怕才有這種巴結的舉動醉飽後又登程追趕到相約的火舖果見那少年又笑容滿面的迎接出來酒菜也已安排好了八人就。在這晚想下手無奈這火舖很熱鬧歇宿的客商太多其中有好幾幫帶了鑣師同走的下手必驚動別人有多少不便祇得再忍住一夜次日天光還沒有亮那個資格最老的就推醒七人說道我們今日不能和前昨兩日一樣離他們太遠須緊跟在他們背後離此地四十里有一座山嶺名叫界嶺那界嶺陡峭異常從這邊上去祇有一條道路那路行走十分危險因路的右邊是十多丈高的陡壁石岩岩下不到兩尺寬的道路左邊是一條河河流到這路下衝起一個大漩渦浪花時常濺到路上來以致石

路。又。滑。又。無。可。攀。扯。從。來。上。那。界。嶺。的。人。沒。有。不。是。小。心。謹。慎。一。步。一。步。往。上。爬。的。爬。到。嶺。上。都。得。氣。呼。氣。喘。坐。下。來。休。息。嶺。上。有。一。個。休。息。的。亭。子。那。亭。子。裏。是。一。處。最。好。下。手。的。地。方。我。們。須。緊。跟。着。他。等。他。們。爬。上。嶺。休。息。的。時。候。趕。上。去。乘。他。不。備。八。人。一。擁。齊。上。除。非。他。長。着。三。頭。六。臂。才。戳。他。不。翻。若。放。他。過。了。界。嶺。就。不。容。易。再。找。好。地。方。了。你。們。快。起。來。不。可。讓。他。們。先。走。七。人。當。即。翻。身。起。來。忽。見。那。少。年。來。到。房。門。口。向。八。人。招。呼。道。對。不。起。諸。位。兄。弟。先。走。了。這。裏。已。安。排。好。了。酒。菜。恕。不。奉。陪。兄。弟。在。界。嶺。等。候。諸。位。便。了。說。畢。打。了。一。拱。即。回。身。走。了。八。人。聽。了。不。由。得。怔。了。一。怔。便。有。一。個。精。明。些。兒。的。說。道。看。這。小。子。急。忽。忽。的。情。形。簡。直。是。已。看。出。了。我。們。的。底。蘊。不。敢。和。我。們。做。一。道。走。若。始。終。照。這。般。走。法。他。走。到。銅。仁。府。我。們。送。到。銅。仁。府。豈。不。也。是。一。樁。笑。話。那。個。資。格。最。老。的。便。笑。道。我。們。不。存。心。放。他。去。銅。仁。府。他。就。插。翅。也。飛。不。去。他。越。是。這。般。不。敢。和。我。們。做。一。道。走。越。顯。得。他。沒。了。不。得。的。本。領。才。望。着。我。們。膽。怯。害。怕。我。們。快。吃。了。飯。趕。上。去。他。說。了。在。界。嶺。相。等。我。們。不。要。到。界。嶺。就。得。趕。上。他。於。是。八。人。吃。喝。了。那。少。年。安。排。好。了。的。酒。菜。挑。了。麻。擔。出。門。追。趕。這。八。個。人。的。武。藝。都。已。練。得。有。個。樣。子。了。

肩上的麻又不甚重行走起來比尋常人自是加倍的快但是努力的向前追趕追了二三十里遠近仍不曾追上那少年八人倒不由得有些着急起來暗想那少年騎在馬上雖能跑得很快何以那漢子挑着那般重擔也能跟得上呢一面這們揣想一面仍是努力前追直追到界嶺底下才遠遠的望見那少年反操着手立在嶺上的休息亭中神閒氣靜的朝嶺下看着皮箱馬匹都在亭子旁邊八人見了好生歡喜一個個腳不停步的爬上了嶺祇見那少年很殷勤的迎着說道諸位真辛苦了請坐下來休息罷八人自從那火舖裏動身一口氣追了四十多里路又不停留的爬上這座界嶺也實在累得乏了不能不坐下來休息一會等精力略略的回復了再動手和少年廝殺當即各自擇了一個地方坐下來看那挑皮箱的漢子已仰面朝天的躺在亭子裏睡着了呼呼的鼾聲從鼻孔裏發出來好像也是累得疲乏不堪的樣子連那馬匹都垂頭戢耳的祇三隻蹄着地一隻蹄提起來休息肚帶已解鬆了鞍韉歪在一邊少年靠亭柱坐着兩眼垂下現出要睡却不敢安睡的神氣八人見了這種情形都安心樂意的休息料知那少年一時斷不能就走不妨多休息些時免得因果乏了減少廝殺

的。力。量。八。人。約。坐。了。一。頓。飯。久。的。工。夫。祇。見。那。少。年。忽。伸。了。一。個。懶。腰。一。眼。就。望。着。那。個。資。格。最。老。的。從。容。笑。道。承。諸。位。的。盛。情。一。路。跟。隨。兄。弟。到。了。這。裏。兄。弟。實。在。感。激。之。至。祇。是。兄。弟。有。一。句。不。中。聽。的。話。想。向。諸。位。說。說。望。諸。位。不。要。動。氣。諸。位。雖。說。是。去。雲。南。做。麻。生。意。的。不。但。不。轉。我。這。點。兒。金。銀。的。念。頭。並。可。以。幫。助。我。對。付。外。來。轉。念。頭。的。話。是。說。得。好。聽。不。過。我。是。個。初。出。門。的。人。膽。量。小。疑。心。多。總。有。些。着。慮。諸。位。的。話。不。甚。靠。得。住。我。待。時。時。刻。刻。的。防。備。着。諸。位。罷。提。心。吊。膽。的。覺。得。太。苦。待。不。防。備。罷。又。恐。怕。落。了。諸。位。的。圈。套。萬。一。失。事。不。是。當。要。的。再。四。思。量。不。如。大。家。索。性。推。開。窗。子。說。亮。話。你。們。真。是。做。麻。生。意。的。行。商。便。罷。不。妨。大。家。做。一。道。走。若。我。疑。慮。的。不。錯。你。們。果。是。特。地。跟。來。轉。我。這。兩。箱。金。銀。的。念。頭。那。麼。在。此。地。就。得。動。手。了。因。爲。過。了。這。界。嶺。一。路。到。銅。仁。多。是。平。陽。大。道。再。也。尋。不。出。這。們。好。的。所。在。了。你。們。老。實。說。罷。那。少。年。話。才。說。畢。資。格。最。老。的。已。跳。起。身。來。喝。道。不。錯。對。不。起。你。我。們。原。定。了。是。在。此。地。下。手。的。旋。說。旋。從。衣。底。拔。出。一。把。尺。多。長。的。尖。刀。來。祇。將。腳。尖。一。墊。已。躡。到。了。少。年。跟。前。擎。刀。便。刺。少。年。不。慌。不。忙。的。等。到。刀。已。刺。近。了。胸。前。才。伸。出。兩。個。指。頭。迎。着。刀。鋒。一。捏。順。勢。往。旁。邊。

一。拖。那。人。因。來。勢。太。猛。脚。底。下。早。已。站。立。不。牢。撲。地。一。跤。栽。去。正。倒。在。少。年。脚。邊。少。年。  
一。提。脚。就。站。在。那。人。的。背。上。這。七。人。見。那。人。動。手。也。都。跳。起。來。各。自。拔。刀。在。手。待。一。擁。  
攻。上。前。去。祇。見。那。少。年。兩。眉。一。豎。望。着。七。人。厲。聲。叱。道。敢。動。者。死。七。人。聽。了。這。聲。音。一。  
看。少。年。的。臉。色。那。兩。隻。眼。睛。就。如。兩。道。閃。電。神。光。四。射。使。人。看。了。不。寒。而。慄。原。是。一。個。  
極。飄。逸。的。美。少。年。言。詞。典。雅。舉。止。溫。文。一。些。兒。沒。有。使。人。望。而。生。畏。之。處。不。料。一。轉。眼。  
之。間。完。全。改。變。了。一。副。神。氣。真。是。神。威。抖。擻。直。可。辟。易。千。人。那。七。個。人。雖。已。各。自。拔。刀。  
在。手。待。一。擁。上。前。廝。殺。但。一。遇。那。種。神。威。便。不。知。不。覺。的。嚇。得。手。脚。都。軟。了。加。以。眼。見。  
得。那。個。資。格。最。老。本。領。最。高。的。同。夥。尙。且。絕。不。費。事。的。就。被。那。少。年。打。翻。在。地。不。能。動。  
彈。人。孰。不。怕。死。自。然。再。也。鼓。不。起。上。前。廝。殺。的。勇。氣。一。個。個。不。由。自。主。的。往。後。倒。退。那。  
少。年。已。將。那。把。尺。多。長。的。尖。刀。奪。在。手。中。見。七。人。都。往。後。退。有。想。逃。走。的。意。思。接。着。又。  
厲。聲。叱。道。站。住。不。許。動。說。也。奇。怪。七。個。人。雖。沒。有。了。不。得。的。本。領。然。也。不。是。軟。弱。無。能。  
之。輩。打。不。過。罷。了。難。道。逃。也。逃。不。了。嗎。不。知。怎。的。少。年。一。叱。道。站。住。七。人。竟。比。聽。了。軍。  
令。還。顯。得。服。貼。一。個。個。真。個。轟。然。立。住。不。動。了。少。年。現。出。盛。怒。的。臉。色。向。七。人。瞪。了。一。



眼。祇。瞪。得。七。人。如。篩。糠。一。般。的。抖。起。來。少。年。虎。吼。了。一。聲。罵。道。狗。賤。的。強。盜。簡。直。不。受。抬。舉。我。因。久。聞。張。躡。踢。的。名。以。爲。他。是。一。個。好。漢。本。當。繞。道。到。他。山。寨。裏。拜。訪。的。無。奈。官。事。緊。急。我。母。親。限。我。七。日。趕。到。銅。仁。沿。途。不。許。耽。擱。祇。得。打。算。再。回。到。山。寨。道。歉。以。爲。張。躡。踢。既。是。鎮。遠。道。上。的。好。漢。做。買。賣。必。得。做。個。來。清。去。白。不。至。胡。亂。動。手。誰。知。他。手。下。竟。收。了。你。們。這。種。辱。沒。師。門。的。徒。弟。我。素。聞。張。躡。踢。的。山。規。很。嚴。無。論。在。他。手。下。多。年。的。徒。弟。大。小。買。賣。都。得。稟。明。他。聽。他。吩。咐。派。誰。的。出。馬。都。得。由。他。作。主。如。敢。私。自。在。外。傷。人。一。根。毛。髮。便。處。死。罪。你。們。這。次。是。私。自。跟。來。動。手。的。嗎。還。是。奉。命。而。來。的。呢。快。照。實。說。出。來。我。好。發。落。七。人。見。少。年。說。得。這。般。清。楚。真。是。說。不。出。的。心。中。悔。恨。面。上。羞。慚。大。家。都。不。好。如。何。回。答。少。年。一。疊。連。聲。的。催。促。其。中。才。有。一。個。膽。氣。稍。壯。的。答。道。不。奉。張。二。哥。的。命。我。們。如。何。敢。私。自。跟。來。少。年。很。驚。訝。似。的。連。唳。了。幾。句。道。這。就。奇。了。是。張。躡。踢。教。你。們。跟。到。此。地。來。動。手。的。嗎。你。們。要。知。道。這。不。是。可。以。胡。說。亂。道。的。事。啊。到。底。是。不。是。張。躡。踢。打。發。你。們。來。的。那。膽。氣。壯。的。料。知。不。能。不。說。實。話。祇。得。將。張。躡。踢。兩。次。追。趕。上。來。教。他。們。回。去。的。話。說。了。少。年。才。仰。天。打。了。一。個。乾。哈。哈。道。你。們。這。些。東。

西。好。大。的。狗。膽。我。本。待。盡。取。你。們。的。狗。命。替。張。躡。躡。整。頓。山。規。既。不。是。私。自。跟。來。姑。饒。你。們。一。死。祇。是。張。躡。躡。兩。次。追。你。們。回。去。你。們。何。以。不。聽。死。罪。可。免。活。罪。萬。不。能。逃。你。們。有。耳。不。聽。寨。主。之。言。要。這。耳。朵。何。用。說。罷。彎。下。腰。去。就。用。手。中。尖。刀。哧。哧。兩。下。將。躺。着。的。兩。耳。割。了。七。人。眼。睜。睜。的。望。着。心。中。害。怕。萬。分。眼。見。得。就。要。割。到。自。己。頭。上。來。了。祇。是。不。但。不。敢。動。逃。走。的。念。頭。連。躲。閃。都。不。敢。躲。閃。一。下。呆。呆。的。立。着。與。木。偶。一。般。硬。着。頸。項。聽。憑。少。年。一。刀。一。隻。耳。朵。八。個。人。整。整。的。被。割。去。一。十。六。隻。耳。朵。張。必。成。聽。到。了。這。裏。忍。不。住。插。嘴。笑。道。難。道。他。們。八。個。人。都。嚇。得。昏。死。過。去。了。嗎。怎。麼。痛。起。來。也。不。知。道。躲。閃。呢。李。曠。搖。頭。道。這。話。不。是。我。捏。造。得。來。的。當。日。同。被。割。了。兩。耳。的。人。親。口。對。我。說。的。譬。如。耗。子。見。了。貓。池。魚。遇。了。獺。就。有。逃。跑。的。力。量。到。那。時。也。施。展。不。出。來。了。那。少。年。割。完。了。一。十。六。隻。耳。朵。才。將。尖。刀。往。地。下。一。攢。道。你。們。回。山。寨。去。祇。說。我。周。開。發。拜。上。張。寨。主。已。領。教。過。了。下。次。恕。不。再。到。山。寨。拜。訪。去。罷。撲。在。地。下。的。那。人。當。周。開。發。提。步。去。割。七。人。耳。朵。的。時。候。背。上。如。釋。了。千。觔。重。負。已。掙。扎。得。站。起。身。來。去。罷。兩。字。一。出。周。開。發。的。口。八。人。登。時。活。動。了。掉。轉。身。就。待。逃。躡。下。嶺。周。開。發。又。喝。一。聲。站。住。嚇。得。

八。人。又。不。敢。跑。了。周。開。發。仍。回。復。了。溫。文。爾。雅。的。神。態。笑。指。着。麻。擔。並。地。下。尖。刀。說。道。你。們。的。買。賣。沒。做。成。難。道。連。本。錢。都。攢。掉。不。要。了。嗎。何。苦。害。怕。到。這。一。步。我。如。果。要。取。你。們。的。性。命。你。們。便。插。翅。也。飛。不。了。既。恕。饒。你。們。回。去。就。慢。點。兒。走。也。無。妨。礙。八。人。聽。了。這。話。益。發。覺。得。羞。慚。無。地。祇。得。拾。起。尖。刀。各。人。挑。了。麻。擔。忍。痛。低。頭。走。下。界。嶺。回。頭。看。嶺。巔。休。息。亭。內。沒。有。周。開。發。的。影。子。了。才。就。路。旁。樹。底。坐。下。來。由。那。個。資。格。最。老。的。從。身。邊。取。出。刀。創。藥。大。家。敷。上。了。些。兒。才。止。住。了。流。血。幾。個。未。曾。出。師。的。徒。弟。說。道。我。們。因。不。聽。張。二。哥。的。話。以。致。弄。到。這。們。一。個。結。果。還。有。甚。麼。面。目。回。山。寨。去。呢。不。如。就。此。散。夥。各。自。另。謀。生。活。就。是。張。二。哥。將。來。知。道。也。可。以。原。諒。我。們。是。出。於。不。得。已。不。是。背。叛。山。規。幾。個。已。出。師。的。徒。弟。說。道。那。如。何。使。得。我。們。今。日。受。了。周。開。發。小。子。這。般。凌。辱。此。仇。怎。能。不。報。我。們。八。個。人。都。是。初。次。出。來。做。買。賣。本。來。沒。有。多。大。的。能。爲。栽。倒。在。周。開。發。手。裏。算。不。了。甚。麼。回。去。報。知。張。二。哥。山。寨。裏。多。少。能。人。自。然。有。人。出。頭。代。我。們。報。仇。雪。恨。替。山。寨。爭。氣。揚。名。的。趁。周。小。子。還。不。曾。趕。到。銅。仁。府。的。時。候。我。們。晝。夜。兼。程。奔。回。山。寨。報。信。也。還。來。得。及。若。就。是。這。們。散。了。夥。張。二。哥。得。不。着。我。們。的。消。息。每。日。盼。

望我們回去。祇須再耽擱幾日。周小子必已在銅仁府安然。把救他舅父的事情辦妥。天南地北的不知去向。了教張二哥那裏報這仇恨呢。出師徒弟的力量畢竟大些。這幾個未出師的。拗不過祇好依從。於是八個人脚不停步。三日的路程祇一晝夜便趕回了山寨。張躡躑一眼看見了八人的狼狽情形。立時氣得幾乎昏死了。八人仍不敢不照實稟報。張躡躑氣恨得拔出佩刀來。要將八人一併殺却。再親自下山找周開發。拚個死活。山寨中衆徒弟都環跪替八人要求饒恕。張躡躑執意非殺不可。虧得不前不後正在這緊急的時候。忽有一個小兄弟飛跑進來。報道老祖師來了。已到了山下。他們所謂老祖師就是惠清和尚。張躡躑聽說老祖師已到了山下。料猜事非尋常。連忙吩咐將八人綁起來聽候。發落一面整理衣冠。率領衆兄弟下山迎接。心想老祖師在光化寺輕易不肯跨出山門。有事總是打發人來傳我去。吩咐怎的今日却親自到這裏來。一邊想一邊走到半山。祇見惠清和尚已走了上來。他們雖是強盜生涯。却很有些規矩禮節。惠清和尚所到之處。手下衆嘍囉都得排班跪接。惠清和尚來到山寨裏。坐定正色向張躡躑問道。我教你在這山寨裏幹甚麼事的。張躡躑看了惠清和尚。

生氣的神氣祇嚇得跪下地說道師傅是爲周開發的事麼弟子就爲這事氣了一個半死這事實在怪弟子太荒唐不應該打發他們新手去做弟子正待到光化寺裏稟報師傅不知道師傅的法駕親臨弟子情願拚着性命立刻去銅仁府與周開發見個高下甯死也得替師傅爭了這口氣惠清和尚指着張躡踢冷笑道你這話就該打你不怪自己不該打發人去却怪人家不該欺負了你的人你打算替我爭甚麼氣你若是真替我爭氣的這樣買賣也打發人去做嗎且把那八個孽障提出來張躡踢那敢申辨隨將那八人提出惠清和尚親口審問了一番吩咐每人責打八百大板祇打得一十六條大腿條條皮開肉綻鮮血直流並教山寨裏除了八人名字永遠不許在鎮遠道停留張躡踢心裏不服等到惠清和尚的氣平了才問道周開發那小子的能爲雖是不錯但弟子不見得便怕了他他明知道是師傅手下派去的人也應該顧全師傅一點兒顏面用不着下這種毒手不是存心給師傅過不去嗎師傅何以全不與他計較專滅自己的威風呢惠清和尚道周開發的年紀雖輕爲人行事倒甚是老成練達志趣也甚是高尚確是一般後進當中的好漢卽論這回的事祇能怪你派去的人



盡是瞎了眼不認識人的東西隨便換一個稍爲知情識趣的人去見了周開發那種舉動也不至再動手弄出這們大的笑話周開發在界嶺打發他們八個孽障走後隨即寫了封詳細的信並那一十六隻耳朵專人送到光化寺來我一見那大包血淋淋的耳朵祇氣得發昏當時還有些不相信你派去的人竟有那們混帳周開發一面之辭不見得句句實在卽打發人去那一路探聽才知道你派去的八個孽障簡直是存心要討沒趣一點兒不與周開發相干我心想那八個孽障既有那們糊塗混帳受了周開發的磨折難保不回山寨向你挑撥是非慫恿你去銅仁府與周開發拚命好替他們出氣若真個是那們一來天下英雄都得罵我們不識抬舉不是好漢所以我祇得親自到這裏來果不出我所料張躡躑心裏仍是不服道那小子存心瞧不起我們打我玉屏經過連一個信都不通知我怎麼天下英雄倒能罵我們不識抬舉不是好漢呢并且我派去的八個人那小子應該知道都是新手隨便顯點兒手段就可以打發回來何必要割取他們的耳朵這道理恐怕也有點說不過去惠清和尚搖頭道你要知道他周開發這次打從玉屏經過並不是拿薪俸替人家保鏢是押解他自家的

銀兩。又是爲救他舅父之急。不通信。打你的招呼。並不要緊。你派去的八個孽障。存心要取他的性命。他祇割下一對耳朵。有甚麼過分的地方。總之江湖重義氣。他不存心與我們爲難。我們萬不可披蓑衣。打火惹火。燒身。李曠述到這裏。張必成又插嘴問道。惠清和尚這種舉動。這些言詞。周開發知道麼。李曠搖頭道。大約他不曾知道。他若知道。惠清和尚對於界嶺的事。心中毫無芥蒂。也不致時時還存心防範了。周開發自從到銅仁府。將他母舅徐知府救出。益發覺得宦途沒有趣味。回到瀘溪。便極力勸他父親。告老乞休。無奈周金榜生成的賤骨頭。自以爲做到了一個守備。有了不得的威風。周開發一味敗興的話。那裏聽得入耳呢。周開發覺得在瀘溪。看了他的父親。那種奴顏婢膝的樣子。嘔氣獨自一個人。到三山五嶽遊覽去了。我逆料他就聽得瀘溪被圍的信。也決不會趕回來幫助他父親。和我們作對。張必成道。那却不見得。他既在世間。稱好漢父子之情。豈能完全不顧。周金榜是個庸懦無能的人。若沒有能人幫助。他早已嚇得棄城而逃了。卽如今晚這一陣地雷砲火的攻擊。布置就不是他。周金榜的舉動。李曠點頭道。你這話不差。不過這也不是周開發的舉動。周開發若在瀘溪。知道是

我帶兵來打瀘溪。必派人向我來說。我們沒有這們容易過分水。坳的你瞧着罷。天色已快要發亮了。待一會到金雞嶺。便見分曉。二人談到這裏。李曠便傳令拔隊前進。到金雞嶺下。天光已經大亮了。看金雞嶺上的旗幟鮮明。遠遠的就看見一面極大的旗。上被風飄得展開來。分明是一個很大的劉字。守兵都伏在嶺上。寂靜無聲。不見一個人走動。看不出究有多少兵把守。李曠既率兵到了這裏。自然傳令攻上去。營中也帶了抬鎗大砲。同時向嶺上仰攻。祇是嶺上並不開砲。還擊李曠。祇得親率二十四個把兄弟。並數百精壯敢死的會黨。當先衝殺上嶺。這金雞嶺並不十分陡峻。不過山路仄狹。路兩旁荆棘叢生。衝上去很不容易。已衝到半山。才聽得嶺上一聲鼓響。就有無數的大砲。同時向嶺下轟擊。李曠營裏帶的大砲。是鐵鑄的力量。雖可及遠。然笨重非常。山路崎嶇。更是不容易行動。嶺上的砲。是用新鋸下來的溼松樹。鑿空樹心。做砲身。隔一兩寸遠。上一道鐵箍。和鐵砲一般的灌硝藥子。彈雖打不到鐵砲。那們遠祇是在一里以內。比鐵砲還兇。得可怕。轉動尤爲靈巧。這種木砲裏面灌的是散子。一砲轟出。砲彈如雨點一般射下。李曠雖驍勇無奈。爲地勢所限。數百衝鋒的精壯。被上面一排砲。

衝得紛紛往山下跌落。一瞬間之間就打死了一大半。二十四個把兄弟之中也有八九個中彈栽倒的。李曠料知不變更方略是決衝不上去的。祇得傳令退下。才退到山底嶺上的鎗砲便即時停了。開放所有開砲放鎗搖旗吶喊的兵士又都已伏下去。不見蹤影。不聞聲音了。李曠退下來和張必成計議道。這一次敗仗真出我意料之外。實在想不到瀘溪地方除了周開發之外還有這們一個能人。看嶺頭大旗上寫着那們大的一個劉字。可見得這人姓劉。祇是我在瀘溪盤桓的時日也不少。却從來沒聽說有姓劉的武官。有甚麼能耐。這倒得先探聽出姓劉的來歷。再作計較。張必成道。依我看來不見得是姓劉的。有甚麼能耐。多半就是周開發回來。姓劉的不過奉他的命令行事。李曠躊躇道。或者如你所料也未可知。你我既奉命率師來攻瀘溪。便是周開發真個回來和我爲難。作對我也不害怕。這金雞嶺非十分險要。可守之地。嶺上的地面不寬不能容多少人馬。你我各選五百壯丁。就在今夜分左右抄上嶺去。這正面也同時向上衝殺。我料守這嶺的兵馬不多。所以昨夜不敢迫近森林。今日不敢顯明出戰。我們帶了上萬的人馬。若攻打這個金雞嶺。都攻打下。還有甚麼面目回見祖師張

必成道。你所見的一點兒不錯。我們昨夜今日已兩次受挫。他們若是兵力厚。乘勝衝殺出來。我們此刻能在這裏立足嗎？李張二人各就軍中挑選了五百名勇敢之士。並將其餘的兵士分做幾隊。輪流在正面向嶺上攻擊。使嶺上的兵不得休息。佈置停當了。李張二人便各帶了五百兵。分途出發。要知能否占領金雞嶺。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問鼎野心成燭火 典錢金錫起波瀾

話說李曠和張必成挑選精壯準備分路仰攻金雞嶺。誰知這裏正面攻擊的嶺上並不發礮。應戰初時李曠的兵因知嶺上的礮火厲害。曾在半山中被轟死了幾百人。此時雖沒有還礮。然驚弓之鳥總不敢直衝上半山去。一面向上仰攻。一面分派徒手兵士悄悄的從荆棘中攀爬上嶺。爬到嶺上看時那裏見一個兵的蹤影。呢祇有那許多大小的旗幟依舊插在嶺上。隨風飄展。爬上去的兵士見已沒有敵人。嶺下的兵才敢一擁而上。算是沒有抵抗的。佔領了金雞嶺。却說李曠率領了五百名勇敢的會黨。並十幾名不曾受傷的把兄弟。從金雞嶺左邊抄過去。逢山過山。逢水過水。並無道路可。循須盤繞三十多里。遠近才可抄到金雞嶺的那邊。出發後才走了四五里路。就聽得



金雞嶺下的鎗礮和喊殺之聲大作。知道是自己的兵已開始輪流向嶺上攻擊。不由得精神大振。督率着隊伍努力猛進。又走了十來里。因隔離金雞嶺遠了。已不聽得礮聲。在李曠等心理以爲是聽不着。想不到是已無抵抗的佔領了。走到天色將近黃昏了。距離金雞嶺背後還有六七里。忽見路旁一顆樹上懸掛着一條白布。足有丈多長。布上寫了一行大字。因天色昏暗。又離地太高。看不清。是一行甚麼字。李曠親自上前一躍躡上樹枝。將白布撕了下來。不看那字。猶可看時。祇氣得臉上變了顏色。雙手都禁不住發起抖來。原來布上寫着的那行字道。劉達三久已在此等候。活捉逆賊李曠。李曠看了。氣得將白布一撕。兩半心裏又忿怒。又不免有些惶急。正要率衆猛撲金雞嶺。與劉達三見個高下。祇是那裏來得及。剛把白布撕破。四圍的鎗礮聲喊殺聲已隨着布聲大作。李曠所帶的五百多人。盡被包圍。鎗子礮彈叢叢密密的下來。如傾盆大雨。祇聽得一片大叫聲。不要放走了。逆賊李曠。李曠到這時。不由得不慌張。着急而此時。又正是暗雲四合。數丈以外。便看不分明。也不知道四圍究有多少人。馬祇得揚着臂膊。在軍中大呼道。我們須大家拚命做一路殺上去。才可死裏逃生。若不捨得拚命。

就。惟。有。束。手。待。斃。萬。無。生。理。了。願。拚。命。的。都。跟。我。來。喊。罷。自。率。着。同。來。的。十。幾。個。把。兄弟。各。舞。動。手。中。器。械。因。不。知。道。虛。實。不。敢。再。朝。前。進。祇。得。併。力。向。歸。路。上。殺。去。數。百。會。黨。也。跟。着。直。衝。而。上。好。在。天。色。已。昏。暗。鎗。礮。都。沒。有。準。頭。李。曠。等。十。多。人。如。發。了。狂。的。虎。豹。逢。着。官。兵。便。砍。一。陣。混。殺。已。衝。出。了。重。圍。不。敢。回。顧。直。退。到。金。雞。嶺。這。邊。原。來。出發。之。處。才。停。步。收。拾。敗。殘。人。馬。跟。着。逃。回。來。的。不。上。一。百。人。那。五。分。四。以。上。的。人。死。傷。的。死。傷。逃。亡。的。逃。亡。了。還。僥。倖。佔。領。了。金。雞。嶺。李。曠。剛。統。率。着。敗。殘。人。馬。上。了。金。雞。嶺。就。聽。得。山。那。邊。鎗。礮。聲。又。大。作。了。初。時。還。祇。道。是。劉。達。三。率。兵。來。反。攻。連。忙。據。險。應。敵。混。戰。了。一。會。才。知。道。是。張。必。成。從。右。邊。包。抄。過。來。攻。山。的。李。曠。受。了。這。次。戰。爭。的。教。訓。方。明。白。行。軍。非。有。哨。探。問。諜。斥。埃。尖。兵。種。種。佈。置。就。和。一。個。聾。了。瞎。了。的。人。一。樣。直。待。敵。人。殺。到。跟。前。還。不。知。道。招。架。祇。是。因。爲。知。道。遇。了。敵。手。不。敢。亂。動。這。次。雖。僥。倖。得。了。金。雞。嶺。倒。頓。兵。不。敢。冒。昧。前。進。了。派。人。探。聽。劉。達。三。如。何。忽。然。到。了。這。裏。有。些。神。出。鬼。沒。的。舉。動。原。來。劉。達。三。自。從。在。南。京。辭。官。之。後。一。心。要。捉。拿。李。曠。碎。屍。萬。段。以。洩。胸。中。之。忿。到。處。訪。查。了。一。會。不。曾。訪。出。下。落。聽。說。湖。南。有。個。廣。德。真。人。就。是。數。十。年。前。在。四。

川。享。盛。名。的。銀。鎗。陳。廣。德。於。今。修。道。深。山。神。通。廣。大。四。方。豪。傑。之。士。聞。風。依。附。他。的。不。少。確。是。一。個。有。大。志。將。要。幹。大。事。業。的。人。劉。達。三。原。不。是。忠。於。清。朝。的。官。見。有。廣。德。真。人。這。般。人。物。遂。也。動。了。依。附。之。念。特。地。回。四。川。集。合。了。一。班。同。會。的。兄。弟。打。算。來。辰。州。歸。附。廣。德。真。人。手。下。不。料。一。到。湖。南。廣。德。真。人。便。已。在。桃。源。發。難。了。再。一。打。聽。知。道。李。曠。甚。得。廣。德。真。人。的。信。用。因。此。不。覺。自。己。尋。思。道。李。家。那。小。子。既。得。寵。信。我。去。是。萬。不。能。相。容。的。我。與。其。去。投。奔。他。不。能。相。容。再。翻。臉。出。來。不。如。憑。着。我。這。一。身。本。領。先。將。李。家。那。小。子。除。掉。洩。了。我。胸。頭。之。恨。再。作。計。較。劉。達。三。主。意。既。定。便。一。意。與。李。曠。爲。難。將。帶。來。的。會。黨。中。兄。弟。分。佈。慈。利。石。門。一。帶。專。一。打。聽。李。曠。的。行。動。李。曠。如。在。睡。夢。中。一。些。兒。沒。有。察。覺。而。李。曠。的。一。舉。一。動。鉅。細。不。遺。的。劉。達。三。都。如。目。覩。劉。達。三。既。探。知。李。曠。將。率。兵。來。攻。瀘。溪。卽。日。親。自。去。拜。會。瀘。溪。知。事。並。周。金。榜。守。備。詳。陳。戰。守。方。略。瀘。溪。知。事。得。了。慈。利。石。門。陷。落。的。報。正。苦。無。法。應。付。聽。了。劉。達。三。的。言。語。又。知。道。劉。達。三。是。江。南。的。紅。候。補。道。自。是。欣。然。聽。信。劉。達。三。有。劉。達。三。的。用。意。也。不。待。知。事。守。備。如。何。請。求。幫。同。拒。賊。就。慨。然。擔。任。領。兵。去。金。雞。嶺。拒。守。不。過。依。劉。達。三。的。意。思。要。把。瀘。溪。所。有。

的兵全數交他指揮調遣。周金榜不肯祇能撥五百名交劉達三。還有一千多人由周金榜自己率着守城。一面飛文告急。劉達三能將賊兵戰退。固好萬一賊勢猖獗。劉達三不能取勝。便準備死守瀘溪城。專等救兵來了。再出城迎戰。劉達三領了這五百官兵。並自己帶來的兄弟。總共才有六百多人。瀘溪城上的大礮。雖有不少的尊數。然一則太笨重了。搬運不易。二則知事守備都極膽小。也十分信劉達三。不過不敢將那些守城的大礮交與劉達三。劉達三心想。我這裏的兵力。既比賊人少了十多倍。金雞嶺又不是有天險可恃的。所在我若不仗着鎗礮。應敵兩下。殺到跟前來了。我這六百多人。就一個個都有飛得起的本領。也殺他一萬賊兵。不過沒得倒敗在這小子手裏。那就給人笑話了。劉達三一個人想來。想去。才想出用溼松樹製礮的應急方法來。這種木礮。不過不能耐久。每礮祇能發四五次。便沒用了。然在那時候的戰事。已可算得是一種利器。劉達三就因有這兩次戰爭的成績。瀘溪的官紳都要求他幫助守城。瀘溪所有的官兵。盡聽他指揮。李曠在金雞嶺養精蓄銳了兩日。率兵來攻城。竟被劉達三打得大敗。這其間也有關氣運。那時清廷的國運未終。李曠既大敗於瀘溪。而曾彭壽

成章甫二人率兵攻辰谿保靖的初時還很得手打了幾個小勝仗後來朱宗琪趕到辰谿替官兵畫策竟將曾彭壽活捉了在辰谿城樓上正法將曾彭壽的頭顱用漆盒盛了打發人送給成章甫成章甫祇氣得死去活來曾成二人所統率的都是未經訓練的兵勝則爭先猛進各不相讓敗則如鳥獸散各不相謀成章甫見曾彭壽喪了性命知道匪衆敵不過官兵廣德真人難成大事夜間乘左右不備改裝逃得不知去向了廣德真人的神通法術在平時施用異常靈驗真有呼風喚雨之能倒海移山之力草木砂石經廣德真人念動咒語祇須用手一指立刻就能變成人馬人可以使鎗刺棒馬可載重行路屢試不爽所以能引誘一般人信仰以爲是真命天子出現了不知怎的一旦正式與官兵對起陣來一切法術都施用不靈了從桃源發難起不曾支持到一年便在湘西立脚不住幸虧何壽山當日從彌勒院出來之後仗着在劉達三家所得的那些珍寶變賣了不少的金銀就在四川招集黨徒蓄養勢力那時江西九龍山的會黨勢力雄厚聲名高大九龍山的黨羽幾乎佈滿了江西廣西兩省做了無數的大盜案一般捕役雖明知是九龍山的強人做的却沒人敢前去捕拏何壽山與九



龍山的首領交情極厚。劉達三辭官回四川的時候，何壽山一打聽他辭官的原因，料知他對李曠和自己必恨入骨髓。狹路相逢，是決不肯善罷甘休的。凡人做了對不起朋友的事，不問這人如何能幹，如何厲害，事後斷不願再和這朋友見面。何況何壽山與劉達三結下了那們深的仇怨呢？因此何壽山見劉達三回了四川，便不敢再在四川停留了。其實何壽山那時在四川的勢力，比劉達三大了幾倍。劉達三就是存心要找何壽山報仇，何壽山也不至懼怯躲避。無奈替旁人打抱不平，自己倒於中取利。這種事實在自覺有些對不起劉達三。若待劉達三見面，責以大義於自己面子上太難堪了。所以乘劉達三才回四川不久，就率領着心腹黨徒投奔九龍山，合夥廣德真人。在桃源發難的時候，凡是平日各處與有聯絡的會黨，都有通知力量雄厚的，就各在本地響應。力量小的，就趕到湘西來聽候調遣。九龍山也得了這種通知。論九龍山那時的勢力，要襲取一二府縣的地盤，未嘗不能做到。無如山上原有的會黨，素無遠大的志向。其中本領最好人品最高的，也不過做到一個劫富濟貧的好漢。在江湖上享點兒俠義的聲名，就得了做遠大事業的思想。一個也沒有因爲平日大家都沒有

這種思想便沒有這種準備黨衆都散處各方一時很不容易召集攏來原有首領對廣德真人的通知打算不作理會何壽山是曾在彌勒院同謀並當衆承諾回四川蓄養實力的此時見廣德真人已經發動當然不能坐視不理并且何壽山也是個有野心的人當時接着通知卽勸原有的首領趕緊傳集同黨商議響應原有的首領不願盲從幾言不合就與何壽山火併起來何壽山是準備了火併的自然佔了優勝將原有首領殺了有志氣的跑了沒志氣的降了反手之間九龍山的地盤何壽山便反客爲主了何壽山佔據九龍山之後少了一大部分勢力襲取城池響應的事就沒有力量能做了像九龍山那樣的山寨佔據很不容易佔到了手便不捨得離開恐怕復被他部分有力的人奪去加以九龍山原有的黨羽得到山寨被何壽山奪了首領被何壽山殺了的消息大家都氣忿的了不得四處求人幫助要奪回山寨殺却何壽山替首領報仇何壽山知道這種情形尤不能不着意防範連忙將四川所有的徒衆盡數調到九龍山來仗着九龍山地勢險峻的便利山上原有黨羽來奪了幾次都不曾奪去然而就在這你爭我奪不得開交的時候廣德真人已在湘西失敗到不能立腳了

何壽山也。希望自家有實力的人來共同佔據這山寨。免得被仇人奪去。聽說廣德真人在湘西立脚不住了。卽派人去迎接大衆。退上九龍山。再徐圖大舉。這種造亂的事。在那勢力方張的時候。無知無識的愚民及無業的地痞流氓。隨聲附和。大家來打。渾水捉魚的。便風起雲湧。聲勢益加浩大。及至幾個敗仗打下來。到將近立脚不住了。所有隨聲附和的東西。就一個惟恐禍事沾身。都遠走高飛的。尋不見蹤影了。其相守不去的。不是無家可歸的。便是和廣德真人關係太深。不忍背叛的。總共不過數百人。一齊退上了九龍山。廣德真人從此就在九龍山落草爲寇。這且按下不表。於今日且說小牛子劉貴自從那日抱了他小主人。曾服籌。逃出白塔澗。來原打算在百數十里外的親戚家中暫住些時。等待白塔澗的禍事了。結仍回故土。這日匆匆忙的走着。惟恐遇見官兵。有人認識。又恐怕遇着朱宗琪的家人。有意與他爲難。提心吊胆的奔波了二十多里。劉貴是生長那地方的人。情形熟悉。知道已離開了危險區域。才把一顆心放下。懷中的小主人却哭啼啼叫起媽媽。媽媽來曾服籌。這時已是三歲的孩子了。初離家的時候。小孩子們那裏知道。便是生離死別。平日經劉貴抱在外面玩耍慣了的。以爲

這。時。也。是。抱。在。外。面。玩。耍。所。以。在。別。離。他。父。母。之。時。並。不。哭。泣。及。至。走。了。二。十。多。里。路。經。過。的。時。間。太。長。久。了。肚。中。也。有。些。饑。餓。起。來。自。不。能。禁。止。他。啼。哭。劉。貴。在。平。日。的。性。情。雖。是。十。分。粗。魯。此。時。倒。一。點。兒。不。粗。魯。了。一。面。不。停。步。的。向。前。走。着。一。面。指。東。說。西。的。哄。騙。着。曾。服。籌。不。哭。又。走。了。幾。里。到。一。處。小。市。鎮。上。買。了。些。小。孩。喜。吃。的。糕。餅。落。飯。店。將。曾。服。籌。喂。飽。了。也。學。着。婦。人。抱。小。孩。的。樣。一。面。啊。拍。一。面。搖。晃。小。孩。的。腦。筋。簡。單。祇。要。吃。飽。了。身。體。一。感。着。舒。服。便。悠。然。入。睡。劉。貴。將。曾。服。籌。安。睡。妥。當。了。自。己。才。洗。脚。進。飲。食。夜。間。準。備。了。些。糕。餅。在。枕。邊。方。把。曾。服。籌。抱。在。懷。中。同。睡。初。離。娘。的。小。孩。半。夜。沒。有。不。哭。着。叫。媽。的。劉。貴。的。性。情。雖。由。粗。魯。而。變。成。精。細。祇。是。帶。小。孩。子。的。事。儘。管。是。細。心。的。男。子。一。時。也。辦。不。了。劉。貴。在。平。日。何。嘗。留。心。看。婦。人。帶。過。小。孩。也。不。知。道。半。夜。是。要。抱。起。來。撒。尿。拉。屎。的。祇。知。道。呵。之。拍。之。或。恐。嚇。之。好。容。易。等。曾。服。籌。哭。着。叫。着。哭。叫。得。疲。倦。了。又。昏。沉。睡。去。却。是。一。泡。尿。撒。下。來。衣。服。被。褥。頓。時。撒。了。個。透。溼。在。飯。店。裏。歇。宿。一。則。沒。有。乾。的。更。換。二。則。他。自。己。也。是。年。輕。的。人。磕。睡。要。緊。白。天。要。趕。路。夜。間。又。有。一。半。時。間。被。曾。服。籌。哭。叫。得。不。能。安。睡。祇。得。將。曾。服。籌。移。到。不。會。溼。透。的。所。在。睡。了。

自己睡在溼地方。免得小主人受溼氣生病。以劉貴精力之強。脚步之快。一天走一百幾十里路。並不吃力。無如這時。抱着曾服籌在手裏。不能照平日。或空手馱着包袱的走法。走不到十多里路。曾服籌一哭叫起來。就得找一處人家歇下來。拿糕餅哄着曾服籌吃。直走了三日。才走到劉貴的一個親戚家中。劉貴將主人託孤的話對這親戚說了。道我主人素來是一個正直無私的好人。祇因白塔澗的惡紳朱宗琪和我主人有些嫌隙。存心暗害我主人。誣我主人藏匿妖人。圖謀不軌。我想吉人自有天佑。不久必有水落石出的時候。那時我再抱小主人回去。他這親戚是種田的人家。外面的事情一點兒不知道。卽留劉貴住下來。住不到幾日。桃源縣被匪攻陷的消息已傳遍了。湘西因爲朱知事被殺。這消息傳播得更駭人聽聞。劉貴最關心打聽知道攻陷桃源縣的匪首。當中有曾彭壽。成章甫在內。祇嚇得寢饋不安。這親戚一聽說劉貴的主人真個謀反叛逆。攻城殺官。那裏還敢留劉貴和曾服籌在家中居住呢。知道這種窩藏逆種的罪名。不發覺則已。發覺是要滅族的。加以這地方離桃源不過百多里路。是官兵注意的所在。祇得逼着劉貴立刻逃往別處去。劉貴也自覺這地方不妥。當心惹我。



主人既是糊塗油蒙了心，真個附和人家造起反來，除却果然能把清朝滅了，我主僕才有重見之日。不然祇怕是從此永別了。已將這三歲的小主人託我，我若不帶着遠走高飛在本地方，怎免得了有人挑眼？我有一個本家哥子劉劍棠，多年跟着他父親在湖北通城縣做布生意。他小時候曾和我在一塊兒玩得很好，雖已有好幾年不見面了。同宗兄弟總應有些情分。我在急難的時候去投奔他，却並不沾刮他甚麼估量。他決不會不容留我。主意打定也不對這親戚說明去向，恐怕他們種田的人不知道事情輕重，隨便向人洩漏出來，不是當要的。祇說逃難是不能有一定去向的。逃到甚麼地方可以停留，便在甚麼地方停留。他這親戚也祇希望他主僕快些走開，出了大門就可免得拖累。至於逃向甚麼地方去，是不暇追問的。劉貴抱着曾服，籌向通城逃走在路上，也不知受了多少辛苦，經過多少人的盤詰，才到了通城。一打聽劉劍棠的居處，通城並沒人知道，祇得在一家客棧裏住下來，慢慢的探訪。經了好多時日，才探訪得劉劍棠父子所做的布生意，並不是在通城設立鋪面做門市買賣。是每年運若干布疋到通城來，在客棧裏住着。每日父子兩人各自肩着一大疊布疋，到各處街頭。

巷尾叫賣。近兩年因通城生意不好，已改變了銷場，不到通城來了。劉貴大失所望，然既辛辛苦苦的到了通城，一時又找不出可以投奔的所在，祇得停留下來。心想：我身邊雖帶了些銀兩，和主母交結我的金鐲，但是坐吃山空，我又沒有可以賺錢的手藝。若直待手邊的錢用光了，再想生財的方法，就更難了。不如趁於今手邊有錢的時候，找一種小生意做做，祇要賺的錢能供給我主僕兩口，就可以持久下去了。劉貴想定了。這做小生意的辦法，就與這時在下的客棧老闆說明，想在通城做小生意的意思，並打聽有甚麼小生意好做。這老闆姓陳，大家都稱他陳老闆，倒是一個誠實人，便問劉貴能拿出多少本錢來做生意。劉貴說不過百多串錢。陳老闆想了一想，道：你是個異鄉人，初來此地做生意，又沒有一項生意是內行，起手太大的生意不好做，祇能做那每日賺錢不多，却靠得住，不至賠本的生意。你既和我商量，我可留意帮你打聽。打聽過了兩日，陳老闆對劉貴說道：恭喜你，我已替你找着一項再妥當沒有的好生意了。本錢化的不多，舖面生財一切都現成的，祇要你去接手做起來，就是了。劉貴聽了，很高興的問是甚麼生意。陳老闆笑道：就在我這隔壁有一家豆腐店，已開設得年

代。不。少。了。那。老。闆。因。爲。年。紀。衰。老。了。不。願。意。再。做。下。去。並。且。養。老。盤。纏。也。夠。了。所。以。情。願。招。人。盤。頂。這。項。生。意。是。再。妥。當。也。沒。有。了。不。知。道。你。老。哥。的。意。思。怎。樣。劉。貴。聽。了。歡。喜。道。旁。的。生。意。我。都。是。外。行。惟。有。這。豆。腐。生。意。我。倒。懂。得。一。點。兒。老。闆。可。以。先。帶。我。過。去。瞧。瞧。麼。陳。老。闆。點。頭。道。自。然。先。帶。老。哥。過。去。瞧。瞧。合。意。再。說。陳。老。闆。當。下。卽。引。劉。貴。抱。着。曾。服。籌。走。過。隔。壁。豆。腐。店。去。鄉。下。大。戶。人。家。多。有。是。自。家。長。工。打。豆。腐。當。菜。吃。的。因。此。劉。貴。從。小。在。曾。家。就。學。會。了。這。一。門。手。藝。知。道。這。種。生。意。利。息。雖。然。不。厚。沒。有。大。的。發。展。祇。是。本。錢。要。的。不。多。每。日。靠。得。住。有。多。少。錢。生。意。可。做。永。遠。不。會。有。折。本。的。事。那。豆。腐。店。的。老。闆。見。是。由。隔。壁。陳。老。闆。介。紹。前。來。的。人。不。好。意。思。張。開。大。口。討。價。兩。下。都。覺。相。安。祇。三。言。兩。語。就。把。頂。費。說。妥。了。並。約。好。了。日。期。搬。遷。兌。價。憑。着。陳。老。闆。將。一。切。生。財。器。具。都。上。了。點。單。才。回。隔。壁。客。棧。來。劉。貴。回。房。將。身。邊。所。餘。的。散。碎。銀。兩。計。數。不。夠。做。頂。費。次。日。吃。了。早。飯。祇。得。抱。着。曾。服。籌。走。到。一。家。當。鋪。裏。從。腰。間。取。出。曾。劉。氏。交。給。他。的。金。鐲。來。遞。上。櫃。台。去。要。押。五。十。串。錢。櫃。上。朝。奉。接。過。那。鐲。翻。過。來。覆。過。去。看。了。兩。遍。忽。從。櫃。台。裏。伸。出。頭。來。向。劉。貴。渾。身。上。下。打。量。了。幾。眼。道。這。金。鐲。是。你。的。嗎。劉。

貴聽了很不愉快的答道不是我的是誰的你有金鐲肯給我拿去當店裏押錢麼那朝奉冷笑了一笑問道既是你的你知道這金鐲有多重是甚麼地方甚麼招牌的銀樓裏打的劉貴見朝奉無端這們盤詰不由得生氣反問道這金鐲是假的嗎朝奉搖頭道假倒不是假的劉貴道既不是假的你們當店裏專憑東西押錢祇要東西不假要你盤問我這些話幹甚麼那朝奉也放下臉來說道我勸你識趣一點兒這金鐲在你手裏你應該明白他的來歷再嘴強是要吃虧的啊劉貴忍不住大怒指着朝奉罵道你這東西說的是些甚麼屁話你店裏能當便當不能當就退還給我我要你管我的來歷幹甚麼我一不是偷來的二不是搶來的你不配盤問我的來歷劉貴正大聲爭吵櫃台裏面卽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來滿面和善之氣搖手止住那朝奉開口旋用兩眼打量到劉貴劉貴看這人的神情氣概估量就不是店主也是這店裏一個很重要的人正待向這人理論祇見他已開口說道老哥不要性急我們做典當生意的從來不問物品的來歷祇要是能押錢的不問是誰拿來都一般的抵押不過敝同行近來奉了通城縣的曉諭城外紅杏村石御史家上月被強盜搶劫了搶去銀錢衣

服首飾無數附了一大張失物單分諭各典當留意看有沒有拿失物單中所開明的衣服首飾前來抵押的我因見你老哥是個很誠實人的模樣才肯將這些話向老哥明說失物單裏面寫明了有金鐲兩對是在常德聚寶銀樓打造的上面都有聚寶樓三字的印章你老哥這副金鐲雖不知道來歷何如然上面的印章確是聚寶樓三字敝店既奉了縣大老爺的曉諭便不敢不認真查問劉貴道這也太笑話了聚寶銀樓在常德開設了七八十年難道賣出的金手鐲就祇石御史家的兩對不許旁人買嗎凡是聚寶銀樓打造的金鐲自然都有聚寶樓三字印章這如何能拿了做憑據呢店主連忙說道不是拿這印章做憑據硬指老哥這金鐲就是搶劫石家的不過石家的來頭太大縣大老爺很着急怕這案子辦不了但能尋到一點線索以後便好辦了好在石家此刻還有人坐守在縣衙裏催促請老哥同去縣衙裏將金鐲給石家的人認認不是他家的東西他決不敢亂認老哥儘管放心劉貴聽了心想這事真教我爲難不去越顯得心虛有弊並且這當店裏的人也斷不肯放我脫身我主人犯了叛逆大罪我是奉小主人逃避到這裏來的怎好胡亂去見官呢萬一真情敗露了我死雖沒



要緊我這小主人豈有生理劉貴心中正在計算當店主人已教朝奉捧着金錫催劉貴一同到縣衙裏去劉貴不能說不去的話祇得抱了曾服籌跟着同走一面思量回答的言語當店主人在前朝奉在後將劉貴夾在中間一路無言語走到了縣衙當店主人到門房裏報告了情由門房見是石家盜案來請驗贓的自不敢視同尋常事件隨即進裏面稟報這時通城縣知事也是姓劉單名一個曦字是散館的翰林出身爲官清廉正直斷獄如神做了好幾任知事地方百姓都稱他爲小包公無論如何疑難的案件到他手裏沒有不解決的他初到通城縣來上任不到三個月就破獲了一件很離奇的好情謀殺案小包公的聲名因此更大了通城縣有一個姓魏名丕基的是個在通城很有才名的秀才祇因屢困場屋不能連科上進就受聘到外省襄理刑幕直到五十歲才辭館回通城來手邊也積蓄了上萬的銀子因爲沒有兒子髮妻又已去世就在通城續娶了一個姓周的小家婦女這周氏原曾嫁過人的過門不上一年就把丈夫死了既不曾生兒育女又沒有可以守節的財產就退回娘家來年齡已有二十七八容貌却生得很豔麗娘家的父親已死了母親的年紀雖不甚老然因哭他

父親哭的太厲害。將雙目都哭瞎了。他父親在日全靠幫人家做生意。得些兒薪水。養家。絲毫積蓄也沒有。死後就四壁蕭條。母女都無依靠。虧得有個同宗叔父。叫做周禮賢的。憐憫他母女兩個。按時接濟些兒。這周禮賢也是一個讀書不得發跡的人。心計最好。最喜替打官司的人出主意。做呈詞。官司一經周禮賢的手打起來。無理可以打成有理。原來打輸了的。他能包管打贏。本是一點兒恆產沒有的。就仗着一枝做呈詞的筆。一副替人出主意的腦筋。起居飲食。比大富豪還要奢侈。通城上中下三等的人。他都有結納。他又懂得些三教九流的學術。與江湖術士也有往來。魏丕基初回通城的時候。因帶回了上萬的銀錢。要購買房屋田產。周禮賢既是向空啄食的人。這種買賣房屋做中的事。有利可圖。自是樂於奔走的。魏丕基見周禮賢很精明。能幹。在通城又很有些體面。凡事都肯盡力幫忙。也樂得結交。這們一個朋友。一日魏丕基在周禮賢家無意中看見了一個荆釵壓鬢。素衣着體的少女。從外面走了進來。嚶嚶鶯鶯聲的向周禮賢叫了一聲叔叔。即走進裏面去了。魏丕基平日雖不是道學君子。然也不是輕薄無行的人。不知怎的。這時候一見了周氏那種娉婷丰度。不由得心裏怦然衝動。

偷眼望着周氏走進裏面不看見了才收轉眼光來定了定神思忍不住對周禮賢問道這位進裏面去了的是府上甚麼人周禮賢登時現出淒然的樣子答道這是一個頂可憐的人雖是和我同姓論宗枝却很疎遠隨即將周氏不幸的身世說了一遍接着說道他平時不是萬不得已不出房門的今日到我這裏來不待說又是家裏沒有米了魏丕基不由得歎了一口氣道這種身世真是可憐祇是何不選擇一個相安的人家嫁過去呢周禮賢道他母親何嘗不是這們着想呢不過相安兩個字談何容易這丫頭身世雖苦志向倒高他也略識幾個字種田的不用說就是做生意買賣的他眼睛裏都不大瞧得來巴不得是讀書有學問的人才稱意然而祇讀書有學問家計太貧寒了過門就得親自操作勞苦的他又不願意還有他那個瞎了雙眼的老娘他不嫁便罷嫁了也得女婿贍養的因此高不成低不就至今還是苦守在家魏丕基點了點頭說道像他這般容顏資質也不怪他非讀書有學問的人不嫁周禮賢連忙接着說道你這話不錯我也粗通相人之術仔細看他的相確不是始終貧寒的將來還可望有兩個貴子晚景極佳無比魏丕基很相信周禮賢的話當下却不曾表示甚麼

意思回家後卽打發人到周禮賢家來。託周禮賢做媒要娶那周氏爲繼室。並聲明願意養周氏母親的老。要知這親事能不能成功。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招算命好友設圈套 騙測字清官訪案情

話說魏丕基看中了周氏。派人到周禮賢家裏央他做媒。周禮賢對着來人故意爲難。了一會才答應去撮合。往返磋商了好幾遍。周氏有種種要求的條件。魏丕基都應允了。親事便已成功。周氏嫁到魏丕基家。雖是老夫少妻。倒顯得十分恩愛。祇是魏丕基在外省半生辛苦積蓄得來的一些兒財產。很看得珍重。輕易不肯花費一文錢。家中日用油鹽柴米瑣屑的事。魏丕基是從來親自經手。慣了的不肯委人經理。周氏到魏家祇有穿衣吃飯的權。一切家事都不能過問。周禮賢與魏家往來最密。曾屢次勸魏丕基將家務交給周氏管理。自己好安享安享。魏丕基總像有些不放心的樣子。仍不許周氏問事。周禮賢便也不再勸了。周氏過門了兩三年。還不曾懷孕。魏丕基想生兒子的心思很切。一日見着周禮賢。忍不住問道。你老人家當日不是曾說你姪女的相好將來還可望有兩個貴子的嗎。怎麼已來我家這幾年了。還不生育呢。周禮賢笑道。

你不用性急。他相上該有貴子。終久是免不了。要出世的。魏丕基着急道：「我此刻已是五十四歲了。終久將到甚麼時候。你老人家是精通相理的。他的相上應該有兩個貴子。請看我的相到底怎麼樣呢？」周禮賢端詳了魏丕基幾眼。現出遲疑的神氣。說道：「你的相我早已認真看過了。祇是有些拿不定。不敢亂說。我問你幾句話。看對不對。對了再說。不對便毋須談了。算是我的相術不準。」魏丕基連忙問道：「幾句甚麼話？」周禮賢道：「我看你的左邊屁股上應有一顆黑痣。有不有呢？」魏丕基很驚訝的答道：「有的。有的。你老人家怎麼知道的？」周禮賢微笑點頭道：「既對了。再說你的右邊大腿上也應該有兩顆。一大一小的。痣大的色黑。小的色紅。魏丕基不待周禮賢往下說。就立起身來。一拱到地。說道：「你老人家真是相法神奇。不由我不五體投地的佩服。我這下身的三顆痣。不但沒外人知道。就是我自己也直到近年來才發見出來。你老人家若在三年前問我。我還得到無人處褪下袴子來看。一看方能回答得出。像你老人家這般神妙的相法。我在外省遇了不少的江湖相士。簡直沒有一個趕得上。周禮賢笑道：「這倒算不了一回事。你問我看你的相到底怎麼樣。我之所以很遲疑的緣故。第一就是爲不知道你。」



的。內。五。行。與。外。五。行。合。也。不。合。於。今。既。問。明。知。道。相。合。了。却。還。有。一。層。我。仍。參。不。透。其。中。道。理。據。我。看。你。的。相。你。將。來。的。晚。景。也。應。該。好。的。了。不。得。與。我。姪。女。的。相。符。合。然。而。就。部。位。與。氣。色。兩。項。仔。細。推。詳。起。來。在。三。個。月。之。內。你。務。須。小。心。謹。慎。才。好。可。惜。我。不。會。推。算。八。字。不。知。道。你。的。流。年。星。宿。怎。樣。最。好。等。街。上。有。算。命。的。瞎。子。經。過。叫。一。個。進。來。將。你。的。八。字。報。給。他。算。算。看。是。怎。樣。說。法。算。出。流。年。星。宿。來。了。我。再。看。相。就。更。有。把。握。了。魏。丕。基。是。個。極。迷。信。星。相。的。人。聽。了。這。些。話。不。由。得。問。道。據。你。老。人。家。看。我。的。部。位。氣。色。畢。竟。怎。麼。樣。呢。大。約。不。至。有。甚。麼。禍。事。吧。周。禮。賢。躊。躇。了。半。晌。答。道。我。也。是。這。們。想。像。你。的。爲。人。和。你。的。處。境。應。該。不。至。有。甚。麼。禍。事。到。你。頭。上。來。所。以。我。才。遲。疑。不。敢。斷。定。若。在。尋。常。人。生。了。你。這。種。部。位。又。現。了。這。種。氣。色。我。祇。一。望。便。能。斷。定。也。無。所。用。其。遲。疑。更。不。須。叫。算。命。的。來。推。算。八。字。了。魏。丕。基。道。就。你。老。人。家。在。這。裏。的。時。候。打。發。人。去。叫。一。個。算。命。的。瞎。子。來。好。麼。隨。便。在。街。上。叫。一。個。都。行。嗎。周。禮。賢。道。江。湖。上。算。命。的。都。是。一。樣。的。師。承。其。中。雖。也。有。精。粗。的。分。別。然。大。概。都。差。不。多。流。年。星。宿。是。個。個。都。能。推。算。得。出。來。的。我。那。當。差。的。阿。貴。他。認。識。好。幾。個。算。八。字。的。我。就。打。發。他。去。叫。一。

個來。魏丕基道：勞動尊紀，怎麼使得？周禮賢笑道：你我還用得着說這些客氣話嗎？我家的當差，不就是你家的當差一樣說罷？卽喊了一聲阿貴。阿貴應聲而至。周禮賢問道：你知道此刻在通城縣算命的瞎子當中，那個推算得最準？阿貴道：就在魏老爺這裏的後門過去，不到一百步遠近的河邊上，那個擺課棚的陳化龍八字便推算得很靈。就將他叫來好麼？魏丕基點頭道：不錯。我這後門河邊上有一個擺課棚的布招牌，上是寫着陳化龍，就煩你去將他叫來，也使得。周禮賢道：且慢，你一個人去叫不行。陳化龍擺了一個課棚在那裏，你去叫他到這裏來了，課棚沒人看守，他怎麼好離開呢？你把姑老爺的當差張四帶去，你引陳化龍來了，便叫張四坐在那課棚旁邊看守着。魏丕基笑道：還是你老人家想得周到。一個擺課棚的人能有多大的氣魄？祇要有人把他一個硯池偷去了，他的生意便做不成功了。一邊說，一邊叫了聲張四不見。答應阿貴道：姑老爺用不着叫喚。阿貴出外叫他同去便了。魏丕基便不再叫了。阿貴去後，沒一刻工夫，就引了一個年約五十來歲，滿面寒酸之氣的人來進門，向魏周二人都作了個揖。阿貴端了一張櫬子，在下邊給陳化龍坐了。周禮賢先笑着開口說道：久

聞。你。推。算。命。理。很。準。確。因。此。特。請。你。來。推。算。推。算。說。着。要。魏。丕。基。將。八。字。報。出。來。魏。丕。基。報。了。八。字。陳。化。龍。正。待。捏。指。推。算。周。禮。賢。接。着。說。道。君。子。問。凶。不。問。吉。你。務。必。照。實。說。出。來。不。要。褒。獎。不。要。奉。承。陳。化。龍。應。道。小。子。就。因。不。會。褒。獎。不。會。奉。承。才。落。到。今。日。靠。拆。字。算。命。餬。口。命。理。經。小。子。推。算。出。來。的。好。歹。都。可。以。具。結。日。後。不。驗。儘。管。撕。破。我。的。招。牌。搗。毀。我。的。課。棚。祇。是。有。一。句。話。得。事。先。說。明。小。子。從。來。推。算。命。理。命。金。是。看。這。八。字。的。好。壞。定。多。少。的。好。八。字。要。十。兩。八。兩。也。說。不。定。如。果。當。時。不。信。不。妨。等。到。驗。後。再。給。暫。時。一。文。不。受。也。行。魏。丕。基。道。你。能。等。到。驗。後。拿。錢。休。說。十。兩。八。兩。便。再。多。取。些。兒。出。錢。的。也。心。甘。情。願。我。剛。才。報。的。這。八。字。請。你。仔。細。推。算。推。算。你。說。命。金。要。多。少。就。給。你。多。少。一。文。也。不。短。少。你。的。陳。化。龍。將。魏。丕。基。報。出。來。的。八。字。推。排。了。一。會。回。問。了。魏。丕。基。幾。句。父。母。存。亡。有。無。兄。弟。的。話。將。生。時。的。上。下。刻。斷。定。了。之。後。緊。閉。着。兩。眼。偏。着。頭。好。像。沉。思。冥。索。的。樣。子。好。一。會。才。忽。然。抬。頭。睜。眼。向。魏。丕。基。大。聲。說。道。這。個。八。字。我。自。願。一。文。錢。不。要。老。先。生。也。無。須。要。我。直。說。免。得。聽。了。心。裏。難。過。魏。丕。基。大。驚。失。色。問。道。這。話。怎。麼。講。不。要。你。直。說。又。何。須。請。你。來。推。算。呢。八。字。壞。到。極。點。也。不。過。是。死。我。

於。今。已。活。到。五。十。四。歲。了。就。死。也。不。算。是。夭。折。短。命。有。甚。麼。要。緊。你。還。是。照。實。說。罷。陳。化。龍。聽。了。這。番。話。隨。卽。改。換。了。一。副。面。孔。說。道。老。先。生。既。如。此。達。觀。小。子。照。命。理。實。說。便。了。依。小。子。據。這。八。字。推。算。至。多。不。出。三。個。月。就。是。糧。倒。限。傾。的。時。候。便。有。神。仙。下。凡。也。挽。不。回。這。劫。數。並。且。還。得。防。飛。來。之。禍。不。得。壽。終。正。寢。陳。化。龍。才。說。到。這。裏。冷。不。防。一。件。黑。東。西。劈。面。飛。來。正。打。在。陳。化。龍。頭。上。陳。化。龍。驚。得。哎。呀。一。聲。跳。起。來。剛。待。問。這。東。西。是。那。裏。打。來。的。祇。聽。得。裏。面。已。有。很。嬌。嫩。的。聲。音。罵。道。打。死。你。這。個。放。狗。屁。的。東。西。人。家。好。好。的。坐。在。家。中。安。享。不。做。強。盜。不。犯。法。有。甚。麼。飛。來。之。禍。魏。丕。基。聽。時。原。來。是。自。己。妻。子。周。氏。已。從。裏。面。罵。將。出。來。陳。化。龍。看。那。打。在。頭。上。的。黑。東。西。却。是。一。隻。破。了。的。男。鞋。子。登。時。也。不。由。得。氣。忿。起。來。待。與。周。氏。辯。論。阿。貴。已。走。進。來。拉。着。陳。化。龍。出。去。了。魏。丕。基。連。忙。起。身。安。慰。周。氏。道。這。也。生。氣。做。甚。麼。呢。周。氏。道。好。端。端。的。爲。甚。麼。要。把。這。東。西。叫。來。放。狗。屁。呢。魏。丕。基。指。着。周。禮。賢。向。周。氏。說。道。你。也。不。問。個。原。委。就。生。氣。鬧。起。來。因。爲。他。老。人。家。剛。才。在。這。裏。看。相。說。我。現。在。的。部。位。和。氣。色。都。很。不。好。祇。是。爲。不。知。道。我。八。字。上。的。流。年。星。宿。怎。樣。不。敢。斷。定。所。以。才。打。發。阿。貴。帶。張。四。去。將。這。陳。化。

龍叫來周禮賢接着說道。這個陳化龍算八字倒有點兒道理。他是素來有名的。無論替誰算命。不奉承。不巴結。好歹都照命理直說。魏丕基道。看相算八字。原是要照實說。才對。奉承巴結。有甚麼用處呢。周氏聽了。登時現出急得失魂喪魄的樣子。兩眼發直。呆呆的望着魏丕基。半晌才流淚對周禮賢說道。你老人家會看相。也是素來有名的。我平日聽你老人家斷人的吉凶生死。一次也不會差錯過。這回你老人家看他的部位氣色。畢竟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呢。周禮賢搖頭道。俗語有一句神仙難定生和死的話。可見生死是很不容易斷定的。卽算這人的形相命理都應該天折。然往往有陰險。可以延壽的說。時回過臉來對魏丕基道。你此刻就是氣色太壞。若是流年星宿不壞。倒可望沒有大妨礙。陳化龍既這們說。我勸你在這三個月之內。處處謹慎一點兒。最好。是甚麼地方也不去。終日祇在家中坐着坐過了三個月。惡星宿一退。壞氣色也就跟着退去。魏丕基點頭道。我也正打算是這們諸事不問的。過三個月再看。不過敝族人。要替我辦承繼的事。已來磋商過好幾次了。這是用不着我出大門的事。你老人家以爲是緩辦的好呢。還是就辦的好。周禮賢不會回答。周氏已搶着說道。甚麼大不了。



的事。且過了這三個月。再辦。難道就怕來不及了嗎。周禮賢這才從容答道。這是你府上的家事。我也不好怎麼說。祇是你既說在這三個月以內。諸事不問。仍以緩辦的爲是。魏丕基道。那麼就得打發人去通知。敝族人免得他們不斷的跑來糾纏。不了。周氏道。打發人去通知他們的時候。你儘管將原因說出來。使他們知道。並不是爲旁的緣故。若不然。他們說不定還要猜疑。是我不願意辦承繼。從中阻梗。魏丕基躊躇了一會兒。說道。這種原因。怎麼好說出來呢。周氏道。這爲甚麼不好說出來。算八字的說。你三個月以內。有飛來之禍。他們族人能擔保你沒有禍事來麼。他們能擔保。便罷。若不能擔保。就得由你在家裏躲避。除了自己家裏人以外。隨便甚麼人。也不見面。一不出外。二不見客。終日關了門。過活。看他飛來之禍。從甚麼地方飛來。世上人誰不怕禍。我想族人雖看了你這點兒產業。眼睛發紅。接了你的通知。也決不至偏要在這三個月以內逼着你辦承繼。周禮賢望着周氏道。你爲避嫌起見。確以拿着看相算八字如此。這般說法的原因。照實通知族人的。爲安。魏賢基見二人都這們說。思量也有道理。當下就寫了一封通知族人的書信。打發人送去了。從此就閉門謝客。一步也不跨出房門。覺着

寂寞的時候周氏祇遣人迎接周禮賢來家閒談好在周禮賢是一個沒正經職業的人回家也沒甚事可做夜間懶得回去便在魏家歇宿一日復一日的安然過將下去看看三個月快要滿了一日周禮賢對魏丕基道恭喜你的惡宿快要過去了祇要是這們安然過滿了這一個月我可包你至少還有二十年的壽數不過你這回的災難虧你居然能躲避得和沒事人一樣據我推想其所以能躲避得乾淨的道理一則是因你的心地好不應遭橫事二則是由於你祖宗有德才能是這般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這真是很難得的三個月圓滿的這一日不可不辦一桌酒席虔誠祭祀你家的祖宗以表示感謝祖宗功德庇護之意並將親戚故舊邀幾位來就這一桌祭祖的酒席大家慶賀慶賀從此否去泰來永遠安樂魏丕基聽了異常高興連忙笑道祖宗庇護之恩固應感謝就是你老人家指引趨避之德還不應該酬謝嗎你老人家便不提起我本心也是安排如此有幾個平日對我很關切的親友這回問別了三個月不曾見面他們必然很想念我正好借此暢敘一番周禮賢不住的點頭說好魏丕基便教廚房備辦酒席遍發請帖招請了十多個至親密友在月底這日來家飲宴這日魏丕

基。心。裏。十。分。舒。暢。以。爲。三。個。月。的。期。限。就。在。今。日。圓。滿。了。過。了。今。日。便。還。有。二。十。年。的。後。福。可。享。來。慶。賀。魏。丕。基。的。親。友。雖。有。不。信。命。理。相。法。果。然。靈。驗。的。然。因。魏。丕。基。迷。信。命。相。的。原。故。也。祇。跟。着。說。能。躲。掉。這。回。的。災。難。算。是。魏。家。的。福。分。大。周。禮。賢。更。是。吐。舌。搖。頭。的。指。點。着。魏。丕。基。的。面。孔。向。衆。親。友。道。諸。位。不。曾。精。究。相。術。就。日。不。轉。睛。的。望。着。這。面。孔。也。看。不。出。有。和。尋。常。人。不。同。之。處。祇。要。略。知。相。法。的。看。了。這。種。氣。色。便。能。明。白。他。這。番。居。然。能。在。家。中。安。然。無。事。的。過。到。今。朝。確。非。容。易。我。說。出。來。請。諸。位。瞧。瞧。諸。位。但。看。他。這。印。堂。和。這。準。頭。的。氣。色。是。不。是。比。尋。常。人。特。別。的。晦。暗。這。些。人。面。面。相。觀。了。一。會。各。自。點。頭。議。論。道。不。說。出。來。我。們。都。不。在。意。說。破。了。果。是。不。同。不。但。印。堂。準。頭。晦。暗。就。是。滿。臉。也。像。有。一。層。薄。烟。罩。住。了。的。一。樣。這。是。甚。麼。道。理。周。禮。賢。笑。道。這。裏。面。自。是。有。一。定。不。移。的。道。理。不。過。教。人。說。出。一。個。所。以。然。來。就。是。老。走。江。湖。的。相。士。也。不。容。易。說。出。諸。位。可。細。心。看。着。他。這。三。個。月。的。限。期。此。刻。還。差。幾。個。時。辰。才。滿。所。以。印。堂。準。頭。的。晦。氣。還。不。能。退。掉。祇。要。一。過。了。今。日。到。明。朝。諸。位。再。看。必。較。此。時。光。明。多。了。魏。丕。基。笑。道。今。天。祇。有。幾。個。時。辰。了。終。不。愁。過。不。去。請。諸。位。陪。着。我。坐。到。交。明。日。的。子。時。再。

去。陳化龍說的飛來之禍。倒看他怎樣飛來。親友中就有人說道。祇有這幾個時辰了。還有甚麼飛來之禍。明日天光一亮。我們就一同到河邊上去。等陳化龍來問他。看他怎樣回答。回答的好。便罷。若回答的不好。時真要把他的招牌撕破。衆親友大家在客廳裏說笑着。當差的開上酒席來。分做兩桌。開懷暢飲。魏丕基原打算留衆親友在家。坐到交次日的子時才罷。因此直吃喝到黃昏時候。周禮賢在席上提議。同席的每人賀魏丕基三盃酒。魏丕基的酒量不大。飲到黃昏終席已很有幾成醉意了。忽見周氏跟前的。一個老媽子走出來。到魏丕基跟前。低聲說道。太太不知怎的一時氣痛得很。厲害。請老爺進去看看。魏丕基聽了。驚慌道。怎麼好端端的會氣痛。難道我的災難。倒應在他身上嗎。一邊說。一邊起身。步履歪斜的往裏走。周禮賢的坐位靠近魏丕基聽了。便向衆親友說道。小姪女忽然氣痛。我祇得也進去瞧瞧。諸位請多坐一會。立刻便出來奉陪。衆人齊起身說。老先生請便。我們都不是外人。用不着客氣。周禮賢卽匆匆跟着進去了。衆人不知道周氏氣痛的情形。也都不在意。正各自坐着閒談。猛聽得裏面房中唏哩嘩喇的打得一片聲響。好像有人在裏面搗毀器具的一般。接着就聽得

男啼女哭大叫哎呀不得了。的聲音衆人不由得都驚慌起來。想走進裏面去探看。還不曾走進中門。就聽得一陣很急驟的脚步聲。夾着哎呀呀的聲朝外面廳上奔來。衆人雖不知道究竟爲的甚麼。然趨吉避凶。是人有同情的一個個都來不及似的。也回身仍向廳上奔避。祇見阿貴在前。魏家當差的在後。慌裏慌張的逃了出來。一邊跑一邊口裏喊道。不得了。魏老爺瘋了。手拿菜刀逢人便砍。諸位老爺快些閃開些罷。衆人一聽這話。一個個都嚇得走投無路。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時候。祇見魏丕基披散着頭髮。滿身滿頭的灰塵泥垢。一件嶄新的袍子在肩上撕破了一大塊。還污了些血。蹟在上面。手舞着切菜刀。旋跑旋向左右亂砍。並放開又嘶又破的喉嚨。說道。好好好。同到闔王那裏算帳去。你們不要來拿我。我自己會走。硬要動手來拿嗎。砍死你。砍死你。一面說。一面亂砍。好像和人對打的神氣。衆人恐被菜刀砍着。無不抱頭而竄。誰也不敢上前攔阻。眼望着魏丕基一路砍出客廳。周禮賢跟在後面追了出來。氣急敗壞的對衆人說道。請諸位親友大家追上去。將他捉住罷。我姪女已被他砍傷了。說着急匆匆追出客廳。衆親友見周禮賢追出。也就放膽跟上去。祇見魏丕基奔出客廳。便折



身。向。後。門。跑。去。祇。一。脚。就。把。後。門。踢。開。了。口。裏。還。是。不。住。的。說。我。跟。你。到。閻。王。那。裏。算。帳。去。周。禮。賢。回。身。向。衆。親。友。蹀。脚。道。這。卻。怎。麼。了。他。踢。開。後。門。出。去。了。外。面。漆。黑。的。連。星。光。都。沒。有。不。怕。失。脚。掉。下。河。去。嗎。請。諸。位。上。前。將。他。捉。住。罷。衆。親。友。也。急。得。蹀。脚。道。他。手。中。有。刀。是。這。們。亂。劈。亂。砍。我。們。怎。敢。上。前。去。捉。他。呢。周。禮。賢。道。就。給。他。砍。一。兩。下。也。說。不。得。非。上。前。將。他。捉。住。不。得。了。率。着。衆。親。友。又。上。前。追。趕。幸。得。天。色。剛。昏。黑。沒。一。會。在。數。丈。以。內。還。能。瞧。得。見。人。影。周。禮。賢。不。顧。性。命。追。逐。衆。人。也。祇。得。努。力。向。前。看。看。要。追。上。了。相。離。不。到。一。丈。遠。近。已。到。河。邊。魏。丕。基。頭。也。不。回。的。撲。通。一。聲。向。河。裏。跳。去。周。禮。賢。追。到。河。邊。時。已。來。不。及。拉。扯。了。連。忙。回。頭。問。衆。人。道。那。位。識。得。水。性。請。下。河。去。救。他。起。來。衆。人。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竟。沒。一。個。識。得。水。性。敢。跳。下。河。去。拯。救。的。大。家。祇。蹀。着。脚。對。着。河。裏。歎。氣。魏。丕。基。撲。通。一。聲。跳。下。水。後。就。一。點。兒。動。靜。也。沒。有。了。河。裏。的。水。流。得。很。急。衆。人。說。道。像。這。樣。急。的。河。流。便。是。識。水。性。的。人。也。難。下。去。何。况。他。是。一。個。文。弱。書。生。又。有。五。十。多。歲。的。年。紀。在。這。黑。夜。之。中。跳。下。水。去。安。有。生。理。周。禮。賢。不。由。得。望。着。河。裏。號。哭。衆。親。友。也。多。流。淚。哭。泣。好。一。會。工。夫。衆。親。友。才。勸。得。周。禮。賢。回。魏。家。

周禮賢拭着眼淚說道不基自從回通城後便無日不和我在一塊兒盤桓說笑就論朋友的交情也可算是很厚的了這回我看他的氣色雖是惡劣到了極點然他關着門度日月已過到了今日我以為他身上的禍事已可望躲避過去了誰知他頃刻之間會有這種現象發出來真應了俗語那句是禍躲不掉的話了舍姪女往日雖曾有個氣痛的毛病然近來已有兩年不發了不知怎的剛才陡然氣痛起來不基聞報進去見舍姪女睡在床上還到床跟前殷勤慰問了幾句等我跟進房的時候不基就登是改變了聲音舉動了兩眼很慌張的樣子向房中四處望了一望即對着空處說道哎呀你們都來了嗎我對不起你們一邊說一邊對着空處作揖我當時看見他這種神情就嚇了一跳忙呼着他的名字問他看見甚麼了他彷彿沒聽得的樣子理也不理對空作了幾個揖似乎求情不會求准被人毆打的模樣兩手握拳頭左撐右拒的亂鬧起來我知道他是瘋癲了打算指揮當差的將他捉住把手脚縛了正待叫當差的過來誰知他一眼看見櫥底下一把新買來未曾用過的切菜刀了一彎腰就搶在手中向左右亂砍舍姪女雖氣痛得不能轉動然見丈夫忽然變成了這種模樣如

何能忍心坐視不動呢。祇得下床來想將丕基抱住。那知道丕基在這時候已不認識人了。對舍姪女迎頭一刀劈下去。幸虧舍姪女將頭偏了一偏。一刀劈在肩上。當下就被劈倒在地。放出許多血來。當差老媽子見丕基連自己的老婆都不認識。誰還敢上前呢。我也因多了幾歲年紀。精力衰頹了。更不敢去捉他。祇得聽憑他一路砍出了房門。才叫老媽子先將舍姪女抬到床上。緊關着房門。恐怕丕基再劈進房來。丕基砍出睡房之後。遇着什物就搗毀。見了當差的。就追上去。亂砍。當差的嚇得往客廳裏奔逃。他也追出客廳。他追出客廳以後的情形。諸位都是親目所見的。用不着說了。凡是懂得一點兒相法的人。見了他。雖都能一望而知道他的氣色不好。然像這樣的變生。俄頃任憑是誰也看不出。衆親友都點頭歎息道。似這般變故。真是防不勝防。聽丕基說話的口氣和舉動。好像是被許多冤魂尋着了。他的樣子。周禮賢連忙說道。不錯。不錯。我也覺得是這們一回事。丕基在日。我曾聽他說過。有一次爲收人五百兩銀子。冤屈了一個好人。事後追悔已來不及了。說時長歎了一聲道。常人都說公門之內好修行。這確是。不錯。當刑名老夫子的。更是要存心好。不然造孽。非常容易。周禮賢在客廳裏。

談論周氏已從裏面一路哭着出來了。向周禮賢追問魏丕基跳河的情形。周禮賢照實說了一遍。周氏祇哭得死去活來。衆親友大家勸慰他好生將養。肩上的刀傷。魏丕基是個有身份有財產的人。雖是這般死了。連屍都撈不着。然不能不舉辦喪事。當卽由周禮賢作主。用棺木裝了。魏丕基衣服鞋帽一般的辦喪事。開弔。魏家的族人要辦承繼。周氏一口咬定不肯說自己已有兩三個月身孕了。如果將來生下是女。再辦承繼的事。魏家族人都知道周禮賢是通城有名的訟棍。無人能惹得起他。周氏是周禮賢的姪女兒。來魏家兩三年不曾生育。這是魏丕基一死忽然有兩三個月的身孕了。明知這身孕是靠不住的。然逆料是周禮賢的主使。都不敢說甚麼喪葬辦了之後。周氏便關着門守節。除了周禮賢而外。凡是魏家的一切親友均斷絕來往。親友中之自愛的。也因周氏尙在年輕。巴不得不來往。免得招人物議。其不知自愛的。因畏懼周禮賢不敢對周氏有需索的舉動。通城一般人對於周氏的議論。因他能認真守節。不曾鬧出辱名喪節的事來。倒很恭維。他說是難得光陰易過。魏丕基死後一霎眼又是半年了。這日劉曦知事新來通城上任。帶來的一個書辦。姓呂名良。才是魏丕基的門生。

一到通城就抽空來魏家看老師進門會着周禮賢才知道魏丕基在半年前是那們死了當下呂良才對供設的靈位叩了頭要拜見師母周氏推辭不出來呂良才也不勉強卽作別回縣衙去了說也奇怪呂良才這日回到縣衙夜間便做了一個夢夢中見魏丕基渾身沾泥帶血的走了來望着呂良才哭道我死得很慘多久就望你來替我伸冤雪恨呂良才在夢中嚇了一跳打算近前詰問時一轉眼已不見魏丕基的蹤影了卽時驚醒起來覺得這夢很蹊蹊次日便設法找着魏丕基的親友打聽那些親友多是親眼看見魏丕基投河的異口同聲說得與周禮賢所說的一般無二毫無冤屈可疑之處呂良才心想夢境是不能爲憑的卽算是死的冤屈然因自己瘋癲了跳河而死也不能歸罪於人祇好以妖夢視之不作理會又過了一個多月這日呂良才因奉了劉知事的委任下鄉踏勘一件田土案子離縣城有幾十里路入夜就在一家飯店裏歇宿二更過後呂良才還坐在燈下查案卷不曾上床睡覺忽一陣冷風吹來祇吹得窗紙瑟瑟的響一盞寸來長火燄的油燈登時被那從窗格中吹進來的冷風驚得搖閃不定險些兒要吹滅了在那將滅未滅之際却又從新發出一種火燄祇



是這火燄不似未經風時的光明了。燄頭透着青綠的顏色。一閃一閃的向上升長。竟升高到五六寸。頓時覺得陰森之氣滿室。不知不覺的遍體肌膚起粟。一顆心也不由得怦怦的跳動。料知是將有鬼物出現了。正待起身。把隨行的人推醒。偶一抬頭。便見魏丕基若隱若現的立在前面。其形象與一月以前夢中所見的毫無差別。呂良才的膽量素小。嚇得兩眼發直。身體不能動。口不能言。祇有心裏還明白。耳中彷彿聽得魏丕基帶怒說道。你受我裁成之德。我死得冤屈。無伸好容易混進縣衙。示夢於你。教你替我伸雪。你竟敢以妖夢置之。你今後若再不理會。便休怪我不顧師生之誼。說罷。鬼影一晃。就不見了。燈光立刻回復。未經風以前的紅燄。呂良才經過好半晌。方能轉動。心想。我老師若不是實在死得冤屈。決不至是這般。在我跟前顯形。祇是當日經許多親友在他家。都是親眼看見他老人家。忽然得了瘋癲之症。投河自盡的。這其中就有冤屈。教我怎生伸雪呢。當夜也不曾思量出如何伸雪的辦法來。不過他心中默祝對於他老師之死。無論如何。在回通城以後。總得盡力查出一個。所以然來。呂良才在鄉下沒幾日。耽擱便將奉委踏勘的田土案子辦好了。回衙復命。他自己既思量不出如

何伸雪的方法祇得將魏丕基死時的情形及示夢顯形的種種怪異祕密呈明劉知事。劉知事是一個精明幹練的能員，一聽魏丕基死時的情景，便說道：「這其中必有原故。我有方法能替死者伸雪。」當即打發人去河邊叫陳化龍來縣衙裏算命。一會兒去的人回報道：「河邊上並沒有擺課棚的。不過打聽陳化龍這個人知道的倒不少。在通城擺設課棚已有好幾年了。往年是擺設在祝融殿的，搬到河邊上不到一個月就收歇了。拆字算命的生涯已不幹了。有人說他積蓄了幾百兩銀子，現在做小本生意。劉知事點了點頭，立時取了一張名片選派了兩個幹役，祇說縣太爺叫算八字。乘黑夜不動聲色的將陳化龍騙了來。劉知事如何盤問，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昏夜燭奸公差發地穴 積年盡瘁義僕病他鄉

話說劉知事便衣小帽在花廳裏教陳化龍坐了，親自問道：「你就是算命算得很準的陳化龍麼？」陳化龍應道：「小人前幾年無力謀生，借着拆字算命餬口，準與不準却不敢自誇。劉知事問道：「你近來不拆字算命了嗎？」陳化龍道：「是劉知事道改了行業麼？」陳化龍道：「是劉知事道本縣知道你算命算得很準，在通城很能賺錢，爲甚麼忽然改行業。」

呢。陳化龍心想。這縣官真奇怪。無緣無故的。在黑夜把我請來。却問我這些不相干的話。祇得答道。拆字算命。祇不過是借以餬口的。賺不了多少錢。劉知事很從容的問道。你此刻改了甚麼行業呢。陳化龍道。和人合夥做些穀米生意。劉知事道。已改行多少時日了呢。陳化龍道。才改行一個多月。劉知事道。和誰合夥做穀米生意。陳化龍毫不躊躇的答道。和周禮賢家裏的當差阿貴合夥。劉知事道。每人多少本錢。陳化龍道。小人的本錢很少。不過二百多兩銀子。劉知事笑道。二百多兩銀子。也不能算少了。你拆字算命。能積聚得這們許多銀兩嗎。陳化龍想不到會問他這話。卽時露出些驚慌的樣子。來答道。積蓄也有一點兒。有一半是認息借來做本銀的。劉知事兩眼不轉睛的望着陳化龍的臉。連連點頭笑道。借錢給你的人。不待說就是周禮賢了。是不是呢。陳化龍知道這話來得不妙。做了虧心事的人。遇了這種時候。任憑是如何大奸大惡的人。也難鎮靜得和沒事人一樣。陳化龍想不到會這們盤詰。心裏不曾預備對答的話。欲待承認是向周禮賢借的。又恐怕連帶着那虧心的事出來。欲待不承認。是借周禮賢的。究竟是向誰借的。也得說出一個人來。原來並沒有借銀子給他的人。隨便說了。

是不能對質的。不能對質，便更顯得這銀子的來歷不明了。陳化龍心裏這們一計算，不由得後悔自己說話太不檢點。何苦要說出每人有二百兩銀子本錢的話來呢？在平常對普通人說話，隨時說了，可以隨時反齒不承認。如今在這地方說出來的話，何能反齒說不會說呢？如此一後悔，一着急，口裏更不能爽快回答。劉知事仍是目不轉睛的，在陳化龍臉上端詳着，繼續着說道：「周禮賢這東西也太刻薄，不念你的好處了。你幫了他那們大的忙，幾百兩銀子都不肯爽爽利利的送給你，還要你出息錢向他認借，真是豈有此理！」陳化龍聽了這幾句話，臉上不知不覺的變了顏色，渾身如赤膊站在北風頭上，索落落的抖起來。但是他知道這事是不能認的，祇好極力鎮定着，說道：「小人並不曾替周禮賢幫忙錢，也不是向他借的。周禮賢雖是個有錢的紳士，小人不過和他家當差的阿貴認識，他怎麼肯借錢給小人？」劉知事漸漸的收了笑容，問道：「你在幾個月以前替魏丕基算命，說得那們準確，挨了那一破鞋的打，還不值得酬謝你幾百兩銀子嗎？」陳化龍裝做不懂得的样子，說道：「魏丕基是誰？小人不認識。幾個月前，小人不曾改業，每日算的命很多，算命是從來不問人姓名的。劉知事不等陳化

龍再往下說。早沉下臉來。鼻孔裏哼了一聲。說道是這們好好的。問你怎麼肯實說。本縣知道你是皮肉作賤。來這來字一喊。出口兩旁伏下的衙役。都應聲擁了出來。分兩排站着。同是一聲堂威。喝罷。就有兩個幹役。走過陳化龍跟前。不由分說的。揪住往下一拖。祇在後膝彎裏踢一脚。便身不由自主的。跪倒在地。一塊兩尺多長。寸多寬的。毛竹小板。向前面地下一擲。彷彿是給他自已看看。使他知道。就是要用這竹板打他。劉知事伸手指着陳化龍。說道你以爲你們的事。做得這般巧妙。是永遠不會敗露的。麼。嗶嗶這種謀財害命的勾當。不幹便罷。幹了的。你看古今來有誰能逃出法網。你照實供出來。周禮賢怎生和你商通。害魏丕基的性命。本縣念你無知受人主使。倒不難超脫你一條生路。你若打算替周禮賢隱瞞。不說本縣立刻可以將你打死。陳化龍搗蒜也似的叩頭。說道小人實在不認識魏丕基。是甚麼人。就是周禮賢小人也祇和他當差的阿貴認識。他是個有錢有勢的紳士。怎麼會和小人商通。謀財害命呢。劉知事望着陳化龍。咦了一句。道本縣如此開導。你不說。定要使皮肉吃苦也好。看看你有能耐的熬過去。打兩旁又轟雷也似的。喝了聲堂威。掌刑的已在堂威聲中。把陳化龍揪翻。



在地褪下袴腰來紐做一團夾在腿縫中間一個將兩腿按住一個向上打了個跽擎着竹板在手中等候劉知事喝問道還不實說麼陳化龍哭起來答道小人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說劉知事緊跟着喝道打就劈劈拍拍的打起來了陳化龍是一個半瓶醋的讀書人又有四五十歲了如何能熬得住刑呢打不到一百板兩腿已打得皮開肉綻痛不可當委實受不住再打了祇得喊道小人情願供了劉知事吩咐扶起來跪着陳化龍供道周禮賢謀財害命的事小人實在一點兒不知道不過到魏家去算命的事前幾日阿貴是曾和小人商量過的阿貴教小人如此這般的說小人問阿貴何以要說得那們凶險阿貴道何以要說得那們凶險連我也不知道祇是你照樣說了必重重的謝你小人道我是依賴算命餬口的好八字說成壞八字又祇三個月便見分曉算不靈不壞了我自己的聲名嗎說人好不靈不要緊說得這們凶險若過期不驗不怕人家真來搗毀我的課棚嗎阿貴說你不用管他靈也不靈祇顧照樣說了我便包管你以後用不着再算八字餬口了你算八字到死也賺不了幾文錢這回若依我吩咐的說了算了出門我立刻送你一百兩銀子小人聽說有一百兩銀子就答應了

阿貴。阿貴。又說道。我來叫你同去算命的時候。不見得第一個報給你算的。就是那個。要說壞的八字。你祇留神聽我東家向你開口說了一句君子問凶不問吉的話。那個八字。便是要照我吩咐的說了。過了幾日。阿貴又來叫小人。將課棚移到河邊上。擺着。並送了一兩銀子給小人。說河邊上往來的人不多。生意是不會好的。這一兩銀子。給你做津貼。以後你在河邊上擺一天。我送你一兩銀子。小人心想。平時就是生意極好的。這一日也賺不到一兩銀子。樂得在河邊上清閒多了。因此小人就把課棚移到河邊上。阿貴真個每日送給小人一兩銀子。約過了十來日。這日阿貴便帶着一個人來。替小人看守課棚。叫小人跟他去魏家算命。在路上。又將那日教的話叮囑了一遍。到魏家。報出第一個八字。周禮賢卽望着小人說了君子問凶不問吉的話。小人一則心想。得那一百兩銀子。不能不依着阿貴叮囑的話說。二則照那個八字推算起來。也實在不好。小人所說在三個月以內。防有飛來之禍的話。並不是阿貴叮囑小人說的。實是照命理推算應該如此。想不到小人才說了幾句裏面。就忽然飛出一件黑東西來。打在小人頭上。並有一個少年婦女。罵將出來。小人正要和他理論。阿貴不由分說的。

跑過來拉住小人往外便走。小人到門外埋怨阿貴道：「你原來是拿銀子騙我來挨打的麼？」阿貴登時從懷中取一包銀子給小人，道：「你幾句話就得這們一大包銀子，便挨一兩下打，有甚麼要緊？」小人接過銀包，問是「多少？」阿貴說：「足足的一百兩。」小人送到相識的店家，一秤分兩，成色都不錯。小人也不知道爲着甚麼事，要將那八字說壞，也沒去打聽。直到三個月以後，聽得滿城紛紛傳說：「魏丕基忽然失心瘋，投河死了。」連屍體都打撈不着的話，才猜度這其中必有原故。魏丕基投河的次日，小人就去找阿貴問：「魏丕基死時的情形怎樣？」阿貴說：「不知是何道理，好好的會陡然瘋狂起來，持刀將家裏人亂砍，一路砍到河邊，也不知是失足呢，還是有意投河。」小人料知阿貴這些話都是假的，當下冷笑了一聲，答道：「魏丕基究竟是怎樣死的？我倒可以不管橫豎死活，都不關我的事。不過你們東家教我們幫着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他發了大財，却祇送我這一點兒銀子，他的心未免太狠了一點。」阿貴聽小人這般說，初時面上狠露着驚慌，後來忽然反臉說道：「你這是些甚麼話？誰教你幫着幹傷天害理的事？我東家原是通城的殷實紳士，誰不知道你初時見他發了甚麼大財，甚麼時候來教你幫他的。」

阿貴說時做出狠兇惡的樣子。小人也。不理會。祇是開開的說道。你是周家當差的。不能替你東家作主。你不要把你東家的好事弄壞了。因爲是你來請我的。我有話不能不向你說。你祇對你東家是這們說。他不打算將我陳化龍的口塞住。便罷。若要塞住我的口。那一百兩銀子便太少了。塞不住。儘三天。回我的信。如三天不來回信。我自有的做法。阿貴見小人恐嚇不了。祇得又改口。和小人講交情。第二日阿貴又送了五十兩銀子給小人。小人還不肯依允。一次一次的增加。五次才加到三百兩。阿貴邀小人合夥做買賣。小人因自己的本錢太少。就與他合夥做起米穀生意來。至於魏丕基。究竟是如何死的小人。至今還不知道。實在不敢亂說。以上所供。皆係實情。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劉知事得了這篇供詞。卽吩咐將陳化龍收監。羈押立時傳集衙役。忤作人等。劉知事親自率領着教書辦呂良才。引道逕向魏丕基家奔來。一行人除呂良才和劉知事本人以外。誰也不知道。此去將往甚麼所在。直到魏丕基家門首。停步敲門。衙役等人。方才知道。其中雖有與周禮賢通聲氣的衙役。在劉知事審訊陳化龍的時候。聽得那種不利於周禮賢的供詞。打算給周禮賢通消息的。無奈那時已在二更過後。

以爲次早還來得及想不到劉知事連夜就親到魏丕基家來和周禮賢通聲氣的衙役臨時那裏來得及向周職賢討好并且衆衙役也無人知道周禮賢是謀財害命的要犯呂良才敲了好幾下門裏面沒人答應劉知事教衙役重敲好容易敲得裏面隱有男子的聲音答應好半晌才有人到門縫前向外張望着似的問道甚麼人半夜三更的來捶門打戶挨門站着的衙役便答道我是通城縣衙裏來的快開門罷有緊要的公事這幾句話說出去就不聽得裏面有聲息了呂良才覺得奇怪又在門上播了幾下裏面竟像是沒有人的劉知事畢竟是個警機人見裏面問話的人忽然沒有聲息了連忙向呂良才道你在這裏叫門我帶幾個人抄後門去堵截說着領了四個壯健衙役抄到後門口悄悄的守着果不出他所料也是周禮賢的惡貫滿盈聽阿貴報告說通城縣衙裏有緊要的公事來了心虛的人到這時候免不了膽怯打算從後門逃回家去派人探明究竟再作計較剛帶着阿貴輕輕開後門走了出來不提防劉知事當門立着大喝一聲那裏走四個衙役不敢怠慢一擁上前早將周禮賢擒住了周禮賢勉強鎮靜着一面掙扎一面也大聲問道你們都是那裏來的無端的將我拿



住幹甚麼。阿貴見周禮賢被擒，一掉頭便向河岸跑去。劉知事眼快，即分派兩個衙役追上去。阿貴心慌，脚亂蹴着，一方石塊撲地，一跤跌下，掙了幾下，還不會掙起來。兩個衙役已先後趕到，將他按住。衙役身邊那攜帶了鐵練，即時就把阿貴的雙手鎖了。牽到後門口來，見劉知事已率着衙役將周禮賢牽進屋裏去了。遂也牽了進去。這時已有人開了大門，放呂良才及一班衙役忤作進來，就客廳上將燈燭點起來。劉知事當中坐下，吩咐將魏周氏提出。不一會，周氏來下對劉知事行了個禮，仍立起來在旁邊站着。劉知事就燈燭光下看周氏，雖是亂頭粗服，風態却甚妖嬌，容顏更非常鮮豔。脂粉的痕跡尚不會退盡，頭髮雖亂蓬蓬的，而油膩之光耀人眼目。一望便能看出是臨時揉擦得散亂的，完全不像是貞節寡婦模樣。劉知事這打量了一眼，即開口問道：「你就是魏周氏麼？」周氏應道：「是不知大老爺半夜三更駕臨，嬌婦之門有何事故？」劉知事做出驚訝的聲口，說道：「這是嬌婦之門嗎？誰是嬌婦？」周氏道：「小婦人的丈夫已去世半載有餘，小婦人便是嬌婦。大老爺爲一縣父母之官，行動似乎應該審慎。彼此都於名節有關，非同小可。說時臉上露出忿怒的顏色。」劉知事聽了，哈哈笑道：「好利口的婦人。」

你。若。知。道。名。節。是。非。同。小。可。的。東。西。本。縣。也。犯。不。着。半。夜。三。更。到。這。裏。來。了。你。可。知。道。有。人。在。本。縣。跟。前。告。你。丈。夫。身。死。不。明。麼。周。氏。道。不。知。道。小。婦。人。的。丈。夫。當。着。一。千。親。友。的。面。投。河。自。盡。的。現。尚。有。一。千。親。友。作。證。請。問。如。何。謂。之。身。死。不。明。是。誰。人。在。大。老。爺。跟。前。告。的。請。他。拿。出。身。死。不。明。的。憑。據。來。劉。知。事。道。並。沒。有。旁。的。憑。據。憑。據。就。在。特。地。請。來。的。一。千。親。友。這。種。詭。計。瞞。得。住。別。人。却。瞞。不。住。本。縣。說。時。望。着。左。右。的。衙。役。道。提。周。禮。賢。上。來。衙。役。已。將。周。禮。賢。的。雙。手。反。縛。了。推。到。客。廳。喝。令。跪。下。任。憑。周。禮。賢。如。何。老。奸。巨。猾。到。了。這。時。候。也。就。施。展。不。出。奸。猾。的。本。領。了。祇。嚇。得。面。如。土。色。戰。戰。栗。栗。的。跪。着。頭。都。不。敢。抬。起。來。劉。知。事。問。道。你。是。周。禮。賢。嗎。周。禮。賢。抖。索。索。的。應。了。一。聲。是。劉。知。事。道。現。在。通。城。一。縣。的。人。都。傳。說。你。會。看。相。看。魏。丕。基。三。個。月。內。要。死。果。然。死。了。是。不。是。有。這。們。一。回。事。周。禮。賢。叩。頭。答。道。生。員。少。年。時。候。曾。略。讀。相。人。之。書。粗。通。相。理。做。姪。壻。的。部。位。氣。色。那。時。實。是。不。佳。不。過。未。能。斷。其。必。死。忽。遭。癡。狂。的。慘。變。實。出。生。員。意。料。之。外。劉。知。事。笑。道。你。看。得。出。魏。丕。基。那。時。的。氣。色。部。位。不。佳。你。自。己。此。刻。的。部。位。氣。色。佳。也。不。佳。你。看。得。出。麼。魏。丕。基。有。飛。來。之。禍。你。在。三。個。月。以。前。便。能。知。道。你。自。己。

怎麼倒不知道今夜有走來之禍呢。噯。噯。你若是一個知趣的人。見這案子已落到本縣手裏。就應不待本縣三推五問。爽爽利利的把買通陳化龍謀害魏丕基的實在情形供了出來。本縣以仁慈爲懷。或者能開脫你一條生路。若以爲本縣是個好欺瞞的人。強詞狡賴。那便是你自討苦吃了。周禮賢道。生員不知老父台這些話從那裏說起的。生員幼讀詩書。頗知自愛。犯法的事。從不敢做。就是平日和生員有仇的人。生員也不至將他謀害。何況魏丕基是生員的姪女壻。在未結親以前。彼此過從。就非常親密。舍姪女過門之後。丕基更與生員情逾骨肉。愛護之不遑。何至反將他謀害呢。并且那日邀請了丕基的十多位至親密友。同在這客廳裏。分兩席飲酒作樂。丕基忽然發狂。手擎菜刀。在裏面先劈傷了舍姪女的肩臂。再一路追人。砍殺。劈到客廳上來。十多位親友都在場。目擊的。當時生員還率領着衆親友。上前想將丕基捉住。無奈衆親友多是文弱膽小之人。生員又因年老氣力衰竭。捉拿丕基不住。一個個眼睜睜的望着丕基。踢開後門。直跑到河裏去了。沒法制止。這可算是生員平生最痛心的事。不知老父台憑甚麼指生員買通陳化龍謀害陳化龍。是個走江湖的下流人。生員縱不知自愛。

也何至買通這種人幹謀殺的事劉知事從容自在的點頭道照你所說的何嘗不入情理不過這類謀財害命的勾當不幹便罷幹了沒有終久不破案的你這種謀害的計策巧妙是巧妙極了你以為有魏丕基自己的至親密友在場作證都是親眼看見魏丕基跳河的祇怪魏丕基命該如此誰能說出半個不字呢可惜你的手脚做的太乾淨了倒顯出可疑的地方來你知道陳化龍已在本縣面前將你買通他的情形盡情供出來了他的課棚從來是擺設在祝融殿的你為甚麼要每日給他一兩銀子教他把課棚移到這後面河邊上來為甚麼要送他一百兩銀子教他說魏丕基的流年凶險呢你要明白若還有一毫給你狡賴的餘地本縣也不在半夜三更的時候到這裏來拿你了你如果不曾將魏丕基謀害為甚麼見本縣在前面叫門却從後門逃走你也是惡貫滿盈才偏巧遇了本縣倘若被你遠走高飛的逃了魏丕基不是冤沉海底嗎周禮賢尙待狡辯劉知事放下臉來向左右喝道這老賊不動刑是決不肯招認的拿下去痛打一頓再說左右一聲吆喝揪翻周禮賢劉知事一疊連聲的喝重打接連打了五百小板周禮賢初時尙叫喚三百板以後便叫不出聲了打得兩腿血肉橫

飛。奄。奄。一。息。了。劉。知。事。喝。聲。扶。起。來。周。禮。賢。哼。哼。不。絕。劉。知。事。指。着。他。說。道。你。供。也。不。供。周。禮。賢。有。聲。沒。氣。的。道。冤。枉。呀。教。生。員。怎。麼。供。啊。劉。知。事。道。不。取。出。鐵。證。來。給。你。看。量。你。是。不。死。心。的。隨。即。吩。咐。衙。役。好。生。看。守。衆。犯。自。己。率。領。呂。良。才。和。忤。作。人。等。掌。燈。燭。到。內。室。查。看。先。到。周。氏。臥。室。的。左。右。房。間。細。細。的。查。看。了。一。遍。看。不。出。一。點。兒。可。疑。的。痕。跡。才。轉。到。周。氏。臥。室。來。將。房。中。所。陳。設。的。器。具。一。件。一。件。經。劉。知。事。親。目。細。看。過。看。了。的。搬。到。房。外。安。放。不。一。會。工。夫。房。中。一。切。器。具。都。檢。查。過。了。仍。查。不。出。可。疑。的。證。據。劉。知。事。至。此。也。不。由。得。有。些。着。急。起。來。周。氏。此。時。雖。被。看。管。了。不。能。自。由。行。動。然。知。道。劉。知。事。不。會。查。出。何。等。證。據。膽。氣。陡。然。增。加。了。呼。天。搶。地。的。號。啕。大。哭。起。來。並。聲。言。若。查。不。出。謀。害。的。證。據。要。和。劉。知。事。拚。命。劉。知。事。聽。得。分。明。表。面。祇。得。裝。出。鎮。靜。的。樣。子。在。周。氏。臥。室。的。左。右。房。間。中。盤。旋。了。好。幾。轉。忽。然。心。中。一。動。得。了。個。檢。查。的。方。法。立。時。叫。衙。役。將。這。幾。間。房。中。所。有。的。大。小。器。具。都。移。到。外。面。去。騰。出。幾。間。空。房。來。劉。知。事。手。擎。蠟。燭。在。各。房。地。下。細。細。照。看。並。叫。衙。役。挑。了。幾。擔。水。來。往。地。下。潑。去。惟。有。一。間。房。裏。的。牆。角。下。水。潑。去。就。吸。得。乾。了。劉。知。事。教。忤。作。即。時。動。手。就。這。收。水。最。快。的。地。方。挖。



掘這地方土質極鬆一會兒就掘了兩尺多深猛聽得忤作一聲報道這裏面埋了死屍一具劉知事這才把一顆心放下了令將屍身起出來雖已埋了半年多屍體尙不曾腐爛呂良才還能認得出是他老師魏丕基忤作驗報死者後腦有斧劈傷痕深有二寸腦骨破裂腦漿流出就是這一傷致命劉知事就填了屍格把周禮賢和周氏捉來劉知事指點着死屍問道你們還能抵賴麼周氏一見魏丕基屍體登時急得往後便倒已昏死過去了灌救半晌才轉來哭道叔叔你害死我了任憑周禮賢平日如何足智多謀刁狡萬狀到了這一步除了俯首承認謀殺之外一籌莫展原來周禮賢是個人形獸行的東西周氏的前夫旣死退回娘家來的時候有父親在生活還可以勉強敷衍不久把父親一死他母親哭瞎了雙眼母女的生活便一日艱難一日了周禮賢和他父親不過是同族兄弟平日往來並不親密他父親死後他因求周禮賢資助才時常到周禮賢家走動論周禮賢爲人平生但有沾刮人家的那裏肯掏腰包帮助别人呢無奈周氏生得有幾分動人的姿色周禮賢動了禽獸之念慨然以他母女的生

活爲己任借周濟爲名時常到周家來和周氏親近周氏青年寡處加以境遇的逼迫

操守兩個字。遂不知不覺的被周禮賢剝奪去了。外人因他們是本家叔姪有名分上的關係。又是一老一少。所以絕沒人猜疑到姦情上去。這一對名爲叔姪的野鴛鴦。秘密結合已有一年多了。周氏的母親因瞎了眼睛。不知道女兒的祕密。還幾次拜託周禮賢說媒。將周氏改嫁兩人。正戀姦情熱。如何捨得拆開呢。湊巧魏丕基回來了。有幾處產業。是經周禮賢做中買成的。周禮賢生性貪財。見魏丕基有上萬的貲產。又祇一個人沒妻室。兒女早起了。謀奪他財產之意。不過魏丕基是個多年在外省當刑名老夫子的人。不似鄉愚可以欺騙。并且魏丕基從外省帶回來的銀錢。都變成了不動產。就是有方法。能將魏丕基的性命謀害。所有的產業。自有魏家的親族人等也輪不到。毫無瓜葛的周禮賢。掌管因財起意。於是就和周氏設計。將周氏嫁給魏丕基做繼室。以爲魏丕基的體質衰弱。年紀又已五十多了。周氏過門之後。不待多少時間。必因癆瘵而死。周氏與魏丕基既成夫婦。魏丕基死後。便不怕親族人等出來謀奪產業了。但是事與願違。周氏過門以後。魏丕基身體雖漸見衰頹。然經過兩三年。還不曾發出要死的現象。周禮賢疑周氏不肯盡力使魏丕基身體虧損。恐怕再延長下去。周氏與魏

丕基的情誼日深與自己日益疎遠不肯照預定的計劃行事那就弄巧成拙不但白費了幾年的心血反把自己心愛的姪女整個的送給魏丕基去了於是才起了謀殺魏丕基的念頭與周氏商通周氏雖不甚願意然一則因魏家族人有催促魏丕基承繼兒子之議二則畏懼周禮賢種種挾制不敢不依魏丕基身體上的暗痣是周禮賢教周氏乘魏丕基脫衣睡覺的時候仔細尋覓出來的所以說得和目睹的一樣魏丕基做夢也想不到周氏與周禮賢有不端的行爲更想不到有夥同謀害自己的惡念聽周禮賢說得那門靈驗不由得不落入圈套但是周氏既與周禮賢同謀何以陳化龍照着阿貴吩咐的算命周氏却拿破鞋將陳化龍打出去呢原來這也是一種做作顯得周氏關切丈夫不願意聽人說他丈夫不好好使魏丕基增加信任他的心思又因聽得陳化龍無端說出一句防有飛來之禍的話這話並不是由阿貴吩咐的是由陳化龍自出心裁的陳化龍不知道阿貴出重金買囑他的所以然依照平日江湖算命的口吻不料恰犯了周氏的忌諱周氏恐怕再推算下去更說出使魏丕基生疑的話來所以急切將陳化龍打走魏丕基在家躲難的三個月當中周禮賢借着陪伴他

時常在魏家居住。因得和周氏從容佈置。魏丕基原有的用人。周氏過門後慢慢的借。故更換內外都是周禮賢的心腹。魏丕基相信不疑。那裏覺得以爲家政之權操在自已手中。祇要有供驅使的人就得了。以詭計多端的周禮賢和毒逾蛇蝎的周氏加以許多同謀盡力的僕婦一致對付。一個毫無抵抗力。毫無戒備心的魏丕基自然做得乾乾淨淨。千妥萬妥。當日許多親友在客廳上宴會的時候。老媽子出來報周氏忽然氣痛裏面就已安排停當了。祇等魏丕基進去。魏丕基才走到周氏床前。正低頭慰問周氏的病情。不提防後腦上一斧劈下。連哎呀都沒有叫出。就倒地死了。這個動手行兇的人是由周禮賢花了重價物色得來的。身材的肥瘦高低和魏丕基相仿。這人水性極熟。無論多大的風浪。能在江河中浪泳。當下這人一斧將魏丕基劈倒之後。卽照原定的計劃將魏丕基身上的新衣剝下來。穿着換了一把菜刀在手。裝出瘋癲的模樣。亂打亂鬧起來。周禮賢就乘這打鬧的當兒。督率心腹人將魏丕基的屍身拖了。已經掘就的土坑中埋掩。周禮賢帶領衆親友追趕出外。周氏便在房中消滅種種證據。肩上的刀傷是假裝的好。顯得魏丕基瘋癲了。連自己老婆都不認識。周禮賢因怕時

間太短促了。周氏來不及將證據收拾乾淨。所以在河邊上祇管假意號哭。不肯即時回家。必待衆親友連拉帶勸的。耽延許久。回家後。又祇在客廳裏談論變起倉卒的情形。不進裏面去。安慰姪女。直待周氏從裏面哭了出來。這原是一種出乎情理之外的事。衆親友自不會涉想到謀殺上去。魏丕基既死。周禮賢和周氏便儼然夫婦了。誰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偏巧有呂良才替魏丕基伸冤。更有這精細的劉知事。在一夜之中。便將這樣重大的謀殺案。查得個水落石出。若這夜劉知事在敲門的時候。稍不留神。被周禮賢從後門逃脫了。歸家一得着陳化龍被捕的消息。周禮賢知道事情不妙。必然遠走高飛。一離了通城縣境。要捉拿就不容易了。周禮賢不到案。不但主謀要犯漏網。就是周氏也可以抵賴而動手行兇的人。更可以逍遙法外。這案子不是拖延下來了嗎。劉知事就因這件大案。辦得痛快。人心遠近的人。無不稱他爲小包公。劉知事聽了。現出很詫異的神氣。問道。聽你說話。不是通城口音。是從那裏來的。到通城有多少時日了。劉貴道。小人剛從桃源逃到此地。來不過幾日。小人的妻子女兒都在桃源。被匪兵衝散了。不知下落。祇抱了這個兒子。揣了些銀兩首飾來通城投奔親戚。不料



舍。戚。已。不。在。通。城。居。住。了。待。仍。回。桃。源。去。罷。聽。說。此。時。匪。亂。還。不。曾。平。靜。祇。得。打。算。在。此。地。暫。時。住。下。無。奈。盤。纏。用。盡。了。這。金。錫。是。小。孩。兒。的。母。親。陪。嫁。之。物。小。人。不。願。意。拿。來。變。賣。祇。好。送。到。當。店。裏。典。押。些。錢。使。用。將。來。還。可。贖。取。却。想。不。到。又。有。這。門。一。回。事。劉。知。事。點。頭。道。你。這。個。兒。子。生。得。很。好。本。縣。很。歡。喜。他。你。既。是。逃。難。到。這。裏。來。的。在。此。沒。一。定。的。住。處。沒。一。定。的。事。業。本。縣。看。你。爲。人。倒。像。是。狠。誠。實。的。不。妨。就。到。本。縣。衙。裏。來。住。着。本。縣。今。年。五。十。歲。還。沒。有。兒。子。看。你。這。個。兒。子。不。像。是。小。戶。人。家。的。根。底。若。能。認。給。本。縣。做。義。子。本。縣。可。以。好。好。的。將。他。培。養。出。來。你。的。意。思。怎。麼。樣。劉。貴。不。料。劉。知。事。有。這。種。舉。動。若。在。尋。常。人。夤。緣。巴。結。的。想。得。這。樣。際。遇。還。愁。得。不。着。劉。貴。却。沒。有。這。類。趨。炎。附。勢。的。思。想。並。恐。怕。在。衙。裏。住。下。去。被。劉。知。事。看。出。他。假。稱。父。子。的。關。係。來。萬。一。露。出。馬。腳。有。人。知。道。會。服。籌。是。曾。彭。壽。的。兒。子。了。更。不。是。一。件。當。要。的。事。劉。貴。既。存。了。這。個。念。頭。便。向。劉。知。事。叩。了。個。頭。答。道。承。大。老。爺。的。盛。意。小。人。感。激。之。至。不。過。小。人。一。家。被。匪。衝。得。妻。離。子。散。小。人。時。刻。難。安。在。外。面。還。不。難。得。着。妻。女。的。下。落。一。進。衙。門。伺。候。大。老。爺。家。鄉。的。消。息。便。更。不。容。易。得。着。了。并。且。小。人。是。種。田。出。身。的。粗。人。在。衙。門。

裏住不慣恐怕辜負了大老爺栽培的盛意。劉知事見劉貴不願意也就不再往下說了。劉貴叩頭抱了曾服籌出來，仍將金鐲抵押了銀錢，憑客棧老闆說合把豆腐店盤頂過來，雇了一個原來做豆腐生意的夥計。這夥計姓周，單名一個福字，年紀三十多歲，氣壯力足，做事能耐勞苦，生意上的事完全由周福經理。劉貴祇時時刻刻的帶着曾服籌，細心體貼，得和一個老媽子差不多。因要避免外人注意，教曾服籌呼他爲爹。小孩兒的知識教他稱呼甚麼就稱呼甚麼，很容易改變習之。漸久便忘乎其所以，然了曾服籌離家時才有三歲，無論如何聰慧的人對於三歲以前之事決不能記憶清楚。劉貴在通城開設豆腐店，凡遇了有從桃源或常德來的人，他必去打聽匪亂的情形。不多時日就聽得了曾彭壽被殺，凡是從匪造亂的人都被官府抄沒了家產。曾成兩家的親族多已被捕下獄，還拖累了許多無干之人的消息。劉貴傷心着急，自不待說。然除了盡心調護曾服籌之外，沒有旁的辦法。光陰易過，到通城已是兩年多了。此時桃源的亂事雖早經平靜，然劉貴已無家可歸了。并且聽說湘西各縣犯有從亂嫌疑的士紳以及平日和曾彭壽成章甫往來親密的，由朱宗琪開列了一大張名單交

給湖南巡撫照着名單拘捕下獄事平兩三年之後還有許多不曾釋放出來就是在亂事未起的時候由地方推舉到省城向巡撫陳情請願的幾個正經紳士都因犯了助亂的嫌疑定了若干年的監禁祇有朱宗琪一個人因剿匪有功在長沙聲勢大的了不得劉貴自知不能見容於朱宗琪便是單身回去都很危險何況帶了曾服籌呢因此祇在通城住着不打算回家鄉幸虧生意還做的得法略有點盈餘曾服籌已有五歲了劉貴找了一個教蒙童館的先生每日親自送曾服籌去蒙館裏讀書下午放學的時候又親自去蒙館裏迎接或抱着或馱着回來曾服籌這時的年齡雖祇五歲然讀書聰敏非常同學中年齡比他大一倍的功課都還趕他不上夜間在燈下一句一句讀給劉貴聽劉貴雖不曾讀書識字祇是聽曾服籌解讀起來也覺很有趣味似這般朝夕不間斷的讀了五年十三經都讀完了文字也有些兒根底了劉貴探得廣德真人的案子因時過境遷官府都更換幾次了早已鬆懈下來對於從前附亂的人並沒人追究有許多因附亂的嫌疑逃亡在外的已漸漸的重回故土各安生業了遂也打算將生意收束帶曾服籌仍歸白塔澗原籍以便重整門庭誰知天不從人之願

這念頭才起。劉貴本身就害起病來。他這病的來由。便因這幾年來。操勞過度。他生性原是一個很粗暴的人。所以在少年時候。得了個小牛子的綽號。一旦受了曾彭壽託孤重寄。他自知這種撫孤的事。不是性情粗暴的人所能勝任的。自抱着曾服籌。逃出白塔澗之後。遇事格外小心謹慎。每每強自壓抑。在平常他心無掛礙。夜間一落枕。便鼾聲大作。不到天明不醒。一有曾服籌同睡。就不能自由睡着。了初離乳的小兒。又沒有親娘在跟前。真不容易撫養。半夜三更須起來煮粉。給曾服籌吃。並得抱着。在房中來回的走動。費多少氣力。哄的睡着了。祇一放上席去。安排自己也睡一覺。但是還不曾放下。又哇的一聲哭起來。了一個生性粗暴的男子。強迫着他做奶媽子們所做的。事。更加以憂愁抑鬱。恐怖驚惶。七八年下來。性情雖改變得純和了。而身體也就因之虛弱了。所以一病就非常沉重。曾服籌平日的起居飲食。及上學去放學歸。全賴劉貴一個人照顧。劉貴既病倒了。曾服籌十來歲的孩子。平時經人照顧慣了的。那能照顧自己呢。劉貴也覺得自己不能照顧他。很放心不下。祇得再雇一個女工來家。這女工年紀三十多歲。倒很乾淨做事也很精細。劉貴以爲自己的病不甚要緊。經過些時自

會。好。的。通。城。地。方。本。來。也。少。有。精。明。的。醫。生。劉。貴。又。不。捨。得。化。錢。服。藥。那。知。道。病。在。初。起。的。時。候。病。根。不。深。服。藥。容。易。收。效。等。到。病。已。深。了。便。延。醫。服。藥。也。來。不。及。了。究。竟。劉。貴。能。否。支。撐。病。體。下。回。分。解。



玉玦金環錄 第二十回

